

遵 照 部 頒 課 程 標 準 編 輯

高 級 中 學

× 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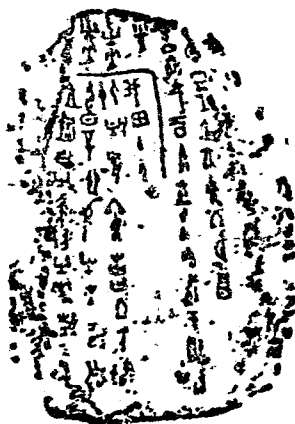
《×ㄨ》

文

國

第 二 冊

主	編	者	葉	汪	葉	許
校	閱	者	楚	懋	溯	夢
選	注	者	倉	祖	中	因



(殷墟出土骨文)

正 中 書 局 印 行

MG
G634.3

248
12



3 2168 3188 7

編選說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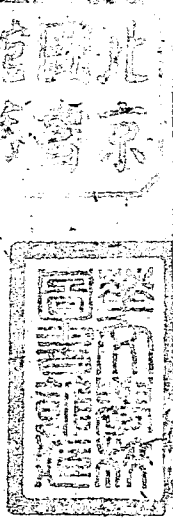
一 本冊遵照教育部高級中學國文課程標準編選，與本局已出版之高中國文第一冊編選方法全同，專供高級中學第一學年第二學期國文精讀及習作教材之用。意在使學生研究各體文章，周而復始，得更深切之認識與了解。

二 案課程標準，高中第一學年國文教材，以「文章體製」為綱。編者根據此點，於高中國文第一冊中，已經附載文章體製之分析及篇例，茲於本冊中，除上項表解及篇例照舊列入外，復附以无邑君文體論一篇。關於文體方面各種重要問題，均有簡要之論述，可供學者鑒覽。

三 本冊各類文字，篇數多寡不一，分量雖重，惟均不尚高古，求合教學，尤宜體裁風格，適為模範，俾學者能摹擬，能啓新。

四 本冊旨趣，在振起民族精神，琢磨人倫道德。故所采各文，非「橫絕」大都切合時作，含有忠孝仁愛信義和平諸德之意義。

五 本冊各文，皆備有文字與題，而亦注意當代應用，如記敘類中之史傳，小說，筆記三小目，推理類中



之對上對下，平行，（包括書牘小簡語言等）對天率對鬼神之五條，皆爲應用文之顯例。

目次

一	秦士錄	宋濂	一
二	綠珠傳	謝史	八
三	柳惲羅池廟碑	韓愈	一六
四	信陵君列傳	司馬遷	二〇
五	燕太子丹質於秦	戰國策	三三
六	記新羅邊防二則	絕詩	四六
七	廬山草堂記	白居易	五一
八	新修滕王閣記	韓愈	五七
九	北宮綺章	孟郊	六一

- 二一 諭巴蜀檄 司馬相如………一四〇
- 二二 答司馬諫議書 王安石………一四五
- 二三 與陳伯之書 丘遲………一五〇
- 二四 爲幽州牧與彭寵書 朱浮………一五六
- 二五 與宋元思書 吳均………一六二
- 二六 送田晝秀才寧親萬州序 歐陽修………一六四
- 二七 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 孫文………一六八
- 二八 祭石曼卿文 歐陽修………一九七
- 二九 祭歐陽文忠公文 王安石………二〇〇
- 三〇 養生主篇 莊周………二〇三
- 三一 性無善無不善章 孟軻………二〇八

一 秦士錄

卷一

鄧通字伯通，巴縣人也。身長七尺，雙目有紫稜，鬚鬣閃閃如電，能以力雄人。犢牛方圓，不可白擊，擊其背，折仆地。市門石鼓，十人共舁，弗能舉，兩手持之，行然好使酒，怒視人。人見輒避曰：「狂生不可近，近則必得奇辱。」

一日，獨飲趙楹，薛馮兩善生過其下，急牽入共飲。兩生素賤其人，力拒之，闕憲曰：「君終不我從，必殺君。」亡命走山澤耳，不能忍君苦也。兩生不得已，從之。闕自撥中筵，指左右，揖兩生坐，呼酒歌嘯以爲樂。酒酣，解衣，箕踞，拔刀置案上，鏗然鳴。兩生懼聞其酒狂，欲起走，闕止之曰：「弗走也。闕亦粗知書，君何至相視如涕唾，今日非也。速君飲，欲少吐胸中不平氣耳。」四庫書從君問，闕不能答，嘗血是刃。兩生曰：「有是哉。」遽指。七經數十義叩之，闕屢舉。傳疏。

不遺一言，復詢。歷代史，上下三千年，編羅不窮。弱笑曰：「君等伏乎未也？」兩生相顧，慘沮，不敢再有問。弱索酒，被髮跳叫曰：「我今日壓倒老生矣！古者學在養氣，今人一服儒衣，反奄奄欲絕，徒欲馳騁文墨，兒撫二世豪傑，此何可哉？此何可哉？」兩生素負多才藝，聞弱言大愧，下樓足不得成步，歸詢其所與遊，亦未嘗見其挾書讀也。

○泰定末，○德王○執法○西御史臺。弱○造書數千言，袖謁之，闕卒不爲通。弱曰：「若不知，關中有鄧伯翊耶？」連擊踏數人，聲聞於王，王令隸人捽入，欲鞭之。弱盛氣曰：「公奈何不禮壯士？今天下雖號無事，東海島夷，尙未臣順，爾者駕海艦互市於鄆，卽不滿所欲，出火刀斫柱，殺傷我中國民，諸將軍控弦引矢，追至大洋，且戰且卻，其虧國體已甚。西南諸蠻，雖曰稱臣奉貢，乘黃左蠡，稱制與中國等，尤志士所同憤。誠得如弱者一二輩，十萬橫磨。」

劍伐之，則東西爲日所出入者，莫非王土矣！公奈何不禮壯士！庭中人聞之，皆縮頸吐舌，舌久不能收。王曰：「爾自號壯士，解持矛鼓譟，前登堅城乎？」曰：「能！」「百萬軍中可刺大將乎？」曰：「能！」「突圍潰城得保首領乎？」曰：「能！」王顧左右曰：「姑試之。」問所須，曰：「鐵鎧良馬各一，雌雄劍二。」王卽命給與，陰戒善射者五十人，馳馬出東門外，然後遣彌往。王自臨觀，空一府隨之。暨彌至，衆勑並進，彌虎吼而奔，人馬辟易五十步，面目無色，已而煙塵漲天，雙劍飛舞，雲霧中，連斫馬首墮地，血潒潒滴。王撫髀譴曰：「誠壯士，誠壯士！」命勺酒勞彌，彌立飲不拜，由是狂名振一時，至比之王鐵槍云。

王上章薦諸天子，會丞相與王有隙，格其事不下，彌環視四體，歎曰：「天生一具銅筋鐵肋，不使立功萬過外，乃槁死三尺蒿下，命也，亦時也，尙何言！」遂入王屋山爲道士，後十年終。

史官曰：「關死未二十年，天下大亂，中原數千里人影殆絕，玄鳥來，亦失其家，竊棲林木間，使關在，必當有以自見，惜哉！關鬼不靈則已，若有靈，吾知其怒髮上衝也。」

——續前卷——

【作者】

宋濂，字景濂，明浙江金華浦江人。元薦授翰林編修，不就，明太祖取婺州，徵為儒學提舉，尋遷翰林學士，至官，遺書之意。

【內容】

著錄始於國朝之七修類錄，其後要動作異錄，元原作科錄，蓋書志之體，與傳狀相出入者也。按錄記也。如伊國瀾羅錄，各原言行錄皆是。此篇所記，以奇士不能見用於世為惜。奇士，秦人，故題為秦士錄。語多滑稽，近於小說，故梁朝雲詞新志錄之。

【三編】

遺御史臺，名漢西諸道行臺。◎造書 上書也。◎關中 秦地，四函有關，故稱關中。又關中記

「東自函關，西至蘭關，二關之間，謂之關中。」◎東海島夷 指日本。◎鄣 今浙江鄞縣，舊

魯國治也。◎東海島夷至其虜國體已甚 此事未見元史，蓋自世祖征日本敗後，元廷於日

本交涉事，俱諱而不言也。◎西南諸蠻 嘗指安南、緬、占城、暹等國，元曾用兵。◎黃屋 天子

車以黃繒爲幕，曰黃屋車。◎左纛 以雉牛尾所作之大旗，置於車衛之左者，天子乘輿之制也。

◎糾制 天子之言曰制。◎十萬橫磨劍 五代史景延廣傳：「譚契丹使者高瑩曰：『晉有橫

磨大劍十萬口，急要戰則來。』」◎矛 兵器，長柄有刃。◎前登 猶言先登。◎須 需用

也。◎雌雄劍 相傳古者吳人干將，鑄成二劍，陽曰干將，陰曰莫邪，名雌雄劍，猶今言雙劍也。

◎楸 同槩，矛也。矛長丈八曰槩。◎辟易 退避也。史記：「項王瞋目叱之，赤泉侯人馬俱驚，辟

易數里。」注：「言人馬俱驚，開眼身移處。」◎鉞 股也。◎勺 同酌。◎王鐵槍 五代時

王彥章，字子明，驍勇絕倫，每戰用二鐵槍，皆重百斤，所向無前，時人稱謂王鐵槍，始終忠於朱梁。

◎丞相 按時左丞相爲道拉瑪，右丞相爲蕭什持靈爾。◎格 阻礙也。◎王屋山 太行山

陝西南之一峯，在河南濟源縣與山西垣曲縣之間。◎天下大亂 自秦定至順帝八年，後二十

年，而各行省亂起。◎玄鳥 燕也。◎怒髮上衝 髮怒之狀。史記：酒相如傅，一筋立捲柱，怒髮上衝冠。」

【卷四】

- 一 秦士錄何以不稱傳？魏書記大盜權獨以傳名，合於文意，豈變否？
- 二 魏朝之人何以秦士錄等文爲小說體，有特徵可指否？

二 綠珠傳

樂史

綠珠者，姓梁，白州博白人也。州則南昌郡古粵地，秦象郡，漢合浦縣地。唐武德初，削平，置於此，置南州，尋改爲白州，取白江爲名。州境有博白山，博白江，鬱龍洞房山，雙角山，大荒山。山上有池，池中有婢妾魚。綠珠生雙角山下，美而黠，粵俗以珠爲上寶，生女爲一珠娘，一生男爲一珠兒，一綠珠之字，由此而稱。

晉石崇爲交趾采訪使，以貧珠玉斛致之。崇有別廬，在河南金谷湖。湖中有金水，自太白源來。崇卽川阜，製園館。綠珠吹笛，又善舞。明君者，漢妃也。漢元帝時，匈奴單于入朝，詔王簪配之，卽昭君也。及將去，入辭，光彩射人，天子悔焉，重難改更。漢人樂其遺跡，爲作此歌，樂以此曲教之，而自製新歌。

曰：「我本良家子，將適單于庭。辭別未及終，前驅已抗旌。僕御流涕別，驥馬悲且鳴。哀鬱傷五內，涕泣霑珠纓。行行日已遠，遂造匈奴城。延佇於穹廡，加我閼氏名。殊類非所安，雖貴非所榮。父子見陵辱，對之慚且驚。殺身良不易，默默以苟生。苟生亦何聊，積思常憤盈。願假飛鴻翼，乘之以遐征。飛鴻不我顧，佇立以屏營。昔爲匣中玉，今爲糞上英。朝華不足歡，甘與秋草并。傳語後世人，遠嫁難爲情。」

崇又製輿，櫛曲以贈綠珠。崇之美豔者千餘人，擇數十人裝飾一等，使忽視之，不相分別。刻玉爲倒龍佩，鑲金爲鳳凰釵，結袖纒櫃而舞。欲有所召者，不呼姓名，悉聽觀聲，視釵色，佩聲輕者居前，釵色美者居後，以爲行次而進。

趙王倫亂常，賊類

孫秀使人求綠珠。崇方登涼觀，臨清水，婦人侍側。使者以告，崇出侍婢數十人以示之，皆繡蘭麝而披羅縠。曰：「任所擇。」使者曰：「君侯願御麗矣，然受命指索綠珠，不知孰是。」崇勃然曰：「吾所愛，不可得也。」秀因是譖倫族之。收兵忽

至，崇謂綠珠曰：「我今爲爾獲罪！」綠珠泣曰：「願效死於君前。」崇固止之，於是墜樓而死。崇棄東市。時人名其樓曰綠珠樓。樓在步廣里，近狄泉。——狄泉在王城東。

綠珠有弟子宋禕，有國色，善吹笛。後入晉明帝宮中。

今白州有一派水，自雙角山出，合容州江，呼爲綠珠江。亦猶歸州有昭君灘。昭君村，昭君塲。吳有西施谷，脂粉塘，蓋取美人出處爲名。又有綠珠井，在雙角山下。耆老傳云：「汲此井飲者，誕女必多美麗。里閭有識者，以美色無益於時，因以巨石鎖之。爾後雖有產女端妍者，而七竅四肢，多不完具。」異哉！山水之使然。昭君村生女，皆灸破其面，故白居易詩曰：「不取往者戒，恐貽來者寃。至今村女面，燒灼成癩痕。」又以不完具而惜焉……

其後詩人題歌舞妓者，皆以綠珠爲名。庾肩吾曰：「蘭堂上客至，綺席清

絃撫，自作明君辭，還教綠珠舞。①李元操云：②絳樹搖歌扇，金谷舞筵闌。羅袖拂歸客，留歡醉玉杯。③江總云：④綠珠含淚舞，孫秀隨相邀。⑤綠珠之沒，已數百年矣，詩人尚詠之不已，其故何哉？蓋一婢子，不知書而能感主恩，憤不顧身，其志烈懷慄，誠足使後人仰慕歌詠也！至有享厚祿，盜高位，亡仁義之行，懷反覆之情，暮四朝三，惟利是務，節操反不若一婦人，豈不媿哉！今爲此傳，非徒述美隱，窒禍源，且欲懲戒辜恩背義之類也。

季倫死後十日，⑥趙王倫敗，左衛將軍趙泉，斬孫秀於中書，軍士體騷，剖秀心食之，倫囚⑦金墉城，賜金屑酒。倫慚，以巾覆面曰：「孫秀誤我也！」飲金屑而卒。皆夷家族。

南陽生曰：「此乃天假之報怨，不然，何以臯夷之立見乎？」

【作者】

樂史，字子正，宋初蘇州宜黃人，生於五代時，後唐明宗長興元年（公元八三〇年）曾舉西蜀士第一。宋太祖開寶間，從南唐入宋。太宗時，上書言事，官著作佐郎，出知陵州。又因賦賦召爲三編修，遷著作郎，直史館，轉太常博士，後又出知舒州、黃州、高州。復職後，再入文館，掌西京勸學司。於真宗景德四年（公元一〇〇七年）史著作甚富，撰傳、雍熙中獻所著書至四百二十餘卷，大都記載科第、孝弟、神仙等故事。又長於地志學，著太平寰宇記二百卷，考據極精。至傳奇等品，除綠珠傳外，尚有楊太真傳、宋史、藝文志等載有滕王傳、李白外傳、許遠傳等，皆皆散佚。

【題義】

小說者，出於稗官，委巷傳聞，瑣屑細微，古人不廢。談取於莊子之寓言，起源於周末漢初方士神仙之小說九百四十三篇，漢書、藝文志載之。然漢志所載青史子五十七篇，賈、龍、漸、書、保、傳、籍中已引之，則由來久矣，但盛於魏、初耳。魏、魏、關所傳之飛燕、外、傳，小說漸次發展，至裴、編、集之傳奇，五朝小說所載之江、綠、珠、傳、綠、珠、傳等，殆已爲後世戲曲之祖矣。今考唐、代、總、書中所載一百六十四種，

雖信偽造字，要爲當代文人才士之所作爲也。後世院本小說多原於此，而白話小說多原於宋元代盛行戲曲，則傳奇之能事畢矣。蘇軾傳載宋傳奇集，寫綠珠以一不知書之婢子，而臨主恩，憤不顧身，其志烈懷，誠足傳也。是爲傳奇口頭篇小說之最有名者。蓋與陳潘張歐馮公全南柯記詞爲小說之範作。

【注釋】

①博白縣 今廣西博白縣。

②武德 唐高祖年號。

③蕭銑

銑爲梁武帝蕭衍後裔。初仕隋，

大業（隋煬帝年號）間前（一三〇七）之末，舉兵發難，自稱皇帝。唐初徙都江陵，趙郡王李壽起兵討之，鎰敗，殺於東市。④雙角山 在今廣西博白縣西十五里，有兩峯角立，因以得名。

⑤石崇 晉南皮人，字季倫。累官荊州刺史，使客航海致富，置金谷別墅於河陽，後遷衛尉，致王愷

羊琇之徒日事圖富，以奢靡相尚，被孫秀譴於趙王倫，棄市。⑥交趾 漢置交趾郡，專指今安南

北部之東京州。

⑦金谷洞

在今河南洛陽縣西。

⑧太白

山名，亦曰太皞，在今陝西寶雞東

南。⑨明君 漢元帝宮女，名嬪，王姓，字昭君，晉時避司馬昭諱，改稱明君。顏色甚麗，元帝以其

韓邪單于，遂入胡爲關氏。◎關氏 漢時匈奴王稱單于，后稱關氏。◎趙王倫 魏國廢之

子晉武帝之叔父。初封瑯琊王，後封趙王，爲晉初八王之一。性凶悍，晉惠帝永康元年（民國前）

六一二年）舉兵廢賈后而弑之，復幽惠帝，自卽帝位。◎蘇秀 晉人，初爲瑯琊外史，諂事趙王

倫，恣行凶虐，倫敗，左衛將軍趙泉執而殺之，并剖心焉。◎容州江 卽今廣西容縣南之容江。

◎歸州 今湖北秭歸縣南。魏與姊同，今興山縣北有姊歸，岸名。見荆州圖經。◎昭君村 在今

湖北秭歸縣東北，爲王昭君之故鄉。◎吳 指今江蘇吳縣。其西南爲春秋時吳宮所在地，西爲

遺迹頗多。◎庾肩吾 南北朝梁新野人，字子慎，才藻豔逸，尤工五言詩，子卽庾信，爲賦體文大

家。◎李元操 人名，生平未詳。◎絳樹 古美人，善歌舞，瑯嬛記稱其一聲能歌兩曲。魏文帝

集曰：「今之妙舞，莫巧於絳樹。」◎江總 南北朝梁濟陽人，字總持，爲太子中舍人，陳授中書

令，入隋爲上開府，好學能文，尤工五七言詩，然傷於浮靡，爲陳後主所愛幸，日遊宴後庭，時人稱爲

狎客。◎趙王倫敗 倫既舉兵行篡弑之事，齊王冏（晉武帝之姪）出而討之，兵敗就擒。◎

金墉城 魏明帝所築，在今河南河陽縣東北。晉時凡帝后太子等被廢，輒繫錮於此。

- 一 試譯石崇王明君辭（卽本篇所設新歌）爲語體文。
- 二 綠珠一美婦人。願其可傳的真價值不在此。試根據傳文推論之。
- 三 「傳奇小說」與「志怪小說」的異點何在？試各舉其特證。

三 柳州羅池廟碑

韓愈

○羅池廟者，故刺史柳侯廟也。○柳侯爲州，不○鄙夷其民，動以禮法，三年，民各自矜奮，茲土雖遠京師，吾等亦○天氓。今天幸惠仁侯，若不化服，我則非人。於是老少相教語，莫遠侯令。凡有所爲於其鄉閭及於其家，皆曰：「吾侯聞之，無不可於意否？」一莫不忖度而後從事。凡令之期，民勸趨之，無有後先，必以其時。於是民業有經，公無負租，流逋四歸，樂生興事，宅有新屋，○步有新船，池園瀟然，豬牛、鴨、鷄、肥大蕃息，子嚴父詔，婦順夫指，嫁、娶、葬、送，各有條法，出相弟長，入相慈孝。先時民貧，以男女相質，久不得贖，盡沒爲隸。我侯之至，按圖之故，以備除本，悉奪歸之。大修孔子廟，城郭巷道，皆治使端正，樹以名木。

柳民既皆悅喜，嘗與其部將魏忠、謝寧、歐陽翼飲酒驛亭，謂曰：「吾侯於時

而寄於此，與若等好也。明年吾將死，死而爲神，後三年，爲廟祀我。一及期而死，
三年孟秋辛卯，侯降於州之後堂，歐陽翼等見而拜之。其夕，夢翼而告曰：「館洸
於羅池。」其月^⑤景辰廟成，大祭，過客李儀，辭酒，慢梅堂上，得疾，扶廟門，卽死。

明年春，魏忠歐陽翼使謝寧來京師，請善其事於石。余謂柳侯生能澤其已
死能驚動禍福之，以食其土，可謂靈也已。作迎享送神詩，遺柳民，俾歌以祀焉，而
并刻之。柳侯，^⑥河東人，諱宗元，字子厚，賢而有文章，嘗位於朝，光顯矣，已而擯不
用。其辭曰：

荔子丹兮蕉黃，雜肴蔬兮進侯堂。侯之船兮兩旌，度中流兮風^⑦泊之，待侯
不來兮，不知我悲！侯乘駒兮入廟，慰我民兮，不嘔以笑。^⑧鶴之山兮，^⑨柳之本，桂
樹^⑩團團兮，白石^⑪齒齒。侯朝出游兮暮來歸，春與猿吟兮，秋鶴與飛。北方之人
兮，爲侯是非，千秋萬歲兮，侯無我違。福我兮壽我，躡厲鬼兮山之左，下無苦淫。

高無乾，○梳孫充羨兮，蛇蛟結蟠。我民報事兮無怠，其始，自今兮感於世世。

——昌黎先生集——

【作者】

韓愈，唐鄆州南陽人，字退之，性明銳，操行堅正，由進士累官吏部侍郎，在朝屢直諫，上疏極論宮市，憲宗時諫迎佛骨，皆坐貶。在外有惠政，爲潮州刺史，民尤德之，卒諡曰文。愈於六經百家靡不通貫，其文深探本原，闢釋與衍，尤爲後世所宗。其先世居昌黎，宋元和中，國號封爲昌黎伯，故世稱韓昌黎。

【註釋】

柳子厚，墜王叔文黨，貶永州司馬，尋徙柳州刺史，終於任所。治柳有惠績，柳民感之，爲立廟。時祭章焉。碑者，刻石以紀事。方望溪曰：「詳著治績，所以著柳民之戴，與侯之神，所以安於柳也。」

【註釋】

○羅池 在今廣西馬平縣東。 ○柳侯爲州 元和十五年三月，以永州司馬柳宗元爲柳州刺史。

史 ①鄭爽 鄭壽之也。爽，易之也。鄙夷猶薄視也。 ②天侯 猶言天子之民。 ③步 水際謂之步，通作埠。 ④三年 長慶三年也。 ⑤景辰 卽丙辰，以諱改此。 ⑥河東 戰國時梁有河東地，陳陳時假郡，黃河流經山西西境成南北線，故山西境內在黃河以東者統稱河東。 ⑦泊 音薄，止也。 ⑧鵝之山 鵝山在馬平縣西。 ⑨柳之水 柳江在馬平縣南。 ⑩園園 園聚貌。 ⑪齋齋 排列貌。 ⑫嘉祿 祿，音庚，稻之不黏者。祿，音德，稻利下溼者。 ⑬充羨 有盈餘也。

【書】

一 澤州府碑記：柳子厚降神事，頗爲怪異，涉於迷信，其文可以傳誦千古。
二 曾國藩評澤州碑，歎其情韻不匱，按其中迎享送神詩，風韻誠佳絕，碑文亦能相稱否？

信陵君列傳

周馬通

魏公子無忌者，魏昭王少子，而魏安釐王異母弟也。昭王薨，安釐王卽位，封公子爲信陵君。

是時，范雎亡魏相秦，以怨魏齊故，秦兵圍大梁，破魏。率鵠下軍，走芒卯，魏王及公子惑之。

魏子爲人，仁而下士，士無賢不肖，皆謙而禮交之，不敢以其富貴驕士。士以此方數千里爭往歸之，致食客三千人。當是時，諸侯以公子賢，多客，不敢加兵謀公子十餘年。

公子與魏王博，而北墻博。舉烽，言趙寇至，且入界。魏王釋博，欲召大臣謀。公子止王曰：「趙王困獵耳，非爲寇也。」復博如故。王恐，心不在博。屠頃，復從北

亦來傳言曰：「趙王獵耳，非爲寇也。」魏王大驚曰：「公子何以知之？」公子曰：「臣之客有能探得趙王陰事者，趙王所爲，客輒以報臣，臣以此知之。」是後魏王畏公子之賢能，不敢任公子以國政。

魏有隱士曰侯嬴，年七十，家貧，爲大梁^①夷門監者。公子聞之，往請，欲厚遺之，不肯受，曰：「臣修身潔行數十年，終不以監門困故而受公子財。」公子於是乃置酒大會賓客，坐定，公子從車騎^②，虛左，自迎夷門侯生。侯生攝弊衣冠，直上轡，公子上坐，不讓，欲以觀公子。公子執轡愈恭。侯生又謂公子曰：「臣有客在市屠中，願枉車騎過之。」公子引車入市，侯生下，見其客朱亥，俾倪，故久立與其客語。徵察公子，公子顏色愈和。當是時，魏將相宗室賓客滿堂，待公子舉酒，市人皆觀公子執轡，從騎皆竊罵侯生。侯生視公子，色終不變，乃謝客就車。至家，公子引侯生坐上坐，^③徧贊賓客。賓客皆驚。酒酣，公子起爲壽，侯生前，侯生因謂公子

曰：「今日贏之爲公子，亦足矣。贏乃夷門之抱關者也，而公子親枉車騎，自迎贏於衆人廣坐之中，不宜有所過，今公子故過之。然贏欲就公子之名，故久立公子車騎市中過客，以觀公子，公子愈恭。市人皆以贏爲小人，而以公子爲長者能下士也。」於是罷酒。侯生遂爲上客。

侯生謂公子曰：「臣所過屠者朱亥，此子賢者，世莫能知，故隱屠間耳。」公子往，數請之，朱亥故不復謝。公子怪之。

魏安釐王二十年，秦昭王已破趙長平軍，又進兵圍邯鄲。公子姊爲趙惠文王弟平原君夫人，數遣魏王及公子書，請救於魏。魏王使將軍晉鄙將十萬衆救趙。秦王使者告魏王曰：「吾攻趙，且暮且下，而請侯敢救者，已拔趙，必移兵先擊之。」魏王恐，使人止晉鄙留軍於壁鄴，名爲救趙，實持兩端以觀望。

平原君使者冠蓋相屬於魏，讓魏公子曰：「勝所以自附爲婚媾者，以公子

之萬幸，爲能急人之困。今邯鄲且暮降秦，而魏救不至，安在公子能急人之困也？且公子縱輕勝，棄之降秦，獨不憐公子姊邪？公子患之，數請魏王及賓客辯士，魏王萬端，魏王畏秦，終不聽公子。

公子自度終不能得之於王，計不獨生而令趙亡，乃請賓客，約車騎百餘乘，欲以客往赴秦軍，與趙俱死。行過夷門，見侯生，具告以所欲死秦軍狀。辭決而行。侯生曰：「公子勉之矣！老臣不能從。」公子行數里，心不快，曰：「吾所以待侯生者備矣，天下莫不聞，今吾且死，而侯生曾無一言半辭送我，我豈有所失哉！」復引車還問侯生。侯生笑曰：「吾固知公子之還也。」曰：「公子喜士，名聞天下，今無難，有他端而欲赴秦軍，譬若以肉投餒虎，何功之有哉？」侯生曰：「倘安事？客然公子遇臣厚，公子往而臣不送，以是知公子恨之復返也。」公子再拜，因問侯生，侯生乃屏人關，語曰：「嬴聞晉鄙之兵符常在王臥內，而如姬最幸，出入王臥內，力能竊

之。驪姬如姬父爲人所殺，如姬○養之三年，自王以下，欲求報其父仇，莫能得。如姬爲公子泣，公子使客斬其仇頭，敬進如姬。如姬之欲爲公子死，無所辭，願未有路耳。公子誠一開口請如姬，如姬必許諾，則得虎符，奪晉鄙軍，北救趙而西卻秦，此五霸之○伐也。」公子從其計，請如姬。如姬果盜晉鄙兵符與公子。

公子行，侯生曰：「○將在外，主令有所不受，以便國家。公子卽合符，而晉鄙不受公子兵，而復請之，事必危矣。臣客屠者朱亥，可與俱。此人力士，晉鄙聽大善，不聽，可使擊之。」於是公子泣。侯生曰：「公子畏死邪，何泣也？」公子曰：「晉鄙○嚙臂將，往聽不聽，必當殺之，是以泣耳，豈畏死哉！」於是公子請朱亥。朱亥笑曰：「臣乃市井鼓刀屠者，而公子親○數存之，所以不報謝者，以爲小禮無所用。今公子有急，此乃臣效命之秋也。」遂與公子俱。公子過謝侯生。侯生曰：「臣宜從，老不能，請數公子行，目以送晉鄙軍之目，北鄉自剄以送公子。」

公子遂行，至鄆，矯 魏王令代晉 鄆，晉 鄆合符，疑之，舉手視公子曰：「今吾擣十萬之衆，屯於鄆上，國之重任，今單車來代之，何如哉？」欲無聽。朱亥執四十斤權 椎 殺 晉 鄆。

公子遂將晉 鄆軍，勅兵下令軍中曰：「父子俱在軍中，父歸，兄弟俱在軍。」兄歸，獨子無兄弟，歸，養。一得選兵八萬人，進兵擊秦軍。秦軍解去，遂救鄆，存趙。趙王及平原君自迎公子於界，平原君負囊矢爲公子先引。趙王再拜曰：「自古賢人未有及公子者也。」當此之時，平原君不敢自比於人。

公子與侯生決，至軍，侯生果北鄉自刎。

魏王怒公子之盜其兵符，矯殺晉 鄆，公子亦自知也。已而秦存趙，使將將其軍歸趙，而公子獨與客留趙。

趙 孝成王德公子之矯殺晉 鄆兵而存趙，乃與平原君計，以五城封公子。公

子聞之，意驕矜而有自功之色。容有說公子曰：「物有不可忘，或有不可不忘。夫
人有德於公子，公子不可忘也；公子有德於人，願公子忘之也。且矯魏王令，奪晉
鄙兵以救趙，於趙則有功矣，於魏則未爲忠臣也。公子乃自驕而功之，竊爲公子
不取也。」於是公子立自責，似若無所容者。趙王掃除自迎，執主人之禮，引公子
就西階。公子側行辭讓，從東階上，自言：「臯過，以負於魏，無功於趙。趙王侍酒至
暮，口不忍獻五城，以公子退讓也。公子竟留趙。趙王以鄺爲公子湯沐邑，魏亦
復以信陵奉公子。」

公子留趙，公子聞趙有處士毛公，藏於博徒，薛公藏於賣漿家。公子欲見兩
人，兩人自匿，不肯見公子。公子聞所在，乃問步往，從此兩人游甚歡。平原君聞
之，謂其夫人曰：「始吾聞夫人弟公子天下無雙，今吾聞之，乃忘從博徒賣漿者
游，公子妄人耳。」夫人以告公子，公子乃謝夫人去，曰：「始吾聞平原君賢，故負

魏王而救趙，以稱平原君。平原君之游，徒豪舉耳，不求士也。無忌自在大梁時，常聞此兩人賢，至趙恐不得見，以無忌從之游，尚恐其不我欲也。今平原君乃以爲羞，其不足從游。乃裝爲去。夫人具以語平原君，平原君乃免冠謝，固留公子。平原君門下聞之，半去平原君歸公子，天下士復往歸公子。公子傾平原君客。

公子留趙十年不歸。秦聞公子在趙，日夜出兵東伐魏。魏王患之，使使往請公子。公子恐其怒之，乃設門下。一有敢爲魏王使通者死。一賓客皆背魏之趙，莫敢勸公子歸。毛公、薛公兩人往見公子曰：「公子所以重於趙，名聞諸侯者，徒以有魏也。今秦攻魏，魏急而公子不恤，使秦破大梁而夷先王之宗廟，公子當何面目立天下乎？」語未及卒，公子立變色，告車趣駕歸救魏。魏王見公子，相與泣，而以上將軍印授公子。公子遂將。

魏安釐王三十年，公子使使徧告諸侯。諸侯聞公子將，各遣將將兵救魏。公

子率^①五國之兵，破秦軍於河外，走蒙驁，遂乘勝逐秦軍至函谷關，抑秦兵，秦兵不敢出。當是時，公子威振天下，諸侯之客進兵法，公子皆名之，故世俗稱魏公子兵法。

秦王患之，乃行金萬斤於魏，求晉鄙客。令豐公子於魏王曰：「公子亡在外十年矣，今爲魏將，諸侯將皆屬。諸侯徒聞魏公子，不聞魏王。公子亦欲因此時定南面而王。諸侯畏公子之威，方欲共立之。」秦數使反間，僞賀公子得立爲魏王。未也。魏王日聞其變，不能不信，後果使人代公子將。公子自知，再以毀廢，乃謝病不朝，與賓客爲長夜飲，飲醇酒多，近婦女，日夜爲樂，飲者四歲，竟病酒而卒。其歲，安釐王亦薨。秦聞公子死，使蒙驁攻魏，拔二十城，初置東郡。其後秦稍蠶食魏，十八歲而虜魏王，屠大梁。

高祖始徵少時，數聞公子賢。及卽天子位，每過大梁，常祠公子。高祖十二年，

從擊黠布，還爲公子守冢五家，世世歲以四時奉祠公子。

太史公曰：「吾過大梁之墟，求問其所謂夷門。夷門者，城之東門也。天下諸公子亦有喜士者矣，然信陵君之接嚴、穴、隱者，不恥下交，有以也。名冠諸侯，不虛耳。萬籟每過之而令民奉祠不絕也。」

——史記——

【作者】

司馬遷，漢陽夏人。字子長，司馬錯九世孫，太史令談之子。生於龍門。十歲能誦古文，二十歲遍遊江、淮、南、浮、沅、湘，北涉汝、泗。以李陵降匈奴，孫、連受腐刑，乃發憤而作史記，凡一百三十篇，計三十二萬六千五百字。分本紀十二，年表十書八，世家三十，列傳七十。才學識兼而有之，可謂千古之良史矣。

【體裁】

按 信陵君列傳，史記稱「魏公子列傳」。應璩曰：「孟嘗、平原、春申皆以封邑系，此獨曰公子者，蓋尊之以國系也。」齊、韓曰：「信陵君是太史公胸中得意人，故本傳太史公得意文。」王世貞曰：

「三公子之好士也，以自張也，信陵君之好士也，以存魏也，烏乎同？」據此三家批評觀之，信陵君之人格可以想見。大抵六國之中四公子，卽爲當日政黨領袖，其所以能爲領袖，在爲人仁賢，善於養士，慘淡經營，俾六國後亡，其功自不可沒；而四人仁賢，又當以信陵君爲尤，救趙存魏，兩挫強秦，莫非得力於食客。其英風俠氣，千載下猶若親炙者，則史公傳文之佳妙，有以致之。凌雅曰：「按此傳不襲戰國策，然取材實自國策，一經改作，便有出藍之美，文章之係於人何如哉！」

又按傳者，記載事迹，傳諸後世也。春秋三傳，蓋紀體也。自司馬遷作史記，創爲列傳，以紀一人之始終，後世史家沿用之，傳遂爲史家所專有。凡載於列代史者，謂之史傳，私人所作，則謂之家傳，其他或爲專門之紀，或爲郡邑之志，或有所假託，意存諷刺，縱具傳體，要是不足取法耳。

【注釋】

○公子 古諸侯之子，謂之公子；有位者之子，亦通稱公子；又尊稱他人之子，亦曰公子。此傳稱公子，實爲尊其人耳。曾國藩曰：「魏公子列傳，公子二字，凡百四十五見，故爾顧盼生姿，跌宕自喜。」

○信陵君 信陵，戰國時魏邑名。故城在今河南寧陵縣。魏公子無忌封於是，因卽以邑名爲封號，曰「信陵君」云。

○范雎亡魏相，秦以怨魏齊故。范雎隨魏中大夫須賈使齊，齊襄王賜之

金及牛酒，須賈以爲持魏國陰事告齊，以告魏相魏齊，使舍人管繁離，折脅捫齒，離得死亡，入秦爲丞相，封應侯。

④大梁 魏都，今河南開封縣。⑤華陽下軍 華陽，今陝西南鄭縣。魏華陽下軍者，謂魏在華陽之軍也。

⑥芒卯 齊人，爲魏將。走芒卯者，擊芒卯而驅走之也。專詳史記魏世家。

⑦舉烽 烽，烽火也。古人戍守，見敵至，不能如今日打緊急電報，惟舉火以資警備。

⑧夷門 門者，夷門，大梁城門也。監者，守城門之吏也。

⑨虛左 左爲尊位，虛以待上客也。

⑩俾倪 同俾倪，邪視也。

⑪徧賀賓客 賀，告也。謂以侯生姓名徧告於賓客也。猶今之「介紹」。

⑫抱關守門也。

⑬晉鄙 魏風將。

⑭壁鄰 謂築營壘於鄰（今河南臨漳縣境）也。

⑮尙安事客 意謂「尙何事於客耶」。蓋以信陵君之赴秦軍，爲無價值之犧牲，不必與食客有所謀劃也。

⑯兵符 符以竹爲之，刻文字於其上，剖而爲二，合之以爲徵信。猶今之騎縫執照也。兵符則行兵時發號施令用之。

⑰如姬 魏王之姬妾也。如當爲姬之姓。

⑱資 蓄也。謂蓄志也。或謂資，資財也。用資財求報其父仇，如今之懸賞緝盜匪然，義頗明顯。

⑲伐 功伐也。

⑳將在外主令有所不受，以便國家。此說自侯生言之，而實根據春秋公羊傳。

㉑噤 大聲驚愕也。

㉒頻頻存問也。

㉓勸兵 勸，習也。勸兵，訓練士卒也。

㉔韜矢 韜，藏也。韜矢，藏弓矢之革囊也。音闕。

彌矢，有矢之驕也。按平原君爲信陵君負彌矢作先導，意在尊敬信陵君，自甘任衛士之責也。①
② 古罪字。③ 鄴 魏邑名。今河北柏鄉縣。④ 閭步 私自步行也。⑤ 五國 六國去其一，即魏是也。可知信陵君在當日，實爲六國從約之首領，權力在蘇秦之上。⑥ 河外 古者帝王之都，皆在河之東面，故以河北爲河內，河南爲河外。⑦ 蒙驪 秦將。⑧ 公子皆名之 謂總署以公子之名也。按此語凡諸侯國兵法皆受信陵君之鑒定，而署名其上，蓋隱然推爲軍士首領，又屬專家矣。⑨ 東郡 爲秦三十六郡之一，今之河北南部，及山東西北部。

【習題】

- 一 文家貴用代詞，一求文章音調之佳，一則用字可以簡省，魏公子列傳用公子二字至百四十五次之多，何以令人不厭，至今人皆稱爲妙文，何故？
- 二 試摘魏公子傳中一二句，足爲全篇眼目者，並加說明。
- 三 試從文章作法方面，研究魏公子的個性所在。
- 四 戰國四公子除信陵君外，曰平原君，孟嘗君，春申君，其傳文皆具於史記，試綜合或比較讀之，作「戰國政黨領袖設施之異同」一文。

五 燕太子丹質於秦

燕太子丹質於秦，亡歸，見秦且滅六國，兵已臨。易水，恐其禍至。太子丹患之，謂其太傅鞠武曰：「燕秦不兩立，願太傅幸而圖之。」武對曰：「秦地遍天下，威震韓魏，趙氏則易水以北，未有所定也，奈何以見陵之怨，欲排其逆鱗哉？」太子曰：「然則何由？」太傅曰：「請入圖之。」居之有間，樊將軍亡秦之燕，太子容之。太傅鞠武諫曰：「不可，夫秦王之暴，而積怨於燕，足爲寒心。又況聞樊將軍之在乎，是以委肉當饑虎之蹊，禍必不振矣。雖有管晏，不能爲謀。願太子急遣樊將軍入匈奴以滅口，請西約三晉，南連齊楚，北講於單于，然後乃可圖也。」太子丹曰：「太傅之計，曠日彌久，心惛然恐不能須臾，且非獨於此也。夫樊將軍困窮於天下，歸身於丹，丹終不迫於強秦，而棄所哀憐之交，置之匈奴，是丹

命固卒之時也。願太傅更慮之。」

鞠武曰：「燕有田光先生者，其智深，其勇沉，可與之謀也。」太子曰：「願因太傅交於田先生可乎？」鞠武曰：「敬諾。」出見田光，道太子曰：「願圖國事於先生。」田光曰：「敬奉教。」乃造焉。太子跪而逢迎，卻行爲道，跪而拂席。田先生坐定，左右無人。太子避席而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田光曰：「臣聞騏驎盛壯之時，一日而馳千里；至其衰也，駑馬先之。今太子聞光壯盛之時，不知吾精已消亡矣。雖然，光不敢以乏國事也，所善荆軻可使也。」太子曰：「願因先生得願交於荆軻可乎？」田光曰：「敬諾。」即起趨出。太子送之至門，曰：「丹所報先生所言者，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也。」田光曰：「諾。」復行見荆軻曰：「光與子相善，燕國莫不知。今太子聞光壯盛之時，不知吾形已不健也。幸而教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光竊不自外，言足下於太

子願足下過太子於宮。荆軻曰：「謹奉教。」田光曰：「光聞長者之行，不使人疑之。今太子約光曰：『所言者國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也。』是太子疑光也。夫爲行使人疑之，非節俠士也。欲自殺以激荆軻，曰：願足下急過太子，言光已死，明不言也。」遂自剄而死。軻見太子，言田光已死，致光之言。太子再拜而跪，膝下行，流涕有頃而後言曰：「丹所請田先生無言者，欲以成大事之謀。今田先生以死明不泄言，豈丹之心哉。」

荆軻坐定，太子避席頓首曰：「田先生不知丹不肖，使得至前，願有所道。此天所以哀燕，不棄其孤也。今秦有貪饕之心，而欲不可足也。非盡天下之地，臣海內之王者，其意不饜。今秦已虜韓王，盡納其地，又舉兵南伐楚，北臨趙。王翦將數十萬之衆臨漳鄴，而李信出太原雲中，趙不能支秦，必入臣。入臣則禍至燕。燕小弱，數困於兵，今計舉國不足以當秦，諸侯服秦，莫敢合從。丹之私計，

愚以爲誠得天下之勇士，使於秦，窺以重利，秦王貪其貨，必得所願矣。誠得
 劫秦王，使悉反諸侯之侵地，若曹沫之與齊桓公，則大善矣。則不可，因而刺殺
 之。彼大將擅兵於外，而內有大亂，則君臣相疑，以其間諸侯，諸侯得合從，其償破
 秦必矣。此丹之上願，而不知所以委命，唯荆卿留意焉。久之，荆軻曰：「此國之大
 事，臣驚下，恐不足任使。」太子前頓首，因請無讓，然後許諾。於是尊荆軻爲上卿，
 舍上舍。太子日日造問，供太牢異物，間進車騎美女，悉荆軻所欲，以順適其意。
 久之，荆卿未有行意，秦將王翳波趙，虜趙王，盡收其地，進兵北略地，至燕
南界，太子丹恐懼，乃請荆卿曰：「秦兵旦暮渡易水，則雖欲長侍足下，豈可得哉！」
荆卿曰：「微太子言，臣願得謁之，今行而無信，則秦未可親也。夫今樊將軍，秦
王購之金千斤，邑萬家，誠能得樊將軍首與燕督亢之地圖獻秦王，秦王必說
 見臣，臣乃得有以報太子。」太子曰：「樊將軍以窮困來歸丹，丹不忍以己之私而

傷長者之意，願足下更慮之。」荆軻知太子不忍，乃遂私見樊於期曰：「秦之遇將軍，可謂深矣，父母宗族，皆爲戮沒，今聞購將軍之首金千斤，邑萬家，將奈何！」樊將軍仰天太息流涕曰：「吾每念常痛於骨髓，願計不知所出耳。」軻曰：「今有一言，可以解燕國之患，而報將軍之仇者何如？」樊於期乃前曰：「爲之奈何？」荆軻曰：「願得將軍之首以獻秦，秦王必喜而善見臣，臣左手把其袖，而右手攔抗其胸，然則將軍之仇報，而燕國見陵之恥除矣。將軍豈有意乎？」樊於期偏袒扼腕而進曰：「此臣日夜切齒拊心也，乃今得聞教！」遂自刎。太子聞之，馳往，伏屍而哭，極哀。旣已無可奈何，乃遂收盛樊於期之首，函封之。

於是太子預求天下之利匕首，得趙人徐夫人之匕首，取之百金，使工以藥淬之，以試人，血濡縷，人無不立死者。乃爲裝遣荆軻。燕國有勇士秦武陽，年十二，殺人，人不敵忤視，乃令秦武陽爲副。荆軻有所待，欲與俱，其人居遠未來，

而爲^①留待。頃之未發，太子遲之，疑其有改悔，乃復請之曰：「日已盡矣！荆卿豈無意哉！丹請先遣秦武陽。」荆軻怒叱太子曰：「今日往而不反者，豎子也！今提一匕首，入不測之強秦，僕所以留者，待吾客與俱。今太子遲之，請辭決矣！」

遂發，太子及賓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上，既^②祖，取道，^③高漸離擊筑，荆軻和而歌，爲^④變徵之聲，士皆垂淚涕泣。又前而爲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復爲慷慨^⑤羽聲，士皆瞋目，髮盡上指冠。於是荆軻遂就車而去，終已不顧。既至秦，持千金之資幣物，厚遺秦王寵臣^⑥中庶子蒙嘉。嘉爲先言於秦王曰：「燕王誠振畏，慕大王之威，不敢興兵以拒大王，願舉國爲內臣，比諸侯之列，給貢職如郡縣，而得奉守先王之宗廟。恐懼不敢自陳，謹斬樊於期頭及獻燕之督亢之地圖，函封，燕王拜送于庭，使使以聞大王，唯大王命之。」秦王聞之大喜，乃朝服設^⑦九賓，見燕使者^⑧咸陽宮。

荆軻奉樊於期頭函，而秦武陽奉地圖匣，以次進。至陛，下秦武陽色變，振恐，羣臣怪之。荆軻顧笑武陽，前爲謝曰：「北蠻夷之鄙人，未嘗見天子，故振懼。」願大王少假借之，使畢使於前。一秦王謂軻曰：「起取武陽所持圖。」軻既取圖奉之，發圖，圖窮而匕首見，因左手把秦王之袖，而右手持匕首攔抗之。未至身，秦王驚，自引而起，絕袖，拔劍，劍長，操其室，時惶急，劍堅，故不可立拔。荆軻逐秦王，秦王還柱而走，羣臣驚愕，卒起不意，盡失其度。而秦法：「羣臣侍殿上者，不得持尺兵，諸郎中執兵皆陳殿下，非有詔不得上。」方急時，不及召下兵，以故荆軻逐秦王，而卒惶急無以擊軻，而乃以手共搏之。是時侍醫夏無且以其所奉藥囊提軻。秦王方還柱走，卒惶急不知所爲。左右乃曰：「王負劍！王負劍！」遂拔以擊荆軻，斷其左股。荆軻廢，乃引其匕首提秦王。不中，中柱。秦王復擊軻，被八創。軻自知事不就，倚柱而笑，箕踞以罵曰：「事所以不成者，乃欲以生劫之，必得約。」

契以報太子也。一左右既前斬荆軻，秦王目眩良久，而論功賞羣臣及當坐者各有差，而賜夏無且黃金二百鎰，曰：「無且愛我，乃以藥囊提軻也。」

於是秦大怒燕，益發兵詣趙，詔王翦軍以伐燕。十月而拔燕，薊城，燕王喜太子丹等皆率其精兵東保於遼東。秦將李信追擊燕王，王急用代王嘉計，殺太子丹，欲獻之秦。秦復進兵攻之，五歲而卒滅燕國，而虜燕王喜。秦兼天下，其後荆軻客高漸離，以擊筑見秦皇帝，而以筑擊秦皇帝，爲燕報仇，不中詔死。

【作者】

戰國策，書名。陳騫向竊合先秦諸人所記戰國時事，并爲一編，名戰國策，又名長短書。太史公作史記，多采其文。有漢高誘注三十三卷本，宋鮑彪注十卷本，元吳師道注十卷本。今以高注爲通行，亦稱國策。

【經義】

荆刺秦王，業陽綱目以盜書之。後之論者，以爲荆刺英雄感恩，要不失爲忠臣，忠於其主太子丹，而行刺於丹之六敵秦始皇。義烈照耀千秋，綱目書盜，未免成敗之論矣。按綱目於太子丹之被殺，亦復書斬，其言曰：「丹有罪焉，故書斬。」豈知齊襄復九世之讎，春秋大之。丹深心謀國，勢窮力竭，不得已而借交荆刺，孤注一擲，以報大仇，寧可痛惜，孰甚於此。乃宋儒惡刺而并罪之，一若弱小者之遇強暴，祇應束手待斃，必不當從事抵抗，持論若此，遺禍後世，無待再言。綱目策於事之始末，記載特詳，文亦絕工，太史公略加剪裁，采入刺客傳，不免減色，比較讀之自見。

【經義】

○易水 水名，出今河北易縣。○太傅 官名，三公之一，位次太師，歷代皆置之。賈誼曰：「傅，傅之尊義。」說傳，傅和天子。○逆鱗 韓非子：「夫龍之爲靈也，柔而狎而騎也，然其喉下有逆鱗徑尺，若有嬰之者，則必殺人。人主亦有逆鱗，說者能無嬰人主之逆鱗，則幾矣。」龍，人主之象，故逢人主之怒者，曰觸逆鱗。○樊將軍 卽樊於期，戰國時燕將，避罪於燕，燕太子丹使荆刺秦王。

勸於翔獻首，於期自刎。㊸不振。振，救也。不振，不可救也。㊹管晏。即管仲晏嬰，皆春秋時有

名政治家，仲爲齊桓公相，嬰爲齊景公相。管子所謂：「管仲以其君霸，晏子以其君顯」者是也。

㊺單于。匈奴王之稱，其後稱閼氏。㊻出光。戰國燕人，不慕仕進，爲人智深而勇沈，太子丹

聞其賢，與謀刺秦王，光自辭衰老，以荊軻可使，縋起往見，太子送至門，戒曰：「丹所言者，願先生

勿泄。」光曰：「諾。」後自刎，以明其不言。㊼造。詣也，往也，去聲。㊽騏驥。駿馬名。㊾挽

同俯。㊿孤。古諸侯之謙稱，如孤寡，不穀之類是也。㊽王翦。戰國時人，事秦始皇爲將，善用

兵，定趙燕諸地，會議伐荆，翦請兵六十萬，始皇笑其怯，而用李信，翦謝病歸，信敗，始皇往謝翦，卒

用翦以平荆，子贲、孫、離皆爲名將。㊽漳鄴。漳，水名，上游曰清漳、濁漳，清漳出山西，平定、潞、沾、嶺，

濁漳出山西，長子縣發鳩山，二水分流，至河南，涉縣東南之合漳村，始合爲一。又東南逕河北，大名

縣治，南入衛河。鄴，漢縣名，在今河南，臨漳縣境。㊽李信。戰國時秦將，佐始皇滅燕，其後世爲名

將，入漢，李廣、李陵皆其裔也。時稱隴西、李氏。㊽太原雲中。皆秦置郡名，太原在今山西，舊太原

汾州二府，及舊保德、平定、忻州之地，治晉陽，今太原縣。雲中，今自山西之懷仁，左雲，右玉，以北，綏遠

道各縣，蒙古、鄂爾多斯、左翼、喀爾喀、右翼，四子部落各旗，皆其地。㊽贄。初見時所執物也，今謂

之見面禮。古者男贄玉帛禽鳥，女贄榛栗棗修，亦作贄。⑤劫 劫持之也，猶今言強制也。

⑥誅 春秋魯人齊桓公伐魯，莊公請成，會於柯，誅以匕首劫桓公，盡反魯之侵地，事見史記。按左傳

有曹劌，疏謂卽史記之曹沫也。⑦太牢 謂牛羊豕也。牛羊豕之關曰牢，故三牲具謂之太牢。見

呂氏春秋注。⑧略 掠同。⑨微 無也。論語：「微管仲，吾其披髮左衽矣。」⑩督亢 戰國

地名，燕膏腴地。今京兆涿縣東南有督亢陵。⑪摯 擊刺也。⑫偏袒扼腕 偏袒，謂袒露一臂

也。今通稱偏護，其人曰偏袒，蓋自周勃有爲呂氏右袒，爲劉氏左袒之令，後遂沿用袒字爲助之義

矣。然此處乃表示伏罪之意。左傳：「鄭伯肉袒牽羊以逆。」謂去上衣，露肢體，歸罪就刑戮，所以表

其服順也。偏袒者，肉袒之半也。扼腕，握持其腕，表示痛恨也。⑬切齒拊心 磨切其齒，拊摩其心，

表示極端憤怒也。拊，或本作磨，磨心，謂一專思至不再思，心且潰腐也。⑭徐夫人 趙國男子名

⑮淬 鍛鍊刀劍，以水滅火曰淬。王褒文：「清水淬其鋒。」按刀劍鍊成之初，其鋒甚脆，易於缺折，

乃置之洪鑪中燒之，復取出投入冷水，然後用之，則其鋒極利，無缺折之慮，俗說蘸火。⑯血濡縷

謂染血如線，卽出血甚少也。⑰留待 停留不行，待與俱行也。⑱祖 祭名，出行之時以祭

路神也。詩：「仲山甫出祖。」⑲高漸離 戰國燕人，善擊筑，荆軻與之善，荆軻死，爲秦皇帝擊筑，以

筑扑秦王，不中，被殺。⑤變徵 七音之一徵之變聲也。律呂本攷：「五聲宮與商，商與角，徵與羽，相去各一律，至角與徵，羽與宮，相去乃二律。相去一律，則音節和；相去二律，則音節遠。故角徵之間，近徵收一聲，比徵少下，謂之變徵；羽宮之間，近宮收一聲，少高於宮，謂之變宮。」又夢溪筆談：「五音宮商角爲從聲。徵羽爲變聲，從謂律從律，呂從呂；變謂律從呂，呂從律。如宮商角配君臣民，尊卑有定，不可踰越，故曰從聲；徵羽以當事物，無尊卑之序，故曰變聲。」⑥羽聲 五音之一。管子：「凡聽羽，如鳴馬在野。」⑦中庶子 秦官名。⑧九賓 古者朝會大典，則設九賓，請招致九服之賓客也，或謂設九宰也。⑨咸陽 今陝西長安縣東有渭城故城，卽秦所都咸陽也。⑩陛下 卽階下。⑪振 震同。⑫絕袖 袖斷也。⑬室 指劍鞘。⑭夏無且 秦始皇醫官名。⑮奉 同捧。⑯約契 邀約之契據也。⑰盜 通作盜，古銜名，二十四兩也。⑱提 擲也。史記：「太后以冒絮提文帝。」⑲薊城 薊，同薊，今縣名，漢無終縣，唐置薊州，爲漁陽郡治，明清皆屬順天府，民國改縣，屬京兆尹。⑳遼東 秦郡名，今遼寧東南境，在遼河之東，故名。

一 讀燕太子丹覆於秦一文，試摘其最悲壯及最驚奇各一段，作成語體散文詩。

二

太子丹促荆軻入秦，荆軻稱：「待吾客與俱。」此客必係智勇兼全，過於秦武陽者。文中何以不詳其姓氏？又秦武陽入秦咸陽宮，宜非生還，其被殺情形何以不載？以上兩端，是否文家疏漏處？

六 記新疆邊防二則

紀昀

伊犁城中無井，皆出汲於河。一○佐領曰：「戈壁皆積沙無水，故草木不生，今城中多老樹，苟其下無水，樹安得活！」乃拔木就根下鑿井，果皆得泉，特汲須修纜耳。如○古稱雍州土厚水深，灼然不謬。後烏魯木齊築城時，鑿伊犁之無水，乃卜地通津以就流水，然或雪消水漲，則南門爲之不開。

又北山支麓，逼近譙樓，登岡頂關帝祠戲樓，則城中纖微皆見。巴公彥脩鎮守時，參將海起雲請於山麓堅築小堡，爲犄角之勢。巴公曰：「汝但能野戰，殊不知兵，北山雖俯瞰城中，然敵或結柵，可築礮臺仰擊，火性炎上，勢便而利，地勢逼近，取準亦不難，彼決不能屯聚也。如築小堡於上，兵多則地狹不能容，兵少則力弱不能守，爲敵所據，反資以保障矣。」諸將莫不歎服。因記伊犁鑿井事，并附錄

之。

——右伊犁鑿井事——

戊子昌吉之亂，先未有萌也。①屯官以八月十五夜犒諸②流人，置酒山坡，男女雜坐。屯官醉後，逼諸流婦使唱歌，遂頃刻激變，戕殺屯官，劫軍裝庫，據其城。十六日曉，報至烏魯木齊，大學士③溫公促聚兵。時班兵散在諸屯，城中僅一百四十七人，然皆百戰勁卒，視賊蔑如也。溫公率之即行。至洪山口，守備劉德即馬曰：「此去昌吉九十里，我馳一日至城下，是彼逸而我勞，彼坐守而我仰攻，非百餘人所能辦也。且此去昌吉皆平原，瑪納斯河雖稍闊，然處處策馬可渡，無險可扼。所可扼者，此山口一線路耳。賊得城，必不株守，其勢當即來。公莫如駐兵於此，借陡崖遮蔽，賊不知多寡。俟其至而扼險下擊，是反攻爲守，反勞爲逸，賊可

破也。溫公從之。

及賊既至，德左執紅旗，右執利刃，令於衆曰：「望其磨氣，雖不過千人，然皆亡命之徒，必以死鬪，亦不易當。幸所乘皆屯馬，未經戰陣，受創必反走。爾等各擊槍，屈一膝跪，但伏而擊馬，馬逸，則人亂矣。」又令曰：「望影鳴槍，則槍不及賊，火藥先盡，賊至反無可用，爾等視我旗動，乃許鳴槍，敢先鳴者，手刃之。」俄而賊衆槍先發，砰訇動地。德曰：「此皆虛發，無能爲也。」迨鉛丸擊前隊一人傷，德曰：「彼槍及我，我槍必及彼矣。」舉旗一揮，衆槍齊發，賊馬果皆橫逸，自相衝擊。我兵譟而乘之，賊遂殲焉。

溫公歎曰：「劉德狀貌如村翁，而臨陣鎮定，乃爾，參將都司，徒善應對趨踰耳。」故是役以德爲首功。然捷報不能縷述曲折，今詳著之，庶不湮沒焉。

——右昌吉之亂——

——陶穀草堂雜詠——

【佐領】

紀昀，字曉嵐，一字春帆，晚號石雲，清乾隆朝河間人，爲四庫全書館總纂。曾撰目錄提要一編，分支別派，提綱挈領，最爲淵博。官至大學士太子少保，卒諡文達。

【題詞】

清乾隆時，新疆未設行省，值準部初平，回部時起反勳，故設兵防之。此文見紀氏所紀闕微草堂筆記中，爲筆記體，亦雜記類也，最能助人流覽之興，而遺聞軼事，裨益良多。

【題詞】

○佐領 清滿洲軍制，總爲八旗，每旗將軍或都統副都統下，有參領佐領等官。○古雍州土厚水深 語出左傳。按古雍州今陝甘兩省地，然禹貢言雍州兼及渠搜函戎，則亦以西域矣。○屯官 乾隆朝平定準部後，大興屯田於昌吉，設官董理之，名曰屯官。○流人 乾隆朝新疆初定，多安置謫戍罪人及俘虜，總稱流人。○溫公 卽溫福，滿洲人，時爲鎮守都統，素不知兵，後死於木果木之難，此大則賴未弁之力，僥倖成功。

【習題】

一 試作下列二題。

甲 義勇軍抗日瑣聞。

乙 記西藏奇異風俗。

七 廬山草堂記

白居易

○匡廬奇秀甲天下山。○山北峯曰香爐峯，北寺曰遺愛寺。介峯寺闕，其境勝絕，又甲廬山。元和十一年秋，○太原人白樂天見而愛之，若遠行客過故鄉，戀戀不能去，因面峯腋寺，作爲草堂。

明年春，草堂成。三間兩柱，二室四牖，○麀裘豐殺，一稱心力。洞北戶，來陰風，防○徂暑也。敞南甍，納陽日，虞○祈寒也。木斲而已，不加丹。牆圻而已，不加白。椽階用石，冪窗用紙。竹簾紵幃，率稱是焉。堂中記木榻四，素屏二，漆琴一張，儒道佛書各兩三卷。

樂天旣來爲主，仰觀山，俯聽泉，傍睨竹樹雲石，自辰至酉，應接不暇。俄而物誘氣隨，外適內和。一宿體寧，再宿心恬，三宿後頽然嗒然，不知其然而然。

自問其故，答曰：是居也。前有平地，⑤輪廣十丈，中有平臺，半平地，臺南有方池，倍平臺。環池多山竹，野卉，池中生白蓮，白魚。又南抵石澗，夾澗有古松，老杉，大僅十人圍，高不知幾百尺，修柯戛雲，低枝拂潭，如幢豎，如蓋張，如龍蛇走。松下多灌叢，蘿薦葉蔓，駢織承翳，日月光不到地，盛夏風氣，如八九月時。下鋪白石，爲出入道。堂北五步，據層崖，積石，嵌空埽塊，雜木異草，蓋覆其上，綠陰蒙蒙，朱實離離，不識其名，四時一色。又有飛泉，植茗就以烹燂，好事者見，可以永日。堂東有瀑布，水懸三尺，瀉階隅，落石渠，昏曉如練色，夜中如環珮琴筑聲。堂西倚北崖右趾，以削竹架空，引崖上泉，脈分線懸，自簷注砌，壘壘如貫珠，霏微如雨露，滴瀝飄灑，隨風遠去。其四旁耳目杖履可及者，春有錦繡谷花，夏有石門澗雲，秋有虎溪月，冬有爐峯雪。陰晴顯晦，昏旦含吐，千變萬狀，不可殫紀。⑥覩縷而言，故云甲廬山者。噫，凡人豔一屋，華一簣，而起居其間，尚不免有驕穩之態，今我爲是物主，物至致

知各以類至，又安得不外適內和，體寧心恬哉！昔永遠宗雷輩十八人，同入此山，老死不返，去我千載，我知其心，以是誡。

矧予自愚，從幼迨老，若白屋若朱門，凡所止雖一日二日，輒覆簣土爲臺，攀石爲山，環斗水爲池，其喜山水病癖如此。一旦塞剝來佐，江郡，郡守以優容撫我，廬山以靈勝待我，是天與我時，地與我所，卒獲所好，又何求焉！尙以冗員所羈，餘累未盡，或往或來，未遑寧處，待予異時，弟妹婚嫁畢，司馬歲秩滿，出處行止，得以自遂，則必左手引妻子，右手抱琴書，終老於斯，以成就我平生之志，清泉白石，實聞此言！

時三月二十七日始居新堂，四月九日與河南元集、盧范、錫、張允中、南陽張深之、東西二林、長老、漢、蘭、滿、晦、堅等二十有二人具齋，施茶果以樂之。因爲草堂記。

白氏長慶集

【作者】

白居易，字樂天，其先蓋太原人，後徙下邳，爲下邳人。幼敏悟絕人，工文章。貞元十六年進士，十八年拔萃入等，補校書郎。元和元年，應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科，策入四等，調盩厔尉，爲筮賈校理。未幾，召入翰林爲學士，遷左拾遺。知無不言，頗見聽信。爲當路所忌，貶江州司馬。乃放意文酒。後召還，官刑部尚書，尋致仕。晚年好佛，稱香山居士。卒年七十五。居易在元和長慶間，與元稹齊名，又相友善也。世稱元白。最長於詩，深厚麗密，而平易近人，老嫗都解，士人爭傳之。著有白氏長慶集。

【題義】

廬山，在今江西星子縣西北，九江縣南。古名南障山，一名匡山，總名匡廬。風景絕勝，天下名山也。蘇東坡詠廬山詩云：「橫看成嶺側成峯，遠近高低各不同。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可爲寫照。作者以元和十年忤當道貶江州司馬，因就山之香爐峯遺愛寺開築草堂三間以居。堂成，記以落之。此文爲記敘類中之記宮室者，入後略發議論，不礙爲文之正體。

① 匡廡 後漢書郡國志注釋慧遠廬山落記曰「有匡俗先生者出殷周之際隱居其下受道於仙人而共嶺時謂所止為仙人之廡而命焉。」

② 香爐峯 一統志峯形圓盤氣鶴若烟故名太平寰宇記曰「其峯尖圓烟雲聚散如博山香爐之狀。」

③ 太原 府名唐置治晉陽今山西太原縣其舊治也。

④ 廣袤豐殺 文選西京賦「考廣袤。」李善注東西曰廣說文南北曰袤。

禮記禮器「不豐不殺。」豐贏也。殺減也。

⑤ 徂暑 詩小雅「六月徂暑。」鄭箋以徂為始六月始暑也。

⑥ 虞祁寒也 國語晉語注虞備也書君牙「冬祁寒。」傳冬大寒。

⑦ 輪廣十丈 禮注東西為廣南北為輪喻地形之縱橫也。

⑧ 觀纒 禮當作觀音釋玉篇觀纒委曲也。左傳三觀賦「嗟難得而觀纒。」

⑨ 永遠宗雷輩十八人 葉夢得白蓮社圖記「晉太原中佛者道安層太山慧遠從之遊後行其教於東南至廬因留不去。遠建東林寺其兄慧永亦建西林寺與會者相傳有佛馱耶舍佛馱跋陀羅竺道生慧持慧叡曇恆道禹遺敬曇說皆浮屠陶靖節陶修靜劉遺民雷次宗周續之宗炳張野張銓皆居士合十八人。」

⑩ 蹇剝 謂命運迤邐不得已也。定命錄

「魏元忠有善相者謂曰：公當位極人臣，然命多蹇。」
○來佐江郡。見題義。○郡守以優容撫我。唐書白居易傳：「居易與濬、滿、朗、晦、四禪師追永遠宗、雷之迹，爲人外之交。每相携遊詠，躋危登險，極林泉之幽邃。至於蕭然順適之際，幾欲忘其形骸，或經時不歸，或躡月而返，郡守以朝貴遇之，不之責。」
○宥員。說文：宥，散也。古設官分職，有宥員，備使令。宥員，閒曹也。○與河南元稹、范陽張九之、南陽張深之。唐河南府故治，在今河南洛陽縣；范陽郡治，今河北大興縣；南陽郡治，穰縣，在今河南鄧縣東南。

【習題】

- 一 白居易廬山草堂記，以體格論，與當日韓柳文異點何在？
- 二 白氏文辭寫謫居之美，然其無聊不平，與今後不能忘情政治之處，亦隱然言外能約略言之歟？

八 新修滕王閣記

愈少時，側聞江南多臨觀之美，而滕王閣獨爲第一，有瑰偉絕特之稱，及得白三王所爲序賦記等，壯其文辭，益欲往一觀而讀之，以忘吾憂，繫官於朝，願莫之遂。

十四年，以言事，斥守白揭陽，便道取疾以至海上，又不得過南昌，而觀所謂滕王閣者。

其冬，以天子進大號，加恩區內，移刺袁州。袁於南昌爲屬邑，私喜幸自譎，以爲當得躬詢大府，受約束於下執事。及其無事且還，儻得一至其處，竊寄目償所願焉。至州之七月，詔以中書舍人太原王公爲御史中丞，觀察江南西道，洪江。饒虔吉信撫袁，悉屬治所，入州之人，前所不便及所願欲而不得者，公至之日，皆

罷行之。大者驛聞，小者立變，春生秋殺，陽開陰閉，令修於庭戶數日之間，而人自得於湖山千里之外。吾雖欲出意見，論利害，聽命於幕下，而吾州乃無一事可假而行者，又安得捨己所事，以勤館人，則滕王閣又無因而至焉矣。

其歲九月，人吏^①浹和，公與監軍使燕於此閣，文武賓士皆與在席，酒半，合辭言曰：「此屋不修且壞，前公爲從事此邦，當理新之，公所爲文，實書在壁，今三十年而公來爲^②邦伯，適及期月，公又來燕於此，公烏得無情哉！」公應曰：「諸鮮者，治之則已，無侈前人，無廢後觀。工既^③訖，公以衆飲，而以書命愈曰：「子其爲我記之。」

愈旣以未得造觀爲歎，竊喜載名其上，詞列三王之次，有榮耀焉。乃不辭而承公命，其江山之好，登望之樂，雖老矣，如獲從公遊，尙能爲公賦之。

元祐十五年十月某日袁州刺史韓愈記。

——溫察先生錄——

【作者】

見前第三篇。

【題義】

巖王廟舊在江西南建縣西章門江上，西臨大江，唐滕王元嬰都督洪州時建。太原王公仲舒爲此
郭從事，曾修理之。後三十年，王公來爲郭伯，適及期月，燕集於此，同人創議復修，工竟，昌黎韓氏爲
之記。此記敘體中之記宮室者，統篇不著閣之構造形勢，而以未得造觀生情作態，又記體中之別
關生兩者。

【註釋】

①則 與卽通，或作嘗。

②三王 王勃作序，王績作賦，中丞王公爲從事，日作修閣記。

③揭陽

卽唐之潮州，漢爲南海揭陽，今屬廣東。

④饒 音堯，今江西鄱陽縣。

⑤浹 卽澆切，音淺，作

和洽解。⑤邦伯 猶昔之方伯。伯，長也。邦伯，一邦之長。⑥漫漶 漫，虎弄切。讀如患。漫漶，謂其
敬壞不可辨別也。⑦訖功 功竟也。

【習題】

- 一 韓愈奉上官命作新修滕王閣記，自言未嘗一至其地，可知此非遊記，其要點何在？試略言之。
- 二 試習作新修曲阜孔廟記。

九 北宮錄章

卷八

北宮錄章曰：「居室。○瑋爵祿也。如之何。」

孟子曰：「其詳不可得聞也。諸侯惡其害己也，而皆○去其籍，然而軻也，嘗聞其略也。」○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也。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凡四等。○不能五十里，不達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天子之卿受地○視侯，大夫受地視伯，○元士受地視男子。大國地方百里，君○十卿祿，卿祿○四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次國地方七十里，君十卿祿，卿祿○三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

小國地方五十里，君十卿祿，卿祿①二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耕者之所獲，一夫百畝。百畝之糞，上農夫②食九人，③上次食八人，中食七人，④中次食六人，下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爲⑤差。」

——孟子——

【作者】

孟子，名軻，魯公族孟孫之後，驪圖鄒（今山東省鄒縣人）其字，司馬遷班固趙岐等，俱未之及，王肅以爲字子輿，傅玄以爲字子居，王應麟皆疑其傳會。少受學於子思之弟子，其後周遊列國，無所遇，終乃著孟子七篇。其說尊王賤霸，重仁義，輕功利，創性善之說，謂人皆可以爲堯舜，後世稱爲亞聖，言亞於孔子也。七篇之書，漢唐藝文並列於子部，宋代始尊爲經。有漢趙岐注，宋孫奭疏，宋朱熹集注，清焦循正義。



北宮綺，北宮姓，綺名，衛人也。當時強梁兼并，橫征暴斂，什一稅制已破。班爵授祿之法，亦隨之而壞。孟子困北宮綺之閭，而言其大概，所以兩周室封建之制，正當日之兼并僭竊也。章內四提天子，天子二字最重。蓋諸侯之去其籍，無天子也，故特表而出之，以爲爵祿之主。天子一位至五等，是班爵之制，適於天下。君一位至六等，是班爵之制，施於天子之國中。下三節是班祿之制，施於諸侯之國中。末節因庶人之祿而附言之。皆是舉其略而言班爵祿之制。先王公天下之大典也。一則以土字與天下公之而不敢私，一則以聽導與臣下分理之而不敢專。

【注釋】

①班爵祿。列爵祿之等差也。言周代爵位與俸祿之等差制度如何而定也。②去其籍。籍，典籍也。去其典籍，因當時諸侯兼併僭竊，故惡周制妨害己之所爲也。③天子一位。父天母地，而爲之子者，天子也。一位，一級也。《爾雅》曰：「爲民而立之君，故班爵之意，天子與公、侯、伯、子、男一也。而非絕世之類。代耕而賦之祿，故班爵之意，君、卿、大夫、士與庶人在官一也。而非無事之食。是故知「天子一位」之意，則不敢肆於民上以自尊；知「祿以代耕」之意，則不敢厚取於民以

自奉。不明乎此，而侮奪人之君，常多於三代以下矣。①不能五十里不達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不能，猶不足也。達，適也。附庸，小國之地，不足五十里者，不能自達於天子，因大國以姓名通，謂之附庸。②以國事附於大國，而上適於天子也。③視比也。④元士，上士也。⑤十，十倍之也。⑥四，四倍之也。⑦三，三倍之也。⑧二，二倍之也。⑨食，音飢，供養也。⑩上，次，亞於上農者。⑪中，次，亞於中農者。⑫差，等第也。一夫一婦，佃田百畝，加之以糞，糞多而力勤者爲上農，其所收可供九人。其次用力不勤，做有此五等。庶人在官者，其受祿不同，亦有此五等也。

【孟子】

- 一 孟子稱：「諸侯惡其害己也，而省去其籍。」籍字確解如何？去害己之籍，於後世有何裨關，今日亦有是項同類之舉發生否？
- 二 孟子述班爵祿之制，最可注意之點何在？同制的精神何以異於後世？

一〇 蟹志

陸龜蒙

蟹，水族之微者，其爲蟲也。有籍見於《禮經》，載於《國語》。《揚雄太玄辭》、《晉春秋》、《勸學》等篇，考於易象爲介類，與龜鼈同。其外者皆乾之屬也。周公所謂旁行者，歟？參於藥錄，食蔬，蔓延乎小說，其智則未聞也。唯左氏紀其爲災，子墨譏其躁，以爲郭索後蚓而已。

蟹始窟穴於沮洳中，秋冬交，必大出。江東人云：「稻之登也，率執一穗以朝其魁，然後從其所。」蚤夜，蟬沸，指江而奔。漁者，縶蕭承其流而障之，曰蟹斷。——斷其江之道焉爾。然後拔越軼，遯而去者十六七。既入於江，則形質寔大於舊。自江復趨於海，如江之狀。漁者又斷而求之。其越軼遯去者，又皆多焉。既入於海，形質益大，海人亦異其稱謂矣。」

嗚呼！總而朝其魁，不近於義邪？捨沮洳之江海，自微而務著，不近於智邪？今之學者，始得百家小說，而不知孟軻荀揚之遺，或知之，又不汲汲於聖人之言，求大中之要，何也？百家小說，沮洳也；孟軻荀揚，聖人之瀆也；自六籍者，聖人之海也。苟不能捨沮洳而求瀆，以至於海，是人之智反出，水蟲下，能不悲夫！吾是以志夫蟹。

——南里集——

【作者】

陸龜蒙，字魯望，唐長洲人。居松江甫里，恆泛舟江湖，因號江湖散人，又號天隨子甫里先生。以高士名，不赴。與皮日休、羅隱等爲友。著有未繙經、小名錄、笠澤叢書、甫里集等書。

【題義】

蟹，介屬，淡水鹽水皆產之。頭胸部甲甚闊，腹甲扁平，屈折胸部之下，有橫紋，雖者小而尖，雖者大而圓，腳五對，第一對變形爲螯，橫行草邊，爲害禾稼。志同誌記也。古人作文，恆有假小物以明大義者。

陸氏蟹志是也。文體爲記敘類中之記雜物者。

【注釋】

○禮經 禮檀弓下曰：「蠶則績而蟹有匡。」
○國語 國語越語：「王召范蠡而問焉曰：『吾與子謀吳，子曰：未可也，今其稻蟹不遺種。』」
○揚雄 太玄經辭 揚雄，字子雲，西漢成都人。其所著太玄經曰：「蟹之郭索，後蚶黃泉。」
○晉書 在汲冢瑣語中。汲冢周書亦云：「海陽大蟹，其殼專車。」
○勸學 荀子勸學篇：「蟹六跪而二螯。」
○考於易象爲介類與龜鼈剛其外者皆乾之屬也。易：「離爲蟹。」又一爲乾，爲龜，爲鼈，……，「見說卦傳。」
○周公所謂旁行 周禮冬官考工記 凡行註：「凡爲蟹屬。」疏：「今人謂之旁蟹，以其側行故也。」
○沮洳 水浸濕地也。
○齋滌 泉湧出貌。此指俗說之蟹作沫也。
○緯蕭 莊子列禦寇篇：「江上有家貧緯蕭而食者。」緯，織也。蕭，荻蒿也。猶今貧戶之織蘆簾者。
○斷 同斷。編竹爲之，插入水中以繫蟹，猶魚屬然。
○六籍 卽六經。

【習題】

一

二

三

- 一 後人記一物，專注意於剗割狀物之工，每爲古人所不及。今魯國文錄載牛登，牛登之工，每爲古人所不及。今魯國文錄載牛登，
- 二 歐几里得的幾何學，牛登的物理學，可稱文學作品否？試略言之。

一一 序飲

柳宗元

買○小邱，一日鋤理，二日洗滌，遂置酒溪石上，嚮之爲記。所謂○牛馬之飲者，○離坐其背，○實觴而流之，接取以飲。乃置○監吏而令曰：「當飲者舉籌之十寸者三，逆而投之，能不○溺於○湫，不止于○內坻，不沈於底者，過不飲，而澗而止而沈者，飲如籌之數。」

既或投之，則旋○眩滑汨，若舞若躍，遂者遷者，去者往者，衆皆據石注視，歡怵以助其勢。突然而逝，乃得無事。于是或一飲，或再飲。客有夔生○國南者，其投之也，一澗一止一沈，獨三飲。衆乃大笑，驪甚。余病瘡，不能食酒，至是醉焉。遂損益其令，以窮日夜，而不知歸。

吾聞昔之飲酒者，有○揖讓酬酢百拜以爲禮者；有○叫號屢舞如涕如瀝

以爲極者，有目裸裎袒裼以爲達者，有資絲竹金石之樂以爲稱者，有以促數目
糺逃而爲密者。今則舉異是焉。故捨百拜而禮，無叫號而極，不袒裼而達，非金石
而和，去糺逃而密，簡而同，肆而恭，循循而從容，於以合山水之樂，成君子之心
宜也。作序飲以貽後之人。

——柳河東集——

【作者】

柳宗元，字子厚。其先居河東，父鱣，天寶末遇亂，奉母隱王屋山，後徙於吳。宗元少精緻絕倫，爲文卓
偉精緻，一時輩行推仰。第進士，中博學弘詞。以善王叔文，自監察御史裏行，得遷禮部員外郎。叔文
事敗，坐貶永州司馬，久汨，爲文益達。貽書蕭儉及許孟容以自白。衆畏其才高，懲刈復達，故無用方
者。後徙柳州刺史，有憲政。沒後，柳人懷之，爲之立廟。世號柳柳州。黨愈謂其筆深雅健，似司馬子長
云。有柳先生文集外集龍城錄。

【題名】

【注釋】

子厚謫居，恣意山水間，無日不遊，無時不醉，樂天相命，悠然自得。永州謫記，遂爲千古絕唱。徒柳州，猶居永州三年，民知禮法。王憲臥治，子厚其遊治歟。動定以禮，讀此文可知。豈特賞其文而已。

①小邱 指鉅錡潭西之小邱。今在湖南零陵縣西三里。②牛馬之飲 見後篇鉅錡潭西小邱

記「其嶽然相累而下也，若牛馬之飲於溪。」③離坐其背 謂衆人分坐於小邱之背也。④

實隴而流之 注酒觴中，浮水而流。⑤監史 昔之飲酒，恐有懈倦失禮者，立監史以察之。詩小

雅：「既立之監，或佐之史。」⑥澗 水流貌。⑦湓 澗流也。⑧坻 水中高地也。⑨眩 亂

也。⑩揖讓酬酢百拜 禮鄉飲酒：「三揖而後至階，三讓而後升。」賓答主人曰酢，主人又酌以

酬賓曰醺。禮樂記：「先王因爲酒禮，壹獻之禮，賓主百拜，終日飲酒而不得醉焉。」⑪叫號屢舞

如涕如羹 詩小雅：「賓既醉止，載號載呶。」又「屢舞僛僛，屢舞僛僛。」詩大雅：「如涕如羹，」

言飲酒笑語之聲也。⑫裸裎袒裼 裸裎，露體；袒裼，露臂；皆非禮也。孟子：「雖袒裼裸裎於我側，

爾焉能浼我哉。」⑬糺澌 糺，同糾；澌，糾而遠之也。言酒令之繁苛。⑭衍衍 音看，樂也。



一 柳子厚序歛，乃是記一種涵令之文，題目甚枯窘，而柳氏爲之，綽有餘裕，其方法何在？試釐析言之。

二 柳文用筆，雖古而甚精麗，雖徑亦清，讀之風飄愜然，此其所以爲佳者。有明七子（李攀龍、王世貞、謝榛、宗臣、梁有譽、徐中行、吳國倫）無非鉤章棘句，食古不化。試取諸人之作，與柳文比較之，以見其優劣。

一一一 永州八記

自余爲○謬人，居是州，恒備懷。其○曠也，財○施施而行，遙漫而遊，自泉
徒上高山，入深林，窮迴溪，幽泉，怪石，無這不到。到則拔草而坐，傾壺而醉，醉則更
相枕以臥，臥而夢，意有所極，夢亦同趣。覺而起，起而歸，以爲凡是州之山水有異
態者，皆我有也，而未始知西山之怪特。

今年九月二十八日，因坐○法華西亭，望西山，始指異之。遂命僕人過蘭潭，
緣染溪，斫榛莽，焚○茅茷，窮山之高而止。攀援而登，箕踞而遨，則凡數州之土壤，
皆在衽席之下。其高下之勢，○呀然，窪然，若垤，若穴，尺寸千里，攢蹙累積，莫得遯
隱，蒼青，皴白，外與天際，四望如一；然後知是山之特出，不與培塿爲類，悠悠乎與
瀛氣俱而莫得其涯，洋洋乎與造物者遊而不知其所窮。引觴滿酌，頽然就醉。不

知日之入，蒼然暮色，自遠而至，至無所見，而猶不欲歸。心凝形釋，與萬化冥合，然後知吾嚮之未始游，游於是乎始。故爲之文以志。

是歲^④元和四年也。

——右始得西山宴遊記——

④ 鉤鐸潭在西山。其始蓋冉水自南奔注，抵山石屨折東流，其^⑤躡委勢峻，盪擊益暴，蓄其滙，故旁廣而中流，畢至石乃止。流沫成輪，後然徐行。其清而平者且十畝，有樹環焉，有泉懸焉。

其上有居者，以余之亟游也，且款門來告曰：「^⑥不勝官租私券之委積，既芟山而更居，願以潭上田贖財，以緩禍。」予樂而如其言，則崇其臺，延其檻，行其泉於高者，墜之潭，有聲潏然，尤與中秋觀月爲宜。於以見天之高，氣之迥。孰使予

樂歸夷而忘故土者，非茲潭也歟！

——右錯劍潭記二——

得西山後八日，尋山口西北道二百步，又得錯劍潭。潭西二十五步，當湍而峻者爲魚梁。梁之上有丘焉，生竹樹。其石之突怒，偃蹇，負土而出，爭爲奇狀者，殆不可數。卜其巖然相累而下者，若牛馬之飲於溪，其衝然角列而上者，若魚鱗之登於山。——丘之小，不能一畝，可以籠而有之。問其主，曰：「唐氏之棄地，貧而不售。」問其價，曰：「止園百。」余憐而售之。

李深源、元克己時同遊，皆大喜，出自意外。卽更取器用，剗刈穢草，伐去惡木，焚火而焚之。嘉木立，美竹露，奇石顯。由其中以望，則山之高，雲之浮，溪之流，鳥獸魚之遊遊，舉熙熙然，迴巧獻技，以效茲丘之下。枕席而臥，則清冷之狀與目謀，澗

澗之聲與耳謀，悠然而虛者與神謀；澗然而靜者與心謀。不匝旬而得異地者二，
樂官好事之士，或未能至焉。

噫！以茲丘之勝，致之。鹽鐵膠杜，則資游之士爭買者日增千金而愈不可
得。今秦是州也，農夫漁父，過而陋之，價四百，連歲不能售，而我與深源克己獨喜
得之。是其果有遺乎？書於石，所以賀茲丘之遺也。

——右鉛鐸潭西小丘記三——

從小丘西行百二十步，隔篔簹竹，聞水聲如鳴佩環，心樂之。伐竹取道，下見小
潭，水尤清冽，全石以爲底。近岸，卷石底以出，爲坻，爲嶼，爲梁，爲巖，青樹翠蔓，蒙
絡搖綴，參差披拂。

潭中魚可百許頭，皆若空游無所依，日光下澈，影布石上，怡然不動，儼爾遠

遊，往來翕忽，似與游者相樂。

潭西南而望，斗折蛇行，明滅可見。其岸勢犬牙差互，不可知其源。

坐潭上，四面竹樹環合，寂寥無人，褻神寒骨，慄慄幽邃。以其境過清，不可久居，乃記之而去。

同遊者：吳武陵，龔古，余弟宗玄。隸而從者，崔氏二小生：曰恕己，曰奉壹。

——右至小丘西小石潭記四——

由冉溪西南水行十里，山水之可取者五，莫若鉅鑄潭。由溪口而西，陸行可取者八九，莫若西山。由朝陽巖東南水行至燕江，可取者三，莫若袁家澗。皆永中幽麗奇處也。——楚越之間方言，謂水之反流者爲一澗，一音若衣褐之褐。

澗上與南館高嶂合，下與百家澗合，其中重洲，小溪，澄潭，淺滌，閒廟幽折，平

者深黑，峻者沸白，舟行若窮，忽又無際。有小山出水平，山皆美石，石上生青叢，冬夏常蔚然。其旁多巖洞，其下多白礫。其樹多楓，櫛石楠，檜，樟，柚，草則蘭，芷，又有異卉，類合歡而蔓生，包膠，韜水石。每風自四山而下，振動大木，掩苒衆草，紛紅駭綠，蒼鬱香氣，衝濤旋瀨，退貯谿谷，搖颺_㊦葳蕤，與時推移，其大都如此，余無以窮其狀。

泳之人未嘗遊焉，余得之不取，專也，出而傳於世。其地世主袁氏，故以名焉。

——右袁家渴記五——

自渴西南行，不能百步，得石梁，民橋其上。有泉幽幽然，其鳴乍大，乍細，渠之廣，或咫尺，或倍尺，其長可十許步。其流抵大石，伏出其下。踰石而往，有石泓，萑蒲被之，青鮮環周。又折西行，旁陷巖石下，北墮小潭，潭幅員減百尺，清深多_㊦儵魚。

又北，曲行紆餘，睨若無窮，然卒入於渦。其側皆詭石，怪木，奇卉。美箭可列坐而
游焉。風搖其顛，韻動崖谷，視之既靜，其聽始遠。

予從州牧得之，攬去翳朽，決疏土石，既崇而焚。既醜而盈，惜其未始有傳
焉者，故累記其所屬，遺之其人，書之其陽，俾後好事者求之得以易。

元和七年正月八日，蠲渠至大石，十月十九日，踰石得石泓，小潭。渠之美，
於是始窮也。

——右石渠記六——

石渠之事既窮，上由橋西北，下土山之陰，民又橋焉。其水之大，倍石渠三之。
巨石爲底，達於兩涯，若牀，若堂，若陳筵席，若覆。闢輿，水平布其上，流若織文，響
若操琴。

●揭蹠而往，折竹，掃陳葉，排腐木，可羅胡牀十八九。居之，交絡之流，觸激之音，皆在牀下。翠羽之水，龍鱗之石，均蔭其上。古之人其有樂於此邪？後之來者有能追余之踐履邪？得意之日，與石渠同。

由渴而來者，先石渠，後石澗。由百家澗而來者，先石澗，後石渠。

澗之可窮者，皆出石城村東南，其間可樂者數焉。其上深山幽林，逾嶂，道險不可窮也。

——右石澗記七——

自西山道口徑北，踰黃茅嶺而下，有二道。其一西出，尋之無所得。其一少北而東，不過四十丈，土斷而川分，有積石橫當其垠。其上爲●睥睨梁纜之形。其旁出堡塙，有若門焉。窺之正黑，投以小石，洞然有水聲。其響之激越，良久乃已。環之

可上，望甚遠。無土壤，而生嘉樹，美箭，益奇而堅，其疏數偃仰，類智者所施設也。

噫！吾疑造物者之有無久矣，及是愈以爲誠有。又怪其不爲之於中州而列是夷狄，更千百年不得一售其伎，是固勞而無用，神者儻不宜如是。則其果無乎？或曰：「以慰乎賢而辱於此者。」或曰：「其氣之靈不爲偉人，而獨爲是物，故楚之南，少人而多石。」是二者，余未信之。

——右小石城山記八——

——河東錄——

【作者】

見前第十一篇。

【題義】

唐順宗初立，王叔文用事，以羅致俊英，柳宗元呂溫等皆爲其門下。宗元性氣方盛，尤欲自給，以澹

士第授御史，尋轉尚書禮部員外郎，遷遷大用矣。乃不久王長文敗，同黨皆坐貶，宗元再貶為永州司馬。既實逐蠻荒間，無有力得位者推挽，不得已遂肆力於文學，又務山水宴遊，自寫懣懣，八記之作，當在此時。雖勝境流連，不無閒情逸致，而遷謫之感，時時流露藉藉間也。

【注釋】

◎永州 故治在今湖南零陵縣。◎僇人 僇古戮字，廣雅：戮，畢也。是僇人，猶罪人也。案謂被貶

為永州司馬也。◎隙 同隙，空閒時也。◎施施而行二句 施施，難進之貌。漫漫，猶緩逸也。

◎法華西亭 汪藻柳先生祠堂記：「先生始居龍興寺西序之下，開坐法華西亭，見函山，愛之。」法

華寺名，在永州城內東山。◎茅茨 草葉多也。舊音吠。◎呀然 呀，同衙，同儲，谷中大空貌。

◎元和四年 元和，唐憲宗（八〇六——八二〇）年號，四年為公曆八〇九年。◎鉅罇

罇，罇斗也，罇形似之，故名。◎願委勢險 禮記學記注：委，流所聚也。按此處願委，猶言原委

或始末，勢險形勢險峻也。◎不勝官租私券之委積 齊雅：委，積也。言公私虧欠積累甚多，力不

能償也。◎常滿而峻若為魚梁 滿，急也。峻，作深，深水也。周禮注：梁，水假也。假水為關空，以箱承

其空而捕魚也。

●優寒

楚辭王逸注：優寒，高貌。

●嶽然

文選上林賦注：嶽，嚴敬貌。

●粵

鑄鄂杜

豐卽新豐，今陝西臨潼縣東北。鑄，今長安縣西北。鄂，唐故城在今鄂縣治北。杜，漢時曰下

杜，唐時曰杜林，今陝西咸寧縣東南。唐時皆屬京兆府。畿輔要地，貴游子弟所居。●爲巖爲巖

莊子在宥：「大山嶺巖之下。」注：嶺巖，不平貌。一說：嶺，卽德字，搗衣石。

●吳武陵襲古 吳武陵

信州人。元和進士。太和初爲太學博士，出爲韶州刺史，以贓貶潘州司戶參軍，卒。

●轆轤 雜亂

貌。●蕨蕨 草木葉垂之貌。●儻魚 儻音由，儻魚，俗呼穿條魚，長而小，時浮水面，性好遊，故

名。●美箭 周禮注：箭，篠也。按：篠爲竹之一種。

●既曬而盈 漢書溝洫志：「乃曬二渠以引

其河。」孟康曰：曬，分也。分其流，泄其怒也。●獨渠至大石 周禮天官宮人：「除其不獨。」註：獨

澗也。言自石渠至大石間，有不潔則除之也。●閭與 廣韻：閭，門限也。禮記注：室西南隅爲與，人

所安息也。●揭蹠 揭音翹，詩邶風：「淺則揭。」傳：褰衣涉水，由膝以下也。蹠，赤足也。●脾脫

梁欄 劉熙釋名：城上垣曰陳，陳，雉也。欄，屋棟也。



永州八記實是一篇文字，試說明其每篇連綴處。

八記中連詞方式，不外三種：1. 精警奇險之詞，2. 名篇天然之詞，3. 抑揚吞吐之詞。試分別錄出，繪卷後。

三三 石鐘山記

蘇軾

○冰經云「○彭蠡之口，有石鐘山焉。」○鄒元以爲「一下臨深潭，微風鼓浪，水石相搏，聲如洪鐘。」是說也，人常疑之。今以鐘磬置水中，雖大風浪不能鳴也，而況石乎。至唐○李渤始訪其遺蹤，得雙石於潭上，扣而聆之，南聲○函胡，北音○清越，○枹止響騰，餘韻徐歇，自以爲得之矣。然是說也，余尤疑之。石之○鏗鏘有聲者，所在皆是也，而此獨以鐘名，何哉？

○元豐七年六月丁丑，余自○齊安舟行適○臨汝，而長子邁將赴○饒之○臨川尉，送之至湖口，因得觀所謂石鐘者。寺僧使小童持斧於亂石間，擇其一，二刻之，○聲鏗然，余固笑而不信也。至其夜月明，獨與邁乘小舟至絕壁下，大石側立千尺，如筍豎，奇鬼，森然搏人，而山上棲鸛聞人聲，亦驚起，磔磔雲霄間，又有若

歎且笑於山谷中者，或曰：「此鸛鶴也。」余心方動，欲還，而大聲發於水上，○噌
吰如鐘鼓不絕。舟人大恐，徐而察之，則山下皆石穴罅，不知其淺深，微波入焉，○
涵澹_○澎湃而爲此也。舟迴至兩山間，將入港口，有大石當中流，可坐百人，空中
而多竅，與風水相吞吐，有_○鏗坎鏗鏘之聲，與向之噌吰者相應，如樂作焉。因笑
謂_○邁曰：汝識之乎，噌吰者，_○周景王之無射也，鏗坎鏗鏘者，_○魏獻子之歌鐘也。
古之人不余欺也。事不目見耳聞而臆斷其有無，可乎？

○酈元之所見聞，殆與余同，而言之不詳，士大夫終不肯以小舟夜泊絕壁之
下，故莫能知，而漁工水師，雖知而不能言，此世所以不傳也。而陋者乃以斧斤考
擊而求之，自以爲得其實，余是以記之，蓋歎酈元之簡，而笑李渤之陋也。

【作者】

蘇軾字子瞻，宋眉山人。洵之長子。嘉祐進士。英宗時直史館。神宗時與王安石議論不合，貶黃州，築東坡，號東坡居士。徽宗時召還，累官翰林學士、兵部尚書，卒諡文忠。宋史有傳。賦工文章，縱橫奔放，雄視百世。詩飄逸不羣，又善書兼工繪事。著有易傳、書傳、論語說、仇池筆記、東坡志林、東坡全集，及東坡詞等，凡數百卷行世。

【鐘山】

石鐘山，山名。在江西湖口縣，有二：一在縣治南，曰上鐘山，一在縣治北，曰下鐘山，皆高五六百尺，周十里許，其勢相向，下多石穴，風水相激，聲發如鐘，故名。子瞻此文，瀟灑自得，爲諸記中特出者，而辨別鄮元李渤二家之訛說，以己說折中之，記敘體而有翻案文字，亦古今所罕見。

【水經】

水經，書名。舊題漢桑欽撰，清人考定桑氏爲三國時人。禹貢而後，此爲記水道最古之書。○彭蠡湖名，卽今江西鄱陽湖。○鄮元，卽鄮道元，北魏范陽人。字善長，著水經注四十卷，寫山

水風最極幽麗，爲藝林所重。①李瀚，字潯之，唐洛陽人，與元涉隱廬山，元和初，徵爲右拾遺，稱遂不至。②函胡，五音中之宮音。③清越，五音中之商音。④施，音孚，鼓椎也。⑤鏗然

金石聲。⑥元豐，神宗年號。⑦齊安，地名，故城在今湖北黃岡縣西北百二十里。⑧隨

汝，縣名，即隨州，故城在今江西南昌縣西。⑨饒之德，與尉，饒，江西饒州，德，與，縣名，尉，縣尉，官

名。⑩陸陸，石聲，音空。⑪嘈咳，音增宏，鐘聲。⑫涵澹，水多而搖動貌。⑬澎湃，水波

相戾貌。⑭縈於鐘磬，鐘磬之聲。⑮周景王，名賁，靈王之子。⑯魏獻子，春秋晉大夫。

【附錄】

一 歐氏有鐘山記，雖屬遊記體，而與柳子厚永州八記作法頗有不同，試研究其着意之處，並加說明。

二 歐氏有鐘山記，雖屬遊記體，而與柳子厚永州八記作法頗有不同，試研究其着意之處，並加說明。

一四 封建論

韓愈

天地果無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生人果有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然則孰爲近？曰：有初爲近。孰明之？由封建而明之也。彼封建者，夏古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而莫能去之。蓋非不欲去之也，勢不可也。勢之來，其生人之初乎？不初，無以有封建。封建，非聖人意也。

彼其初與萬物皆生，草木，○榛榛鹿豕，○狃狃，人不能搏噬而且無毛羽，莫克自奉，自衛，○苟爾有言，必將假物以爲用者也。夫假物者必爭，爭而不已，必就其能斷曲直者而聽命焉。其智而明者，所伏必衆，告之以直而不改，必痛之而後畏。由是君長刑政生焉。故近者衆而爲羣，羣之分，其爭必大，大而後有兵有德。又大者，衆羣之畏，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屬。於是有諸侯之列，則其爭又有大者焉。

德又大者，諸侯之列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封。於是有方伯，有連帥之類，則其爭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方伯、連帥之類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人。然後天下會於一。是故有甸、男、采、衛而後有甸、男、采、衛大夫，有縣大夫而後有諸侯，有諸侯而後有方伯、連帥，有方伯、連帥而後有天子。自天子至於士，其德在人者，死必求其嗣而奉之，故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

夫堯舜禹湯之事遠矣，及有周而甚詳。周有天下，舉古而瓜分之，設五等邦，羣后布履，星羅罔屬於天下，輪運而輻集，合爲一朝，觀會同，離爲守臣扞城。然後降於夷王，害禮傷尊，下堂而邇觀者，歷於宣王，被中興復古之德，維南征北伐之威，卒不能定魯侯之嗣。陵夷迄於幽厲，王室東徙，而自列爲諸侯。厥後開鼎之輕重者有之，射王中肩者有之，伐凡伯，誅長弘者有之。天下乖戾，無君君之心，余以爲周之喪久矣，徒建空名於公侯之上耳，得非諸

後之盛衰，未太不埒之管。遂判爲十二，合爲七國，威分於_①陪臣之邦，_②國殄於後封之秦，則庸之數端，其在乎此矣。

秦有天下，裂郡會而爲之郡邑，廢侯衛而爲之守宰，據天下之雄圖，都六合之上游，攝制四海，運於掌握之內。此其所以爲得也。不數載而天下大壞，其有由矣。處役萬人，暴其威刑，竭其貨賄，_③負鋤耨謫戍之徒，_④圍視商合從，大呼而成羣。時則有_⑤叛人而無叛吏，人怨於下，而吏畏於上，天下相合，殺守劫令而並起，咎在人怨，非郡邑之制失也。

漢有天下，矯秦之枉，循周之制，剖海內而立宗子，封功臣。數年之間，奔命扶傷而不暇，_⑥困平城，病流矢，陵遲不救者，_⑦三代後乃_⑧謀臣獻畫，而離削自守矣。然而封建之始，郡國居半。時則有叛國而無叛郡，秦制之得，亦以明矣。繼漢而帝者，雖百代可知也。

唐與制州邑，立守宰，此其所以爲宜也。然猶○桀猾時起，虐害方域者，失不在於州而在於兵。時則有叛將而無叛州，州縣之設固不可革也。

或者曰：「封建者必私其土，子其人，適其俗，○修其理，施化易也。守宰者苟其心，思遷其秩而已，何能理乎？」余又非之。

周之事迹，斷可見矣。列侯驕盈，○黷貨事戎，大凡亂國多，理國寡。○侯伯不得變其政，天子不得變其君。私土子人者，百不有一。失在於制，不在於政，周事然也。

秦之專迹，亦斷可見矣。有理人之制，而不委郡邑，是矣。有○理人之臣，而不使守宰，是矣。郡邑不得正其制，守宰不得行其理，酷刑苦役，而萬人側目。失在於政，不在於制，秦事然也。

漢興，天子之政，行於郡，不行於國，制其守宰，不制其侯王。侯王雖亂，不可變

也。國人雖病，不可除也。及夫大逆不道，然後掩捕而遷之，勒兵而夷之耳。大逆未彰，蓋利浚財，情勢作威，大刻於民者，無如之何。及夫郡邑，可謂理且安矣。何以言之？且漢●知孟舒於田叔，●得魏尚於馮唐，聞●黃霸之明審，見●汲黯之簡靖，拜之可也，復其位可也，臥而委之以輯一方可也。有罪得以黜，有能得以賞。朝拜而不道，夕斥之矣；夕受而不法，朝斥之矣。設使漢室盡城邑而候王之從，令其●亂人●威之而已，孟舒魏尚之術莫得而施，黃霸汲黯之化莫得而行。明譴而導之，拜受而退，已違矣；下令而削之，締交合從之謀周於同列，則相顧裂眦，勃然而起。幸而不起，則削其半，削其半，民猶瘁矣，曷若舉而移之以全其人乎？漢事然也。

今國家盡制郡邑，連置守宰，其不可變也固矣。善制兵，謹擇守，則理平矣。

或者又曰：「夏商周漢封建而延，秦郡邑而促。」尤非所謂知理者也。魏之承漢也，封爵猶建，晉之承魏也，因循不革。而二姓陵替，不聞延祚。今矯而變之，垂

二百祀，大業彌固。何繫於諸侯？

或者又以爲一殷屬聖王也，而不革其制，固不當復議也。一是大不然。夫殷周之丕革者，是不得已也。蓋以諸侯歸殷者三千焉，資以馴夏，湯不得而廢。歸周者八百焉，資以勝殷，武王不得而易。徇之以爲安，仍之以爲俗，湯武之所不得已也。夫不得已，非公之大者也，私其力於己也，私其衛於子孫也。秦之所以革之者，其爲制，公之大者也；其情，私也。私其一己之威也，私其盡臣畜於我也。然而公天下之端自秦始。

夫天下之道，理安斯得人者也。使賢者居上，不肖者居下，而後可以理安。今夫封建者，繼世而理。繼世而理者，上果賢乎？下果不肖乎？則生人之理亂，未可知也。將欲利其社稷，以一一人之視聽，則又有世大夫，世食祿邑，以盡其制略。聖賢生於其時，亦無以立於天下，封建者爲之也。豈聖人之制使至於此乎？吾固曰：

非聖人之意也，勢也。

【作者】

見前第十一篇。

【義題】

說文云：「封，爵諸侯之土也。」段注云：「謂爵命諸侯以是土也。」建立也。封建者，王者爵命諸侯，封以土而建立其國也。宗元此論，既深探本原，復窮其弊害。蘇軾曰：「昔之論封建者，曹元首、陸贄、劉頤，及唐太宗時魏徵、李百藥、顏師古，其後則劉秩、杜佑、柳宗元，宗元之論出，而諸子之論廢矣。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其見推重如此。至論其文筆，真西山云：「此篇闡架宏闊，辯論雄俊，真可爲作文之法。」大抵柳州此等文，雄奇萬變，得自周秦諸子，若唐宋薄物小篇中，罕有此種闔辟之度也。

又按論者，經給世務，言之有倫理也。名始於論語，其後有理論、政論、經論、史論、文論之別。封建論者，

政論之最著者也。

【註釋】

① 榛榛 草木叢生梗棘也。 ② 狃狃 獸羣走之貌。 ③ 苟卿 卽荀況，戰國趙人。其學以孔子爲標準，倡性惡之說，謂人性皆惡，不以禮義矯正之，則不能爲善，故一生學問，以隆禮爲本。 ④ 方伯 一州諸侯之長。禮記王制云：「千里之外設方伯。」 ⑤ 連帥 十國諸侯之長。王制云：「十國以爲連，連有帥。」 ⑥ 甸甸 一里之長。周禮地官有甸甸里宰等。 ⑦ 縣大夫 一縣之長。卽周禮地官所言之縣正也。 ⑧ 天子 古代帝王之稱。白虎通爵篇云：「父天母地，故曰天子。」 ⑨ 布履星羅 履，所踐之界也。布履，謂封域分布羅列也。星羅，謂諸國羅列如星辰也。 ⑩ 輪運輻集 言天子統馭諸侯，諸侯受命天子，如車輪以運行，衆輻之集合也。 ⑪ 朝覲會同 周禮春官宗伯云：「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覲，冬見曰遇，時見曰會，殷見曰同。」皆所以合諸侯也。 ⑫ 守臣扞城 守臣，守土之臣。扞城，卽干城，扞衛城邑也。 ⑬ 降於夷王三句 周夷王，名燹，懿王子。諸侯所立，王儲諸侯，下堂見之，與之抗禮。見史記周本紀。 ⑭ 歷於宣王四句 宣王，名辟，厲王子。

王居於陵，厲公召公迎立之。王命秦仲征西戎，尹吉甫伐蠻，統方叔征荆蠻，召虎平淮夷，修文
職，廢之政，壽侯復朝，周室中興。又魯武公見其二子括與戲於宣王，王立戲爲魯太子，武公卒，魯人
遷戲而立括。王伐魯，立戲弟壽，是爲孝公。見國語、周語。 ①陵夷迄於幽厲。 ②陵夷，謂日就衰微，如
丘陵之漸平也。幽王名宮涅，宣王子，雙、爽、如，廢申后及太子申，侯弼犬戎，攻周，弑王於驪山。厲王名
胡，夷王子，宣王父，暴虐，爲國人所逐，後崩於旼。詳見史記、周本紀。 ③京徒。 ④犬戎既弑幽王，西
周殘破。幽王子宜白立，是爲平王，東遷洛邑。見周本紀。 ⑤閻鼎。 ⑥楚莊王伐陸渾之戎，遂至洛，觀兵
於閻，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按九鼎爲三代傳國之重寶，楚子問鼎，有
取周而代之之意，幸王孫滿諷詞拒之。事詳左傳、宣公三年。 ⑦射王中肩。 ⑧桓王伐鄭，鄭莊公
禦之。王師敗績，鄭祝聃射王中肩。見左傳、桓公五年。 ⑨伐凡伯。 周桓王使其卿士凡伯聘於魯，
違，伐之於楚丘以歸。見左傳、隱公七年。 ⑩殺莫弘。 莫弘，周敬王大夫。晉范中行氏之難，莫
弘與焉。晉人以讓周，周爲之殺莫弘。見左傳、哀公三年。 ⑪陪臣。 大夫之家臣對諸侯稱陪臣，諸
侯之大夫對天子亦稱陪臣。韓、趙、魏本晉卿，齊、田氏本齊卿，皆所謂陪臣之邦也。 ⑫厲殄於後封
之秦。 周孝王始封非子爲附庸，邑之於陳州，其受封遠在齊、魯諸國之後。 ⑬負劓。 挺，讀成之徒。

此指秦末農民與流罪之人羣起抗秦也。○按人 此處「殺人」及上「萬人」下「人怨」

等之「人」字，皆是「民」字，避唐太宗諱，相沿至今未改。○困平城，病流矢 平城故城，在今山

西大同縣東。漢高祖七年，韓王信反，帝自將擊之，至平城，信合匈奴王冒頓共拒漢，圍高祖七日，用

陳平秘計，乃得脫。又高帝擊黥布，中流矢而還。○三代 漢自高帝以後，歷惠帝高后，至文帝也。

○謀臣獻畫 景帝時，晁錯請削諸侯地，帝從之，卒驪吳楚七國之變，事平後，諸侯之勢始弱。

○桀隋時起唐睿方城 指中唐藩鎮之亂。○修其理 謂修其政治也。唐高宗名治，故唐人文

字中諱治，因理。下云理亂，理安，理國，理人，均以理代治。○贖貨專戎 謂貪財而好戰也。○侯

伯 皆諸侯之長，非五等爵中之侯與伯也。○理人之臣 謂統治於丞相御史及監郡御史不

使守宰專擅。○知孟舒於困叔 困叔爲漢中守，漢文帝召問之曰：「公知天下長者乎？」對曰：

「雲中守孟舒，長者也。」按高祖以孟舒爲雲中守，坐匈奴大入雲中，免官。及文帝聞困叔言，復召

以爲雲中守。○得魏尚於馮唐 魏尚爲雲中守，善得軍心，匈奴遠避，坐上功首虜差六級，下吏

劾爵，馮唐爲言於文帝，文帝感悟，即日復魏尚原官，而拜唐爲車騎都尉。○黃霸 字次公，陽夏

人，宣帝時爲廷尉正，後官潁川太守，以寬和得民心，治蹟爲模，世循吏冠，後爲丞相，封建成侯。

●

漢書 字長鬚，性倨，不容人過。武帝拜爲淮陽太守，隱伏謝不受印，帝曰：「君薄淮陽邪？吾今召爲矣，願淮陽吏民不相得，吾徒得君之重，夙而治之。」本篇下云：「夙而委之以轄一方」即指此事。

⑤ 亂人 亦當作亂民。 夙，威之而已。 威，憂也。 文憤恚也。 言僅能憂之，憤恚之，而無如彼何也。

⑥ 封略 封域疆界也。

【習題】

一 柳氏封建論是一篇大文章，內中問題極複雜，試分段用簡語爲作提示，并指出一二句可作全篇綱領者。

二 封建爲世界各國政制上一絕大問題，柳氏作品至今千載，無不推爲定論，其價值可想，讀者知其然，亦能作進一步之研究，明言其所以然之故歟？

三 中國脫離封建制度遠在世界各國之前，何以至今國人仍抱封建思想，爲民主制度之梗？（此尤切要的大問題，可閱商務印書館出版之嚴譯社會通論，蓋即政制史也。）

一五 桐葉封弟辨

柳宗元

古之傳者有言：○成王以桐葉與小弱弟戲曰：「以封女。」○周公入賀，王曰：「戲也。」周公曰：「天子不可戲。」乃封小弱弟於唐。

吾意不然。

王之弟當封邪？周公宜以時言於王，不待其戲而賀以成之也。不當封邪？周公乃成其○不中之戲，以地與人與小弱者爲之主，其得爲聖乎？

且周公以王之言不可苟焉而已，必從而成之邪？設有不幸，王以桐葉戲○婦寺，亦將舉而從之乎？凡王者之德，在行之何若。設未得其當，雖十易之不爲病，要於真當，不可使易也。而況以其戲乎？若戲而必行之，是周公教王○遂過也。

吾意周公輔成王，宜以道○從容優樂，要歸之大中而已，必不○遂其失而

爲之辭，又不當束縛之。②馳驟之，使若牛馬然，急則敗矣。且家人父子，尙不能以此自克，況號爲君臣者邪？是直小丈夫。③戮擊者之事，非周公所宜用，故不可信。

○或曰：「封唐叔，更佚威之。」

【作者】

見前第十一條。

【評語】

澤氏泰，欲證經竟云：「成王與唐叔虞燕居，設楛葉以爲珪，而授唐叔虞曰：『余以此封汝。』叔虞喜，以告周公，周公以請曰：『天子其封虞耶？』成王曰：『余一人與虞戲也。』周公對曰：『臣聞之，天子無戲言，天子言則史書之，工誦之，士稱之。』於是遂封叔虞於晉。周公且可謂善說矣。一釋而成王益重言，明愛弟之義，有輔王室之圖。」本篇卽辨此事。

辨者，判別言行之是非真僞，執大義以斷之也。

【釋義】

①成王，周成王，名誦，武王子。武王崩，成王幼，周公攝政，在位三十七年崩，諡曰成。②周公，名旦，武王弟，成王叔父。武王崩，周公攝政，平殷頑民之亂，制禮作樂，天下大治。薨諡曰文，一諡曰文。③唐，故城在今山西翼城縣西。叔虞始封於此，其後遷曲沃，改國號曰晉。④中，去聲，合也。事出見戲，故曰不中。⑤婦寺，謂婦人與宦官也。⑥遂過，遂成也。謂因其過而成之也。⑦從容，從，音聰。從容，舒緩不迫之貌。⑧逢其失而爲之辭，迎合其過，而爲之文飾也。⑨馳驟，縱之疾驅也。⑩缺缺，缺，音缺。老子，其政察察，其民缺缺。缺缺，小智貌。⑪或曰封唐叔史佚成之。封唐叔事，呂覽以爲周公，說苑君道篇采之。若晉世家則以爲史佚。史佚，周武王太史尹佚也。

【釋題】

一 柳子厚桐葉封弟辨，其破壞論證如何？建設論證如何？結論如何？

二 讀者於柳氏結論，試搜集反駁論證，及其他可以使柳說失去效力的事實，或別具見解，作成

本問題駁議一首。

一六 勉學篇(節錄)

顏之推

人生在世，會當有業。農民則計量耕稼，商賈則討論貨賄，工巧則致精器用，伎藝則沈思法術，武夫則慣習弓馬，文士則講議經書。多見士大夫，恥涉農商，羞務工伎，射則不能，穿札筆則纔記姓名，飽食醉酒，忽忽無事，以此消日，以此終年。或因家世餘緒，得一階半級，便自爲足，全忘修學。及有吉凶大事，議論得失，蒙然張口，如坐雲霧，公私宴集，談古賦詩，塞默低頭，欠伸而已。有識旁觀，代其入地。何惜數年勤學，長受一生愧辱哉？

梁朝全盛之時，貴遊子弟，多無學術。至於諺云：「上車不落，則著作，體中何如？則祕書。」無不熏衣剃面，傅粉施朱，駕長簷車，跟高齒屐，坐棋子方褥，憑斑絲隱囊，列器玩於左右，從容出入，望若神仙。明經求第，則顧人答策，三

九公議，則假手賦詩，當爾之時，亦快士也。及離亂之後，朝市遷革，銓衡選舉，非復曩者之親，當路秉權，不見昔時之黨，求諸身而無所得，施之世而無所用，被褐而喪珠，失皮而露質，兀若枯木，泊若窮流，鹿獨戎馬之間，轉死溝壑之際，當爾之時，誠驚材也。有學藝者，觸地而安，自荒亂已來，諸見俘虜，雖百世小人，知讀論語孝經者，尙爲人師，雖千載冠冕，不曉書記者，莫不耕田養馬。以此觀之，安可不自勉耶？若能常保數百卷書，千載終不爲小人也。

夫明六經之指，涉百家之書，縱不能增益德行，敦厲風俗，猶爲一藝，得以自資。父兄不可常依，鄉國不可常保。一旦流離，無人庇蔭，當自求諸身耳。諺曰：「種財千萬，不如薄伎在身。」伎之易習而可貴者，無過讀書也。世人不聞愚智，皆欲識人之多，見事之廣，而不肯讀書，是猶求飽而懶營饌，欲暖而惰裁衣也。夫讀書之人，自羲農以來，宇宙之下，凡識幾人，凡見幾事，生民之成敗，好惡，固不足論，天

墟所不能藏，鬼神所不能隱也。

漢兵錄

【作者】

顧之推，字介直，北朝臨沂人。早傳家業，博覽羣書，無不該洽。初任梁，爲湘東王釋參軍，後奔北齊，顧中書舍人，號爲稱職。齊亡，入周，爲御史上士，隋開皇中，太子召爲學士，甚見禮重，尋以疾卒。有文集三十卷，家訓二十篇行世。

【目錄】

此顧之推家訓中第八篇。勉子孫以植身社會，無論士農工商，當專一伎，庶於頽沛流離之際，得以自養，然位之易習，而可貴者，又莫讀書若也。按家訓凡七卷二十篇，述立身治家之法，辨正時俗之謬，以訓子孫。齊志來志俱列之。儒家，然其中歸心等篇，深明因果，不出當時好佛之習，又樂論字盡音訓，並考正典故，品第文藝，曼衍旁涉，不專爲一家之言，故四庫書目列入雜家。

【附錄】

①穿札 札，甲葉也。穿，射穿之也。左傳成公十六年，「躡甲而射之，徹七札焉。」②入地 憊愧無顏之意。③上車不落則著作體中何如則祕書 謂著作郎及祕書郎等職，自齊梁之末，多以貴遊子弟爲之，無其才實也。④長簾車 簾，輦也。輦長則坐者安。⑤隱囊 猶今所用靠枕。通鑑「陳後主倚隱囊，張貴妃於席上。」注：「隱囊者，爲囊實以細軟，置諸坐側，曲肱以隱之。」⑥明經 謂明於經術也。漢初以明經射策取人，唐制六科取士，一秀才，二明經，三進士，四明法，五書六算。當時以詩賦取者，謂之進士，以經義取者，謂之明經。清時謂貢士曰明經。⑦三九 探蘭雜誌曰：「古人以二十九日爲上九，初九日爲中九，十九日爲下九。」按所謂三九，應卽指此。⑧銓衡 所以知輕重之具也。抱朴子：「銓衡不平，則輕重錯繆。」按本文言考選之意。⑨被褐二句 上句言失其尊貴，下句言無所依附也。⑩鹿獨 一本作「孤獨」。流離之意。



- 一 德學篇要旨，既切時代，兼重職業，試分別說明之。
- 二 顧氏此文體製，是駢文抑係散文，將從何識別之？

一七 論小說與羣治之關係

梁啟超

欲新一國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國之小說。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說；欲新宗教，必新小說；欲新政治，必新小說；欲新風俗，必新小說；欲新學藝，必新小說；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說。何以故？小說有不可思議之力，支配人道故。

吾今且發一問：人類之普通性，何以嗜他書不如其嗜小說？答者必曰：以其淺而易解故，以其樂而多趣故。一是固然，雖然，未足以盡其情也。文之淺而易解者，不必小說；尋常婦孺之函札，官樣之文牘，亦非有艱深難讀者存也。顧誰則嗜之！不寧惟是，彼高才膽學之士，能讀[○]墳典索邱，能注蟲魚草木，彼其視淵古之文，與平易之文，應無所擇，而何以獨嗜小說？是第一說有所未盡也。小說之以賞心樂事爲目的者固多，然此等顧不甚爲世所重，其最受歡迎者，則必其可驚

可憐可悲可感，讀之而生出無量之噩夢，抹出無量眼淚者也。夫使以欲樂故而嗜此也，而何爲偏取此反比例之物而自苦也？是第二說有所未盡也。吾冥思之，窮鞠之，殆有兩因：凡人之性，常非能以現境界而自滿足者也，而此蓋蠢軀，其所能觸能受之境界，又頑狹短局而至有限也。故常欲於其直接以觸以受之外，而間接有所觸有所受，所謂身外之身，世界外之世界也。此等識想，不獨利根衆生有之，卽鈍根衆生亦有焉，而導其根器，使日趨於鈍，日趨於利者，其力量無大於小說。小說者，常導人游於他境界，而變換其常觸常受之空氣者也。此其一人之恆情，於其所懷抱之想像，所經閱之境界，往往有行之不知，習焉不察者。無論爲哀爲樂，爲怨爲怒，爲戀爲駭，爲憂爲慚，常若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欲摹寫其情狀，而心不能自喻，口不能自宣，筆不能自傳。有人焉，和盤托出，澈底而發露之，則拍案叫絕曰：「善哉善哉！如是如是！」所謂「夫子言之，於我心有戚戚

焉。「感人之深，莫此爲甚。此其二。此二者，實文章之真諦，筆舌之能事，苟能批此竅，導此竅，則無論爲何等之文，皆足以移人，而諸文之中，能極其妙而神其技者，莫小說若。故曰：「小說爲文學之最上乘也。」由前之說，則理想派小說尙焉。由後之說，則寫實派小說尙焉。小說種目雖多，未有能出此兩派範圍外者也。

抑小說之支配人道也，復有四種力：一曰熏，熏也者，如入雲煙中，而爲其所烘，如近墨朱處，而爲其所染，^⑤楞伽經所謂「迷智爲識，轉識成智」者，皆恃此力。人之讀一小說也，不知不覺之間，而因眼識爲之迷漾，而腦筋爲之搖盪，而神經爲之營注，今日變一二焉，明日變一二焉，剎那剎那，相斷相續，久之而此小說之境界，遂入其^⑥靈臺而據之，成爲一特別之原質之種子。有此種子故，他日又更有所觸所受者，且且而熏之，種子愈盛，而又以之熏他人，故此種子遂可以徧世界，一切器世間有情世間之所以成所以住，皆此爲因緣也，而小說實^⑦蠱惑焉。

具此威德以操縱衆生者也。亡曰浸。熏以空間言，故其力之大小，奪其界之廣狹。浸以時間言，故其力之大小，存其界之長短。浸也者，入而與之俱化者也。人之讀一小說也，往往既終卷後，數日或數旬而終不能釋然。讀紅樓竟者，必有餘戀。有餘悲。讀水滸竟者，必有餘快。有餘怒。何也？浸之力使然也。等是佳作也，而其卷帙愈繁，事實愈多者，則其浸人也亦愈甚。如酒焉，作十日飲，則作百日醉。我佛從菩提樹下起，便說偈天一部。華嚴，正以此也。三曰刺。刺也者，刺激之義也。熏浸之力利用漸，刺之力利用頓。熏浸之力，在使感受者不覺。刺之力，在使感受者驟覺。刺也者，能使人於一剎那頃，忽起異感而不能自制者也。我本藹然和也，乃讀林冲雪，天三限，武松飛雲浦，厄，何以忽然髮指？我本愉然樂也，乃讀晴雯出大觀園，黛玉死瀟湘館，何以忽然淚流？我本肅然莊也，乃讀實甫之琴心翻簡，東塘之眠香訪翠，何以忽然情動？若是者，皆所謂刺激也。大抵腦筋愈敏之

人，則其受刺激力也愈速且劇，而要之必以其書所含刺激力之大小爲比。禪宗之一棒一喝，皆利用此刺激力以度人者也。此力之爲用也，文字不如語言，然語言力所被不能廣不能久也，於是不得不乞靈於文字。在文字中，則文言不如其俗語，莊論不如其寓言，故具此力最大者，非小說末由。四曰提。前二者之力，自外面灌之使入，提之力，自內而脫之使出，實佛法之最上乘也。凡讀小說者，必常若自化其身焉，入於書中，而爲其書之主人翁，讀野叟曝言者，必自擬文素臣；讀石頭記者，必自擬賈寶玉；讀花月痕者，必自擬韓荷生；若韋癡珠，讀梁山泊者，必自擬黑旋風；若花和尚，雖讀者自辯其無是心焉，吾不信也。夫既化其身以入書中矣，則當其讀此書時，此身已非我有，截然去此界以入於彼界，所謂「華嚴樓閣，帝網重重，一毛孔中，萬億蓮花，一彈指頃，百千浩劫」，文字移人，至此而極，然則吾書中主人翁而華盛頓，則讀者將化身爲華盛頓，主人

翁而拿破崙，則讀者將化身爲拿破崙；主人翁而釋迦孔子，則讀者將化身爲釋迦孔子，有斷然也。度世之不二法門，豈有過此！此國力者，可以盧牟一世，享 毒羣倫，教主之所以能立教門，政治家所以能組織政黨，莫不賴是。文家能得其一則爲文豪，能兼其四則爲文聖，有此四力而用之於善，則可以福億兆人，有此四力而用之於惡，則可以毒萬千載，而此國力之最易奇者，惟小說。可愛哉小說！可畏哉小說！

小說之爲體，其易入人也既如彼，其爲用之易感人也又如此，故人類之普通性，嗜他文終不如其嗜小說。此殆心理學自然之作用，非人力所得而易也。此天下萬國凡有血氣者莫不皆然，非直吾赤縣神州之民也。夫既已嗜之矣，且徧嗜之矣，則小說之在一羣也，既已如空氣，如菽粟，欲避不得避，欲屏不得屏，而日日相與呼吸之，餐嚼之矣。於此其空氣而苟含有穢質也，其菽粟而苟含有毒

性也，則其人之食息於此間者，必憔悴，必萎病，必慘死，必墮落，此不待言。蒼龜而決也。於此而不潔淨其空氣，不別擇其菽粟，則雖日餌以參苓，日施以刀圭，而此羣申人之老病死苦，終不可得救。知此義，則吾中國羣治腐敗之總根原，可以識矣。吾中國人狀元宰相之思想，何自來乎？小說也。吾中國人佳人才子之思想，何自來乎？小說也。吾中國人江湖盜賊之思想，何自來乎？小說也。吾中國人妖巫狐鬼之思想，何自來乎？小說也。若是者，豈嘗有人焉提其耳而誨之，傳諸鉢而授之也？而下自屠鬻販卒，蠅娃童稚，上至大人先生高才碩學，凡此諸思想，必居一於是，莫或使之，若或使之。蓋百數十種小說之力，直接間接以毒人，如此其甚也！今我國民惑于堪輿，惑相命，惑卜筮，惑祈禳，因風水而阻止鐵路，阻止開鑿，爭墳墓而鬪族械鬪，殺人如草，國迎神賽會，而歲耗百萬金錢，廢時生事，消耗國力者，曰惟小說之故。今我國民慕科第若渴，趨爵祿若鶩，奴顏婢膝，寡廉鮮恥，惟

思以十年螢雪，暮夜○苞苴，易其歸驕妻妾，武斷鄉曲一日之快，遂至名節大防，
 掃地以盡者；曰惟小說之故。今我國民輕棄信義，權謀詭詐，雲翻雨覆，苛刻涼薄，
 馴至盡人皆機心，舉國皆荆棘者；曰惟小說之故。今我國民輕薄無行，沈溺聲色，
 縷戀牀第，纏綿歌泣於春花秋月，銷磨其少壯活潑之氣，青年子弟，自十五歲至
 三十歲，惟以多情多感多愁多病爲一大事業，兒女情多，風雲氣少，甚者爲傷風
 敗俗之行，毒徧社會；曰惟小說之故。今我國民綠林豪傑，徧地皆是，日日有桃圖
 之拜，處處爲梁山之盟，所謂「大碗酒大塊肉，分秤稱金銀，論套穿衣服」等思
 想，充塞於下等社會之腦中，遂成爲「哥老大刀」等會，卒至有如「義和拳」者起，
 淪陷京國，啟召外戎；曰惟小說之故。嗚呼！小說之陷溺人羣，乃至如是，乃至如是！
 大聖鴻哲數萬言，誨之而不足者，華士坊賈一二書敗壞之，而有餘斯事，既愈
 爲大雅君子所不屑道，則愈不得不專歸於華士坊賈之手，而其性質，其位置，又

如空氣然，如菽粟然，爲一社會中不可得避，不可得屏之物，於是華士坊賈，遂至握一國之主權而操縱之矣。嗚呼！使長此而終古也，則吾國前途，尙可問耶！尙可問耶！故今日欲改良羣治，必自小說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說始。

——飲冰室文集——

【作者】

梁啓超，字卓如，號任公，廣東新會人。近代中國思想家，啓蒙運動之先驅。生於清同治十二年（一八六三年）。少從康有爲遊，後與康氏同上書於德宗，倡議變法。更與譚嗣同創辦湘報，鼓吹革命新事業。清德宗光緒二十四年戊戌，下詔變法，啓超與有爲贊助之力最多。世稱康梁。會德宗爲太后所制，幽於瀛臺，變法事敗，遂亡命日本。先後主編新民叢報、國風報等，發表政見，傳誦一時。入民國，兩任閣員。其弟子蔡鍔討袁，與我國對德絕交二大事，皆曾參預。段祺瑞內閣倒後，出遊英法。民九回國，復遍遊各省，專心著述講學。晚年常住天津，任北平清華大學研究院導師。十八年（一九二九年）卒，年五十七。所述有飲冰室文集、墨經校釋、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國歷史研究法、清代學

術條論，盾鼻集等書。

【譯文】

從前中國人之於小說，不認之「誨淫誨盜」，便視爲「狂夫芻蕘之議」，無足重輕。自「戊戌政變」後，清議，新民各報出，小說界驟起革命。梁啓超運動最爲出力，特作「論小說與羣治之關係」一文，以資號召。文中要點：一，小說能導人遊理想世界，彌補現實世界的缺憾；二，小說能寫出現實世界，使人深切認識之，又論小說支配人道的四種力量：曰熏染，曰浸潤，曰刺激，曰同化；又論小說與人羣之關係，如布帛粟菽之於人；末論中國腐化之總根原，而提出「小說界革命」之口號。說來，每段都有精采，而末段尤勝。本文發表於清光緒二十八年（一九〇二年），隨即在日本刊行新小說雜誌，凡自著的，譯過的，種類頗多。意在藉小說的鼓吹，革新政治，改造社會，作當時維新黨人的宣傳，用意甚善。國人受影響亦甚深。

【譯文】

○發與雲邱 卽三墳、五典、八索、九邱也。皆上古書籍名。左傳昭公十二年：「楚左史倚相能讀三

用水滄事。①晴雯以下二句皆援用紅樓夢事。②實甫之琴心酬簡實甫卽元代撰西廂記之王實甫琴心詞簡皆西廂記篇名。③東塘之眠香訪翠東塘卽清代撰桃花扇之孔尚任號東塘也眠香訪翠皆桃花扇篇名。④禪宗佛教之一派此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不立文字號爲頓門又名心宗。⑤野叟曝言章回小說二十卷一百五十四回序言清康熙江陰夏氏所作金武祥江陰藝文志凡例則云夏二銘作二銘卽夏敬渠懋修別號書中文白卽以自喻。⑥負不凡未得黼黻休明至老經猷莫展因而命筆比之野老無事曝日清談耳。⑦交素臣野叟曝言之主角。⑧賈寶玉石頭記中之主角。⑨花月痕小說名十六卷五十二回題眠齋主人編次據長樂謝章铤賭棋山莊詩集知爲魏子安作閩縣人據近人考證魏生於嘉慶二十四年卒於光緒十二年。⑩韓荷生韋癡珠花月痕中之主角。⑪梁山泊其地卽梁山張澤澤北宋劇賊宋江結寨於此在山東濰縣東南梁山下卽古鉅野澤此言讀梁山泊者以水滸傳一名梁山泊也。⑫黑旋風花和尚梁山泊中主角。⑬盧傘大也猶言牢籠淮南子「盧傘六合」⑭亭毒老子「亭之毒之」注「亭謂品其形毒謂成其質」言化育之也。⑮赤縣神

州 史記「中國名曰赤縣神州」 ① 善龜 善草名，古取其莖以爲占筮之用。龜用以卜也。 ② 刀圭 藥物量名。一刀圭爲十分方寸七之一。見本草綱目序例。 ③ 傳諸鉢 僧家衣鉢，爲師弟相與傳授之具。 ④ 堪輿 卽風水迷信之說。 ⑤ 祈禳 祈求福利，禳除災害也。 ⑥ 苞苴 謂包裹也，指餽贈之物言也，故凡納賄於人曰苞苴。 ⑦ 哥老大刀等會 哥老會，或稱哥弟會，一秘密會黨也。有兩幫，以賭博盜劫爲業者。曰紅幫，其販運私鹽者，曰青幫，亦曰安慶道友。當日仇教之案，大率哥老會爲之，大刀會亦秘密會黨。清光緒時，毀耶穌教堂，戕德國教士二人，德遂以兵艦入擾膠州灣，要挾租借，並償卹銀二萬四千兩。 ⑧ 義和拳 卽義和團，清時秘密會黨，爲八卦教之一支，凡在教者均稱爲南方離宮頭殿真人，卽老爺門下。卽爲卽生文，河南商丘人，首先傳教者也。光緒三十六年犯案死。光緒二十六年，其餘孽起專於天津，號爲義和團，傳習拳棒，謂能以呪語避槍礮彈，遂倡扶清滅洋之說。孝欽后及王公顯貴皆爲所惑，贊助之。蔓延直隸、山東、山西各省，毀教堂、鐵路等，并圍攻各國駐京公使館，遂召八國聯軍之禍。京城淪陷，孝欽后率德宗避西安，議和成。誅首禍諸臣，賠款四百五十兆兩。



- 一 陳氏此文，係專題研究的作品，試根據其思想之條理與材料之排列，製成一表，兼附說明。
- 二 陳氏文章，時人目爲「報章體」，而今人之語體論文，似可稱爲「衍義體」。（如吳德秀大學衍義之類）試各從其途詞之方式證明之。

一八 陳政事疏(節錄)

賈 峻

夫樹國固必相疑之執。下數被其殃，上數爽其憂，甚非所以安上而金下也。今或親弟謀爲東帝，親兄之子西鄉而擊，今吳又見告矣。天子春秋鼎盛，行義未過，德澤有加焉，猶尙如是。況莫大諸侯，權力且十此者，寧然而天下少安，何也？大國之王，幼弱未壯，漢之所置傅相，方握其事。數年之後，諸侯之王，大抵皆冠，血氣方剛，漢之傅相，稱病而賜罷。彼自丞尉以上，徧置私人。如此，有異淮南濟北之爲邪？此時而欲爲治安，雖堯舜不治。黃帝曰：「日中必斃，操刀必割。」今令此道順而全安甚易，不肯蚤爲，已迺墮骨肉之屬而抗劉之，豈有異秦之季世乎？夫以天子之位，乘今之時，圖天之助，尙憚以危爲安，以亂爲治，何設陛下居齋楹之處，將不合諸侯而匡天下乎？臣又知陛下有所必不能矣。

假設天下如曩時。○淮陰侯尚王。○楚，黥布王。淮南，彭越王。○梁，○韓信王。○韓，張敖王。○趙，貫高爲相，盧縮王。○燕，陳豨在。○代，令此六七公者皆亡。○是時，而陛下卽天子位，能自安乎？臣有以知陛下之不能也。天下殺亂，高皇帝與諸公併起，非有○側室之執以豫席之也。諸公幸者適爲○中涓，其次廝得舍人材之，不逮至遠也。高皇帝以明聖威武，卽天子位，割膏腴之地以王諸公，多者百餘城，少者乃三四十縣，惠至溥也。然其後十年之間，反者九起。陛下之與諸公，非親○角材而臣之也，又非身封王之也。自高皇帝不能以是一歲爲安，故臣知陛下之不能也。然尙有可議者曰：疏。臣請試言其親者。假令○悼惠王王齊，○元王王楚，○中子王趙，○幽王王淮陽，○共王王梁，○靈王王燕，○厲王王淮南，六七貴人皆亡。○是時，陛下卽位，能爲治摩？臣又知陛下之不能也。若此諸王，雖名爲臣，實皆有布衣昆弟之心，慮亡不帝制而天子自爲者。擅爵人，赦死罪，甚者或

戴黃屋。漢法令非行也。雖行不軌如厲王者。令之不肯聽。召之安可致乎。幸而
來至。法安可得加動。一親感。天下圖視而起。陛下之臣。雖有悍如馮敬者。適啓
其口。匕首已陷其胸矣。陛下雖賢。誰與鎮此。

故疏者必危。親者必亂。已然之效也。其異姓貪疆而動者。漢已幸勝之矣。又
不易其所以然。同姓襲是跡而動。既有徵矣。其執盡又復然。殃斷之變。未知所移。
明帝處之。尙不能以安。後世將如之何。屬牛坦一朝解十二牛。而芒刃不頓者。
所排擊剗割。皆衆理解也。至於鸛髀之所。非斤則斧。夫仁義恩厚。人主之芒刃
也。權執法制。人主之斤斧也。今諸侯王。皆衆鸛髀也。釋斤斧之用。而欲嬰以芒刃。
臣以爲不缺則折。胡不用之。淮南濟北。執不可也。

臣竊跡前事。大抵疆者先反。淮陰王楚最疆。則最先反。韓信倚胡。則又反。實
高因趙資。則又反。陳豨兵精。則又反。彭越用梁。則又反。黥布用淮南。則又反。盧綰

最弱，最後反。長沙迺在二萬五千戶耳，功少而最完，執疏而最忠，非獨怪異人也，亦彰執然也。曩令樊鄴絳灌據數十城而王，今雖以殘亡可也。令信越之倫，列爲微侯而居，雖至今存可也。

然則天下之大計可知已。欲諸王之皆忠附，則莫若令長沙王。欲臣子之勿瀆醜，則莫若令如樊鄴等；欲天下之治安，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無邪心。令海內之執，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從。諸侯之君，不敢有異心，輻湊竝進，而歸命天子。雖在細民，且知其安。故天下咸知陛下之明，割地定制，令齊趙楚各爲若干國，使悼惠王、幽王、元王之子孫，畢以次各受祖之分地，地盡而止，及燕梁它國皆然，其分地衆而子孫少者，建以爲國，空而置之，秦王子孫生者，舉使君之。諸侯之地，其削願入漢者爲徙其侯國，及封其子孫也，所以數償之。一寸之地，一人之衆，天子亡所利焉。誠以定治而已。故天下咸知

陛下之廉。地制壹定，宗室子孫，莫慮不王。下無倍畔之心，上無誅伐之志。故天下咸知陛下之仁。法立而不犯，令行而不逆。貫高^⑤利幾之謀不生，^⑥柴奇^⑦開章之計不萌。網民鄉善，大臣致順。故天下咸知陛下之義。臥赤子天下之上而安，^⑧植遺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亂。當時大治，後世誦聖，壹動而五業附，陛下誰憚而久不爲此？

天下之執，方病大^①瘡。一脛之大幾如要，一指之大幾如股。平居不可屈信，一二指^②搖，身慮亡^③。聊失今不治，必爲痼疾，後雖有扁鵲，不能爲已。病非徒瘡也，又苦^④。歐。懿。元王之子，帝之從弟也。今之王者，從弟之子也。憲王之子，親兄子也。今之王者，兄子之子也。親者或亡分地以安天下，疏者或制大權以偪天子。臣故曰非徒病瘡也，又苦歐。懿。可爲痛哭者此病是也。

【作者】

賈誼，漢洛陽人。李斯之學傳於吳公，吳公傳之於誼。文帝召爲博士，超遷至大中大夫。誼請定正朔，易服色，制法度，興禮樂，爲大臣所忌，出爲長沙王太傅，遷梁王太傅而卒，年三十三。世稱賈太傅，以其年少秀才，稱爲賈生。

【題義】

賈誼既譴爲長沙王太傅，後歲餘，復拜梁王太傅。是時匈奴特強，屢寇邊疆，天下初定，制度疏闊，諸侯王僭擬地過古制，淮南濟北皆以謀逆誅，誼於是上疏陳政事，多所建樹。全文過長，本册節錄其「論裁抑諸侯事」，所謂「痛哭之一」者是也。疏者，列疏情事，宣布上告也。漢書多稱上疏，唐之表狀亦稱書疏，至後世則爲章奏之總名矣。

【注釋】

① 樹國樹句，漢書臣瓚注，「樹國於險固，諸侯強大，則必與天子有相疑之勢。」② 爽，傷也。言上疑下必討，則下被其殃，爾不能全，下疑上必反，則上數爲愛所傷也。③ 親弟，卽淮南厲王。

長，以謀反廢，徙獨道，死。②親兄之子 文帝異母兄濟悼惠王之子，濟北王與居，於文帝三年反，欲擊取樂陽，事敗伏誅。③吳 吳王濞，高祖兄仲之子，降以不循法度聞。④鼎盛 万盛也。⑤莫大諸侯 言最大之諸侯國也。⑥日中必昃 此語見六韜，言貴及時也。曩，晉衛，暴曩也。⑦抗劉 抗，舉也。劉，割頸也。⑧淮陰侯 韓信。本封楚王，人告之欲反，廢爲淮陰侯。⑨楚 今江蘇邳縣。⑩梁 今山東定陶縣。⑪韓信 故韓王孽孫，叛入匈奴，爲漢所殺。⑫韓 初都今禹縣，後徙太原縣。⑬趙 今河北邢臺縣。⑭燕 今北平薊縣。⑮代 今河北蔚縣。⑯側室 天子諸侯卿大夫之支子爲側室。⑰中涓 內侍也。⑱角 說也。後也。⑲悼惠王 名肥，高帝子，封於齊。⑳元王 名交，高帝弟，封於楚。㉑中子 高帝子，名如意，封於趙。㉒幽王 高帝子，名友，封於淮陽。㉓共王 高帝子，名恢，封於梁。㉔靈王 高帝子，名建。㉕厲王 高帝子，名長。㉖黃屋 天子車以黃蓋，繒爲裏，稱黃屋。㉗獨敬 孝文時爲御史大夫，奏淮南厲王反，爲刺客所殺。㉘屠牛坦 古之善屠牛者，名坦，事見管子制分篇。㉙臠脾 臠，脾上，也。脾，股骨也。㉚長沙 吳芮，封長沙王。㉛樊鄴絳蓋 樊噲，鄴，絳，侯，周勃及灌嬰。㉜鞞 鞞，上

輻，輪中木之直指者。漣，菜也。言車輪之聚於轂也。

其削願入遼者，願句。

漢書地理志注曰

「徙其侯國，列侯國邑，在遼侯王封內而大牙相入者，則正其疆界，令其隔絕也。封其子孫者，分諸侯王之國邑，各爵封其子孫，而受封之人，若有罪黜，其地皆入於國，故云願入也。償者，謂所正列侯疆界有侵諸侯王者，則饒償之。」

利說 本疑，後降說，封於瀾川，疑饒，遂反，高麗擊破之。

與聖者，謂章。首與，離兩注，蓋反者。

植遺腹二句 植，立也。遺腹，父死後生子。下句言天子已

死，而太子尚在母腹中，則陳其妻衣而朝之。

瘞 瘞氣足腫也，卽脚氣病。

搯 搯而痛也。

聊 願也。 蒙蓋 蒙，音集，古臙字，俗稱蒙蓋。蓋，古良字，言脚掌反展而不可行也。



一 根據國三之文，試尋下列各問： 1. 裁擗諸侯，是否當日必祭之事？ 2. 覆土義抑諸侯之原

則如何？ 3. 詐細結案如何？ 4. 利弊如何？

二 國三傳漢事，首章除裁擗諸侯，文即征伐何如？試根據此篇作漢外傳之策內論一篇。

一九 論資粟疏

卷 終

聖主在上而民不凍飢者，非能耕而食之，織而衣之也，爲開其資財之道也。故○堯禹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而國亡捐瘠者，以畜積多而備先具也。今海內爲一，土地人民之衆，不○避湯禹，加以亡天災數年之水旱，而畜積未及者，何也？地有遺利，民有餘力，生穀之土未盡墾，出澤之利未盡出也，游食之民未盡歸農也。

民貧則姦邪生，貧生於不足，不足生於不農，不農則不○地著，不地著則離鄉離家，民如鳥獸，雖有高城深池嚴法重刑，猶不能禁也。夫寒之於衣，不待輕煖，飢之於食，不待甘旨，飢寒至身，不顧廉恥。人情一困，不再食則飢，終歲不製衣則寒。夫腹飢不得食，膚寒不得衣，雖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明主知

其然也，故務民於農桑，薄賦斂，廣畜穡，以實倉廩，備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

民者，在上所以牧之，趨利如水走下，四方亡擇也。夫珠玉金銀，飢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衆貴之者，以土用之故也。其爲物輕微易藏，在於把握，可以周海內而亡飢寒之患。此令臣輕背其主，而民易去其鄉，盜賊有所勸，亡逃者得輕資也。粟米布帛，生於地，長於時，聚於力，非可一日成也，數石之重，中人弗勝，不爲姦邪所利，一日弗得而飢寒至。是故明君貴五穀而賤金玉。

今農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過百畝，百畝之收不過百石，春耕，夏耘，秋穫，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給徭役，春不得避風塵，夏不得避暑熱，秋不得避陰雨，冬不得避寒凍，四時之間，亡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來，弔死問疾，養孤長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尙復被水旱之災，急政暴虐，賦斂不時，朝令而暮當具，有者半賈而賣，亡者取倍稱之息，於是有賣田宅鬻子孫，以償債者矣。

而商賈，大者積貯倍息，小者坐列販賣，操其奇贏，日遊都市，乘上之急，所賣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蠶織，衣必文采，食必粱肉，亡農夫之苦，有仟伯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過吏勢，以利相傾，千里遊敖，冠蓋相望，乘堅策肥，履絲曳縞，此商人所以兼并農人，農人所以流亡者也。

今法律賤商人，商人已富貴矣；尊農夫，農夫已貧賤矣。故俗之所貴，主之所賤也；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上下相反，好惡乖迕，而欲國富法立，不可得也。

方今之務，莫若使民務農而已矣。欲民務農，在於貴粟，貴粟之道，在於使民以粟爲賞罰。今募天下入粟縣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富人有爵，農民有錢，粟有所_因滫。夫能入粟以受爵，皆有餘者也；取於有餘以供上用，則貧民之賦可損；所謂損有餘，補不足，令出而民利者也。順於民心，所補者三：一曰主用足，二曰民賦少，三曰勸農功。

今令民有車騎馬一匹者，復卒三人。車騎者，天下武備也，故爲復卒。神農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湯池百步，帶甲百萬，而亡粟，弗能守也。」以是觀之，粟者王者大用，政之本務。令民入粟受爵，至五大夫以上，迺復一人耳，此其與騎馬之功，相去遠矣。

爵者上之所擅，出於口而亡窮；粟者民之所種，生於地而不乏。夫得高爵與免罪，人之所甚欲也；使天下入粟於邊，以受爵免罪，不過三歲，塞下之粟必多矣。

漢書

【作者】

錯，（錯，或作朝。轟，古朝字，又作晁，以音同改。古時姓氏以音近異字者頗多，轟之爲朝爲晁，猶荀卿之又作孫卿，荊卿之又作慶卿也。錯音厝，置之厝，讀作錯，雜之錯，非也。）漢潁川人。學申商刑名於積巖，以文學爲太常掌故。文帝時，受詢書於濟南伏勝，以才辯得幸，號稱智囊，爲太子家令。舉

賈良之等，對策高第，遷中大夫。景帝立，益貴，幸用事。請解朝儀，奪京師，致有吳楚七國之變，其以
謀亂爲名，帝卒削袁盎之說，給載東市殺之。

【漢書】

疏者，列疏督事，宣布上告也。漢奏事皆稱上疏，諸王之官屬，上於其君不用之，唐之表狀，亦稱書疏。
至後世則爲章表之總名矣。此疏與賈誼論積貯同時，意亦略同。而漢更盡出溢粟之方，在於自上
貴之，上以權與粟則粟貴，上以權與金錢則粟輕。中間更將五穀合錢對勘其利害，農夫商賈備論
其苦樂，入後落到入粟贖邊，得受爵免罪。漢武之初，有賈朽粟腐之富，經營城外，綿餘裕，皆此疏
力也。至後世邊儲事例，乃仍用銀錢折色，不特失其初志，抑爲錯之罪人也。宋儒傳言守邊儲塞
糧民力本二事，然則此篇與臣聞秦時一篇同時上也。漢書以入食貨，可證爲孟堅所分析者也。

【漢書】

○漢高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洪水之災，堯時已有之，見於尚書。相傳後時有大水大旱，至
被異年數則先秦古籍中記載各不相同。○避讓也。○地著，著，音處，略反。地著，謂安土也。

卽土著之意。④倍稱 得一價兩謂之倍稱。⑤逆 說文：逆也。⑥濼 音薛，散也。濼書食貨志：「農民有錢，粟有所濼。」⑦復卒三人 復，當訓除，謂得除徭役甲卒三人也。⑧仞 應劭曰：「仞，五尺六寸也。」顏云：「此說非也。八尺曰仞，取人伸臂之一尋也。」按顏以說文爲據。⑨五大夫 漢書：「文帝從錯議，令民入粟贖邊六百石，爵上級；第二等爵也。稍增至四千石爲五大夫；第九等爵也。萬二千石爲大庶長；第十八等爵也。各以多少級數爲差。」

【練習題】

一 試檢漢書賈誼論積貯疏，與鼂錯貴粟疏比較觀之，藉知同一問題，而有不同的討論與解決

方法；吾人今居第三者地位，又當有何種意見發表？

二 試作下列二題：
1. 殖邊論。
2. 今日貴粟能否救濟農村論。

二〇 與子儼等疏

陶潛

告[○]儼[○]俟[○]份[○]以[○]終[○]。

天地賦命，生必有死，自古賢聖，誰能獨免。子夏有言：「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四友之人，親受音旨。發斯談者，將非窮達不可妄求，壽夭永無外請故耶！

吾年過五十，少而窮苦，每以家儉，東西游走。性剛才拙，與物多忤，自量爲己，必貽俗患。自僱俛辭世，使汝等幼而飢寒。余嘗感[○]孺仲賢妻之言：「敗絮自擁，何慙兒子。」此既一事矣。但恨[○]鄰靡二仲[○]，室無萊婦，抱茲苦心，良獨內愧。

少學琴書，偶愛閒靜，開卷有得，便欣然忘食。見樹木交蔭，時鳥變聲，亦復歡然有喜。常言五六月中，北窗下臥，遇涼風暫至，自謂是[○]羲皇上人。意淺識罕，謂斯言可保。日月遂往，機巧好疎，[○]緬求在昔[○]，眇然如何。

病患以來，漸就衰損，親舊不遺，每以藥石見救，自恐大分將有限也。汝輩稚小，家貧，每役柴水之勞，何時可免，念之在心，若何可言！

然汝等雖不同生，當思四海皆兄弟之義。鮑叔管仲，分財無猜，歸生伍舉，班荆道舊，遂能以敗爲成，因喪立功，他人尙爾，況同父之人哉！

潁川韓元長，漢末名士，身處卿佐，八十而終，兄弟同居，至於沒齒。濟北范稚春，晉時操行人也，七世同財，家人無怨色。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爾，至心尙之，汝其慎哉！吾復何言。

【待考】

——續漢書——

潁川，字元亮，漢三隱，字潁暉。（按張績考先生名與字甚詳，蓋如年譜所云，在晉名潁明，在宋名潁，元亮之字，則未嘗易，爲最妥當也。）潁，陶柴桑人，晉大司馬掾之曾孫也。少有高趣，博學善屬文。

穎脫不羣，任真自得。親老家貧，起爲州祭酒，又曾爲彭澤令，均以不堪吏職，輒自解綬。好飲酒，蓬山水，躬耕自資。與周續之、劉遺民號謂薄陽三隱。宋元嘉四年卒，時年六十三。世號靖節先生。著有詩文集八卷行世。又有五孝傳及四八目兩卷，劉爲後人竄入僞作，已於清乾隆修四庫書時指正刪削矣。

疏文約有三種，不外疏遺陳明之義。如漢人上書帝王爲「奏疏」，解釋經文爲「經疏」，此篇乃諷下之作，父諷其子，略同後世之「家訓」，亦得以「疏」稱之，惟今用此名者寡矣。淵明詩文，本極真朴，此篇彼骨肉之情，尤爲親切有味。其佳處倚官名言，引人入勝，高情遠韻，可望而不可卽也。

【淵明】

○儂，份，佚，修，淵明五子也。儂，小名，舒，佚，小名，宣，份，小名，雍，佚，小名，瑤，修，小名，通。○四友，孔

叢，子，顏，子，貢，子，路，子，張，謂之四友。○儂，儂，辭世，儂，儂，同，題，勉，辭世，謂避世高蹈也。○孺，仲

賢，妻之言，後漢書，王霸，傳，孺，字，孺，仲，又列女傳，孺，少立高節，光武時，連，徵，不仕，後見其故人子

容服甚光，斲其子蓬髮歷齒未知禮也。妻曰：「奈何忘宿志而慙兒女子乎？」龜笑曰：「有是哉！」遂共終身隱遯。」
④ 隱遯二仲 靡，無也；二仲，求仲羊仲也。橋巖高士傳：「蔣元卿舍中有三徑不出，唯求仲羊仲從之遊。」
⑤ 室無萊婦 劉向列女傳：「楚老萊子逃世，耕於蒙山之陽，楚王鶴臨曰：『願終變先生之志。』萊子諾。其妻樵還，止之，遂至江南。」
⑥ 義皇上人 義皇，一作犧皇。帝王世紀：「太昊帝庖犧氏風姓，有聖德，都陳，取犧牲以充庖廚，是爲犧皇。」義皇上人，猶言太古之人也。
⑦ 緬 遠也。
⑧ 眇 同渺，茫然無見也。
⑨ 大分 猶大數，卽命限也。
⑩ 鮑叔管仲分財無猜 史記管晏列傳：「管仲曰：『吾始困時，嘗與鮑叔買，分財利，多自與，鮑叔不以我爲貪，知我貧也。』」
⑪ 歸生 伍舉班荆道舊 班荆，布荆於地而坐也。楚人伍舉與聲子相善，伍舉將奔晉，聲子遇於鄒郊，班荆相與食而言復故。見左傳。
⑫ 以敗爲成 管仲佐公子糾，鮑叔佐桓公，公子糾敗，管仲囚，鮑叔薦於桓公以爲相。
⑬ 因喪立功 楚公子圍聘於鄭，伍舉爲介，未出境，聞王有疾而還。入問王疾，終而弑之，使赴於鄭。伍舉問願爲後之辭焉，對曰：「寡大夫圍，伍舉更之曰：『共王之子圍爲長。』」見左傳。
⑭ 潁川韓元長 潁川，秦郡，故韓都，今河南禹縣。韓元長，名融。後漢書獻帝本紀：「初平元年六月，大鴻臚韓融，安集關東。」
⑮ 濟北汜雅春 濟北故城在

今山東長清縣南。汜雅春名。七世同居。時人號其家。一兒無常父。衣無常主。一見晉書儒林傳。
○止 頌仰之極也。 ○景行 高明之德行也。

陶潛與子嚴等疏。便是後來的家訓。試言其特證所在。

二 淵明千古高士。試摘其一少學琴書。一節。細加玩味。寫成詩歌。（其文本總有詩味）爲吾人涵養德性之助。

二二 讞巴蜀檄

司馬初如

告巴蜀太守：蠻夷自擅，不討之日久矣。時侵犯邊境，勞士大夫。陛下卽位，存
撫天下，集安中國，然後興師出兵北征。匈奴，單于怖駭，交臂受事，屈膝請
和。康居，西域，重譯納貢，稽首來享。移師東指，閩越相誅。右弔番禺，太
子入朝。南夷之君，西襲之長，常效貢職，不敢惰怠。延頸舉踵，喁喁然皆鄉
風慕義，欲爲臣妾，道里遼遠，山川阻深，不能自致。夫不順者已誅，而爲善者未賞，
故遣中郎將往賓之。

發巴蜀之士各五百人，以奉幣，衛使者。不然，靡有兵革之事，戰國之患。今
聞其乃發軍興制，驚懼子弟，憂患長老，郡又擅爲轉粟運輸，皆非陛下之意也。
當行者，或亡逃自賊殺，亦非人臣之節也。夫邊郡之士，聞烽舉燧燔，皆懸

弓而馳，荷戈而走，流汗相鬪，惟恐居後，觸白刃，冒流矢，議不反顧，計不旋踵，人懷怒心，如報私讎，彼豈樂死惡生，非編列之民，而與巴蜀異主哉？計深慮遠，愈國家之難，而樂盡人臣之道也。故有_①剖符之封，_②析圭而爵，位爲_③通侯，居列_④東第，終則遺顯號於後世，傳土地於子孫，事行甚忠，敬居位甚安佚，名聲施於無窮，功烈著而不滅，是以賢人君子，肝腦塗中原，膏液潤野草而不辭也。

今奉幣役至南夷，卽自賊殺，或亡逃抵誅，身死無名，謚爲至愚，恥及父母，爲天下笑，人之度量相越，豈不遠哉！然此非獨行者之罪也，父兄之教不先，子弟之率不謹，寡廉鮮恥，而俗不長厚也。其被刑戮，不亦宜乎！

陛下愚使者有司之若彼，悼不肖愚民之如此，故遣_①信使曉諭百姓，以發卒之事，因數之以不忠死亡之罪，_②讓三老，_③孝弟以不教誨之過，方今田時，重煩百姓，_④已親見近縣，恐遠所谿谷山澤之民不徧聞，檄到，_⑤亟下縣道，咸諭陛

下意，毋忽！

——文選——

【作者】

司馬相如，字長卿，蜀郡成都人。少好讀書擊劍，慕蔣相如之爲人，乃自名相如。善屬文。文帝時爲文園令，游梁孝王宇下，著子虛賦；武帝好文辭，召爲郎。會巴蜀事起，乃使相如作檄諭之；後病死茂陵。所著辭賦，豐贍富麗，漢魏六朝文人多倣之。

【題義】

漢武帝時，使唐蒙賂通夜郎，樊中道徵發巴蜀吏卒千人，郡又多爲發轉漕萬餘人，用軍興法。漢制縣官徵聚財物以饗軍，謂之軍興，斬其渠率，巴蜀人大驚恐。土聞之，乃使司馬相如往責唐蒙等，因諭告巴蜀人以非上之意，卽此檄也。文爲對外發表，中對下之禮，始見於戰國策之張儀檄。楚相後世軍中遇有急事，則以羽插之，謂之羽檄。

①匈奴 今蒙古地，漢時常寇邊。 ②單于 匈奴君主。 ③交臂 以臂相交喻親近也。 ④康居 國名，去長安萬二千三百里，今新疆伊犁邊外俄領中央亞細亞地。 ⑤西域 卽今新疆省地，漢時西方諸國總名。 ⑥重譯 言語不通，則待翻譯。屢經翻譯而始通，謂之重譯。 ⑦享 獻也。 ⑧右弔 番禺太子入朝。番禺，漢南海郡貢縣治，卽南越地，今廣東番禺縣。顏師古曰：「南越爲東越所伐，漢以兵救之，南越蒙天子德惠，故遣太子入朝，所以云弔也。太子卽嬰齊，閩越地名，越有三，此其一也。」 ⑨南夷 指夜郎等國。 ⑩西焚 禮記：「西方曰焚。」在漢時爲犍爲郡。 ⑪喞喞 本魚口上向貌，引伸爲衆人向慕意。 ⑫中郎將 卽指唐蒙。 ⑬不然 張揖曰：「不然之變也。」或曰猶不測也。 ⑭發軍與制 張揖曰：「三軍之衆也，與制謂起軍法制追將帥也。」愚意此指用「軍興」的法制講。（軍興法見題義中）試看下文「郡又擅爲轉粟運輸」句，其義益顯矣。 ⑮烽舉燧燔 烽主晝，燧主夜。 ⑯剖符 符符節也，剖謂分半以與之也。 ⑰析圭 析，中分也。圭玉有青白二色，白藏天子，青在諸侯。 ⑱通侯 卽列侯也。 ⑲東第 甲宅

也。居帝陵之南。②信使 讀信之使也。③賁 賁也。④三者孝悌 漢書景帝詔曰：「臣三
老孝悌，以道爭馬。」⑤巴蜀見近縣 陽謀曰：「敬以示巴蜀城旁近縣。」⑥下縣道 縣
錄也。下發布也。漢制：萬戶以上曰縣，縣有蠻夷曰道。

【習題】

可馬相如論巴蜀敬，雖是小篇，錯絡繁多，有下列各問，試分別作答。

一 指出文中「太守」與「縣」語。

二 指出文中「敬」語。

三 指出文中「巴蜀」語。

四 於總說之士，固善矣，觀「一」字，備致疑矣，用意何在？

五 「東上之說」一語，可作何解？

一一一 答司馬 諫議書

王安石

某啓

昨日蒙教，竊以爲與君實游處相好之日久，而議事每不合，所操之術多異故也。雖欲強聒，終必不蒙見察，故略上報，不復一一自辨。重念蒙君實視遇厚，於反覆不宜鹵莽，故今具道所以，冀君實或見恕也。

蓋儒者所爭，尤在於名實，名實已明而天下之理得矣。今君實所以見教者，以爲侵官生事，征利拒諫，以致天下怨謗也。某則以爲受命於人主，議法度而修之於朝廷，以授之於有司，不爲侵官；舉先王之政，以興利除弊，不爲生事；爲天下理財，不爲征利；闢邪說，難壬人，不爲拒諫。至於怨誹之多，則固前知其如此也。

人習於⑤苟且非一日，士大夫多以⑥不恤國事同俗自媚於衆爲善，上乃欲變此，而某不量敵之衆寡，欲出力助上以抗之，則衆何爲而不⑦洶洶然⑧盤庚之遷，⑨胥怨者民也，非特朝廷士大夫而已；盤庚不爲怨者故改其度，度義而後動，是而不見可悔故也。

如君實責我以在位久，未能助上大有爲以⑩膏澤斯民，則某知罪矣。如曰今日當一切不事事，守前所爲而已，則非某之所敢知。

無由會晤，⑪不任區區向往之至！

——王澐加錄——

【作者】

王安石，字介甫，號半山。宋撫州臨川人。（公元一〇二一——一〇八六）仁宗時，擢進士第。累官至知制誥。神宗初，拜參知政事，封荆國公。謀改革政治，興農田，水利，均輸，保甲，免役，市易，保馬，方田，

諸法，號爲新法，一時名臣如文彥博、司馬光、魏瓘，皆被黜。然新法竟無效，物議沸騰，遂求補外而卒。諡曰文安石爲政，剛愎自用，致多僨事。文如其人，以拗折峭勁稱。唐宋八家中，亦屬健者。

王安石爲宰相，銳意變法，以用人失當，奉行之初，海內騷然，於是司馬光寓書規之，先陳新法之失，次言愼諫之非，終勉其改過之善，洋洋數千言。安石答以此書，表示變法具有決心，義不反顧。從此與司馬光交惡。按光時判西京御史台，居洛陽，曰司馬諫議者，以官名稱之也。

【諫議】

○諫議 諫議大夫，官名也。文獻通考：秦署諫議大夫，掌論議，屬郎中令。漢武元狩五年，始置之。二漢並屬光祿勳。北齊屬集書省。隋屬門下省。楊帝廢之。唐武德復置。龍朔二年，改正議大夫，開元以來廢，復以諫議大夫屬門下。宋承五代之弊，諫議大夫，司諫，正言，皆須別敕赴諫院供職，方爲諫官。其由他官領者，帶知諫院以兩省官充。掌供奉諫諍，亦稱大諫。

○君實 司馬光字。

○強聒 強讀如腔，上聲，勉強也。聒，音括，謹語也。又廣韻：「聒，擾也。」

○重念 重，又也。平聲。

○鹵莽

繼服苛且也。見莊子則陽篇。④名實。孟子：「先名實者，為人也。後名實者，白也。」注：「名

謂道徳之名。實，謂治國惠民之功實。」⑤侵官。牛事征利拒諫。侵官謂侵越職權也。生事，滋生

事端也。征利，征收也。孟子：「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拒諫，不納善言而拒之。所讒，讒也。專且參

看司馬光與王安石書。⑥有司。官庠也。古代設官分職，事各有其專司，故謂之有司。參，參用

不犯於有司。⑦壬人。僉壬小人也。⑧苟且。僅顧目前之安而無遠慮也。謂之苟且。⑨

不恤恤，顧也。⑩洵洵。謹謹整也。亦作洵洵。漢書東方朔傳云：「君子不為小人之洵洵下易

其行。」⑪盤庚之遷。盤庚，商王祖甲之子。商都河北已久，宮室奢修，民居墊隘，水泉澆鹵，不可

行。變化。盤庚欲遷歸咸湯故都之亳。臣民安土重遷，皆相怨咨。盤庚作書勸諭，乃渡河而南，復居於

亳。故國號曰盤，商室中興。尚書有盤庚三篇，詳載此事。⑫胥怨。胥，皆也。見詩豳弓：「民胥然矣。」

變，黃怨，皆怨也。⑬膏澤斯民。易屯卦：「屯其膏。」疏云：「膏謂膏澤，恩惠之類。」此謂加恩惠

於民。即孟子所謂「膏澤下於民」也。⑭不任區區向往之至。任，勝也。區區，小也。向往，謂慕

念。此言不勝其慕慕慕念之盛。



- 一 讀王夢石此書之前，當檢出司馬文正書，綜合觀之，而說明其書之辨別之妙處。
- 二 當究明王夢石各種書法的內容如何，而說明其復書立足點所在。
- 三 略述王氏此文的作用。

一三 與陳伯之書

丘遲

遷頓首陳將軍足下無恙，幸甚幸甚！

將軍勇冠三軍，才爲世出，棄燕雀之小志，慕鴻鶴以高翔。昔因機變化，遭
遇明主，立功立事，開國稱孤。朱輪華轂，擁旄萬里，何其壯也！如何一旦爲奔
亡之虜，聞鳴鏑而股戰，對穹廬以屈膝，又何劣邪！尋君去就之際，非有他故，直
以不能內審諸己，外受流言，沈迷猖獗，以至於此。

聖朝赦罪責功，棄瑕錄用，推赤心於天下，安反側於萬物，此將軍之所知，非
假僕一二談也。案縮喋血於友于，張繡割刃於愛子，漢主不以爲疑，鸛君待之
若舊。況將軍無昔人之罪，而勳重於當世。

夫因迷途知反，往哲是與，不遠而復，先典攸高。主上屈法申恩，吞舟是

漏將軍。松栢不翦，親戚安居。高堂未傾，愛妾尙在。悠悠爾心，亦何可言！

今功臣名將，雁行有序。佩紫懷黃，讚帷幄之謀。乘軺建節，奉疆場之任。並刑馬作誓，傳之子孫。將軍獨覩顏情命，馳驅。豔裘之長，寧不哀哉！

夫以慕容超之強，身送東市。姚泓之盛，面縛西都。故知霜露所均，不育異類。姬漢舊邦，無取雜種。北虜僭盜中原，多歷年所。惡積禍盈，理至燋爛。況僞孽昏狡，自相夷戮。部落攜離，酋豪猜貳。方當繫頸蠻邸，懸首藁街。而將軍魚游於沸鼎之中，燕巢於飛幕之上，不亦惑乎！

暮春三月，江南草長，雜花生樹，羣鶯亂飛。見故國之旗鼓，感平生於疇昔。撫弦登陣，豈不愴恨！所以廉公之思趙將，吳子之泣西河，人之情也。將軍獨無情哉！想早勵良規，自求多福。

當今皇帝盛明，天下安樂。白環西獻，桔矢東來。夜鄰漢邊，解辨請議。朝

鮮◎昌海，◎蹶角受化，惟北狄野心，崛起沙漠之間，欲延歲月之命耳。◎中軍臨川殿下，明德茂親，總茲戎重，方帶民◎洛納，伐罪誅中。若澤不改，方惠德音，願布往懷，君其鮮之！

丘遲頓首

一 文 一

【譯者】

丘遲，南北朝梁吳興人。父隱居仕宋齊時，文名甚盛。隱字希範，八歲便屬文，在齊梁遷殿中郎。梁武
 帝即位，若遲歸，詔令臣作表數十，隱文最美，出爲永嘉太守。不稱職，爲有司所糾，帝敕文表官
 吏齊安從事中郎。題詩文朝題，見壽於世，著有丘司空集。

【譯者】

隱之，齊梁陳人。初爲齊東昏侯，後降梁，隱復據附驥。天監（梁武帝年號）民間詩一四一〇）
 四年七月，梁臨川王宏北伐，軍於滸口。明年春，宏以副室丘遲爲伯之歸人，又工文學，乃使作書招

安民。四年復降魏，封列侯。剗讀如恣，插刀也。④遂塗知反。楚辭：「日迴朕車而復路，及迷塗之

未遠。」⑤不遠而復。易：「不遠復，无祇悔，元吉。」⑥屈法申恩，吞舟是漏。范曄後漢書

「明帝詔曰：『先帝不忍親親之恩，枉屈大法。』」鹽鐵論曰：「明王茂其德教而緩其刑罰，網漏

吞舟之魚。」⑦松柏 指墳墓。⑧高堂 指尊親。⑨雁行 雁飛有常列，故相次而行，謂雁

行有序。⑩佩紫懷黃 言佩紫綬，懷黃金印。⑪乘軺建節 軺，二馬並駕之傳車也。節，符節；古

代使臣必持節。⑫氈裘之長 氈裘，胡人服且，指魏帝也。⑬慕容超 南燕主，為晉劉裕所擒

斬。⑭姚泓 後秦主，為晉劉裕所逼，降晉被斬。⑮繫頸蠻邸懸首藁街 漢書曰：「沛公至霸

上，繫王子嬰係頸以組。」又陳湯上疏曰：「斬郅支首及名王以下，宜懸頭藁街，蠻夷邸間。」⑯廉

公之思趙將吳子之泣西河 史記曰：「廉頗為趙將伐齊，大破之，拜為上卿。趙孝成王卒，悼襄王

立，使樂乘代之，頗怒，攻樂乘，遂奔魏。久之，魏王不能用，而趙亦數困於秦兵，趙王思復得頗，頗亦思

復用於趙，王以為老，遂不召。」呂氏春秋曰：「吳起治西河，王辯譖之，魏武侯使人召吳起，至

犀門，止車而立，望西河泣數下。其僕曰：『魏魏公之志，視天下若舍屨，今去西河而泣，何也？』吳起

望泣應之曰：『子弗識也，君誠知我而使，我畢能，秦必不可亡西河，今君聽讒人之說，不知我而西

之爲際不久矣。起入荆，西河梁入秦。①白環西獻，借矢東來。世本曰：「舜時，西王母獻白
 環及佩。」家語：「孔子曰：『昔武王克商，於是蕭懷氏貢楛矢石磐。』」楛，木名，似荆而赤，古以爲矢
 幹。②夜郎溪池，今貴州西境及雲南地。③昌海，卽滄昌海，一名曠澤，今名羅布淩爾，在懸
圃北，滄南。④厥角，叩頭也。⑤中軍臨川殿下，梁典：「天監三年，以宏爲中軍將軍。」
 殿下，附侯之遺。至唐初制，令惟皇太子皇后，百官上疏稱殿下，見石林燕語。按直至明時，尙沿用
 之。⑥洛水，禮記：「洛水入河處也。」卽洛口，在今
 關中北。

- 一 從古語降書，皆以丘帶鐘之作爲最佳，其帶詞手段，其有變種，其最感人而得力者，應何種？
- 二 賦說明欣賞駢體文之意見。
- 三 丘氏之作，假辭爲散文，效用能增，加否？抑減少否？

一國 爲國州牧與彭寵書

宗 譯

恭聞智者乘時而謀，愚者逆理而動。嘗竊惑○京城太叔，以不知足而無賢
德，卒自棄於郿也。

伯簡以七名，與郡有○佐命之功，隨民親職，愛情舍威，而際兼征伐之任，
被○權時款急，二者皆爲國耳。卽疑浮相語，何不請圖自隲，而爲族滅之計乎！

朝廷之於伯簡，恩亦厚矣，委以大郡，任以威武，事有柱石之寄，情同子孫之
親。○西天陵母，尙能受命一餐，豈有○身帶三綬，職典大郡，而不顧恩義，生心外
畔者乎！伯簡與吏人語，何以爲國！行步拜起，何以爲容！坐臥念之，何以爲心！引鏡
照影，何施面目！舉措建功，何以爲人！惜乎！棄休令之嘉名，造○鼻鷓之逆謀，捐傳
世之慶祚，招破敗之重災，高論堯舜之道，不忍桀紂之性，生爲世笑，死爲鬼，不

亦哀乎！

伯嚭具○飲使遊俱起往命，同被國恩，侯遊謙讓，屢有降○。搆之言，而伯嚭自伐，以爲功高天下。往時○，隨東有豕，生子白頭，吳而獻之，行至○，河東見羣豕皆白，懷慚而還。若以子之功論於朝廷，則爲遠東豕也。今乃忌安，自比○，六國六國之時，其勢各盛，廓土數千里，勝兵將百萬，故能據國相待，多歷卒世。今天下幾星列郡，幾城，奈何以區區○，漁陽而結怨天子？此猶河濱之人，挾土以塞○，孟津，多見其不知量也。

方今天下適定，海內願安，士無賢不肖，皆樂立名於世。而伯嚭獨中風狂走，自捐盛時○，內聽惑之失計，外信讒邪之諛言，長爲○，羣后惡法，永爲功臣鑒戒，豈不無哉！

定海內者無私讎，勿以前事自誤！願留意願者毋幼弟，凡舉尊母爲親厚者

所痛而爲見讎者所快。

【傳】

朱浮，字叔元，後漢臨人。有才能，爲光武偏將軍，拜幽州牧，略定北邊。與漁陽太守彭寵有隙，爲寵所攻，入爲執金吾，尋遷大司空，封新息侯。好陵轢同列。永平中，爲人所告，賜死。

【傳】

彭寵，字伯通，後漢宛人。爲更始漁陽太守。後歸光武，封建忠侯，賜號大將軍，自負其功，心常快快。幽州牧朱浮多置官屬，寵不從，浮因以峻文責之，並密奏，寵不遑舉，寵聞之大怒，舉兵攻浮，浮作此書責之。

【傳】

○京城太叔以不知足而無寶，輒率自葬於鄉。左傳：隱公元年，鄭武公妻姜氏，生莊公及公叔段，姜氏愛其叔段，欲立之，武公不許。莊公即位，封段於京，謂之京城太叔。段至京，繕治兵甲，與母姜氏

謀襲鄒及期莊公命子封帥車二百乘以伐京。京叛太叔段。段入于鄒；公伐諸鄒，又奔其。書曰：「鄒
伯克段于鄒。」
 ①名字 謂聲譽遠聞也。漢書：陳遵劉棻，俱著名字。②任命 創業之君主，古
 稱受命於天，故開國勳臣，都稱「佐命」。③權時救急 浮自辯謂招致賓客，以資征討之用，故
 曰權時救急。④匹夫媵母尚能致命一食 左傳：宣公二年，趙盾敗於首山，見靈輒餓，問其病，曰：
 「不食三日矣。」食之。後晉靈公欲殺趙盾，輒爲公甲士，倒戟以禦公徒，盾得免。又國策：楚王伐中
山，中山君亡，有二人荷戈而從之。中山君顧二人，曰：「子何爲者？」對曰：「昔臣之父，嘗餓且死，君捨
 槍以饋臣父。臣之父且死，曰：『中山君有事，汝必赴之。』是以今來死君之難。」中山君曰：「以一
 杯羹而亡國，以一槍而獲二死士。」媵母事未詳。⑤身帶三綬 三綬者，古人兼官者，一官一綬
 也。更始時，隴封犍將軍，行漁陽太守。光武復封隴建忠侯，故帶三綬。⑥梟鷄逆謀 梟鷄食母，喻
 臣下叛君主者。⑦伯適與耿俠遊，俱起任命 耿俠遊名況，茂陵人，爲上谷太守，初與隴共謀歸
光武。⑧挹 損也。⑨遼東 郡名，秦置，今遼寧東南境。在遼河之東，故名。⑩河東 戰國時
梁有河東地，秦漢時置郡。黃河流經山西西境。成南北線，故山西境內，在黃河以東者，統稱河東。
 ⑪六國 燕、趙、韓、魏、齊、楚，卽戰國時華山以東之六國，亦稱山東諸國。⑫漁陽 地名，秦郡。統今

京兆東部。故城在京兆密雲縣西南。

①孟津

津名。在河南孟縣南，今日河陽城。

②內礪屬婦

之失計外信謬邪之諛言。

或作婦。東觀漢記曰：「浮密奏聞，上徵之，寵從自疑，其妻勸寵無應。」

徵……寵與所親信吏計議，並皆怨浮，勸寵止不願徵。」

③璽后 卽璽侯也。書：「璽后於璽后。」



一 賦言朱浮此書與丘遲書的區別。

二 兩書皆屬責難對方，但其措詞方法及要點各別，試根據各人與對方的關係總析言之。

三 試摘出朱氏書中最精要酌數語，並申論其意義。

一二五 與宋元思書

吳均

風煙俱淨，天山共色。從流飄蕩，任意東西。自富陽至桐廬，一百里許，奇山異水，天下獨絕。

水皆縹碧，千丈見底，游魚細石，直視無礙。急湍甚箭，猛浪若奔。

夾岸高山，皆生寒樹，負勢競上，互相軒邈，爭高直指，千百成峯。泉水激石，泠泠作響，好鳥相鳴，嚶嚶成韻。蟬則千轉不窮，猿則百叫無絕。白鷺飛戾天者，望峯息心；經綸世務者，窺谷忘反。橫柯上蔽，在晝猶昏；疏條交映，有時見日。

——吳均書——

【作者】

南朝自：均，字叔陵，吳興故鄣人。家世寒賤，至均好學有俊才，文體清拔。好事者效之，謂爲吳均體。

構檣薦之臨川靖憲王，王稱之於武帝，即日召之賦詩，授焉，待詔著作，累遷奉朝請。先是，均將著史，以自名，徵撰齊書，求借齊起居注及羣臣行狀。武帝不許，遂私撰齊春秋。帝惡其實錄，敕付省焚之，坐免職。尋有敕召見，使撰通史。起三皇訖齊代。均草本紀，世家已畢，惟列傳未就卒。

【題義】

宋，一作宋，非。按宋元思，玉山，劉峻有與宋玉山元思書。此與陶宏景答謝中書書俱以小簡寫山。水風景，善昌許樾評之曰：「掃除浮臃，淡然無塵，如讀晴窗桃源記，與公天台山賦，此費長房縮地法，促長篇爲短篇也。」

【注釋】

○鸞飛四句。毛詩曰：「鸞飛戾天。」南史曰：「魏章王嶷命爲造何豎，豎從後門遁去。司徒竟陵王子良聞之曰：「魏章尙望塵不及，吾當望鶴息心。」易曰：「君子以經綸。」晉書曰：「嵇康嘗採藥遊於山澤間，會其得意，忽然而反。」

【書題】

- 一 書體的源流作法當如何？
- 二 六朝小簡在書牘中應佔若何位置？
- 三 隸吳均與宋元思書爲散文（文言）

一六 透田畫秀才 寧親 萬州序

萬州序

◎五代之初，天下分爲十三四，及◎建隆之際，或滅或微，其在者猶◎七國，而蜀與江南地最大，以◎周世宗之雄，三至淮上，不能舉◎李氏，而蜀亦恃險爲阻。秦隴◎山南，皆被侵奪，而◎荆人縮手，◎歸峽，不敢西窺，以爭故地。及太祖受天命，用兵不過萬人，舉兩國如一郡縣吏，何其偉歟！

當此時，◎文初之祖，從諸將西平成都，及南攻金陵，功最多，於時謬名將者，稱田氏。田氏功書史官，祿世於家，至今而不絕。及天下已定，◎將率無所用，其武士君子，爭以文儒進，故文初將家子，反衣◎白衣，從鄉進士舉於有司，彼此一時，亦各遺其勢而然也。

文初辭業通敏，爲人敦厚可喜，歲之仲春，自荆南西拜其親於萬州，維舟◎

夷陵，予與之登高以望遠，遂遊東山，窺綠蘿溪，坐磐石，文初愛之，數日乃去。

夷陵者，其地志云：「北有夷山以爲名。」或曰：「巴峽之險，至此地始平夷。」蓋今文初所見，尙未爲山川之勝者，由此而上，①沂江湍入，②三峽險怪奇絕，乃可愛也。當王師伐蜀時，兵出兩道，一自③鳳州以入，一自歸州以取④忠萬，以西今之所經，皆王師嚮所用武庫，覽其山川，可以慨然而賦矣。

歐陽文忠公傳

傳

歐陽修，字永叔，奉陵人。幼孤，母鄭，教之成名。舉進士甲科。仁宗時爲諫官，言事切直，遂出知滁州、揚州、頴州。還爲翰林學士，尋拜參知政事。神宗初，與王安石不合，以太子少師致仕。修博學善書，得昌黎遺稿，苦心探索，遂以文章冠天下。自號醉翁，晚號六一居士。卒諡文忠。著有新唐書、新五代史、易童子論、毛詩本義、集古錄、歸田錄、路陽社丹記、居士集、外制集、內制集。

崇文總目敘釋、賦、詩、六言詩話、六一詞等，今除新唐書、新五代史、毛詩本義、單行外，餘俱編入歐陽文忠公全集中。

【題義】

田畫以將家之子，降爲白衣，至從鄉進士舉於有司，不得志而去。歐陽修於其行也，爲序以送之。先從宋太祖獨說入，以見田氏家世之盛；次言天下已定，國家舍武就文，以見田氏之衰；由於時勢；末乃記二人山水流連之樂。其於田畫所以慰喻之者深矣。文以風韻勝，一結尤覺悠揚不盡，爲歐公贈序中最佳者。

【注釋】

①寧親，寧，省視也。寧親，省視父母也。揚子法言：「孝莫大於寧親。」②萬州，舊屬四川夔州府，今名萬縣。清光緒二十八年，中英續議通商行船條約，開爲商埠。③五代，梁、唐、晉、漢、周，卽後五代也。④建隆，宋太祖年號。⑤七國，南唐、北漢、南漢、後蜀、吳越、荆南、湖南。⑥周世宗，卽柴榮，鄆、郟、棧、子。⑦李氏，南唐。⑧山南，終南、太華之南也。唐十道之一。東接荆楚，西抵隴

獨南控大江，北距商華之山。今湖北大江以北，漢水以西，陝西終南以南，河南北嶽以南，潯州、翻陽以東，大江以南之地。①荆人高季興。②歸峽二州，即今四川秭歸縣及湖北宜昌縣。③交初之禮。文初，田畫字。祖欽祚，潁州汝陰人。初，事後周爲前軍監營，開寶間，鎮潁州刺史。④同帥。⑤白衣，白丁也。又古未仕者著白衣。⑥夷陵，即今湖北宜昌縣。⑦沂，音義，道流而上曰沂。⑧三峽，即瞿塘峽、巫峽、西陵峽，爲江行最險之地。⑨夔州，即今陝西鳳縣。⑩忠萬，謂忠州、萬州。按忠州，即今四川忠縣。

【附題】

- 一 曾國藩謂唐宋贈序，不合古文義法，而此體竟流行不廢，試言其故。
- 二 試言歐陽修送田畫序的風格。

一七 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

一 中國之現狀

中國之革命，自發軔於甲午以後，盛於庚子，而成於辛亥。卒頃覆君政。夫革命非能突然發生也，自滿洲入據中國以來，民族間不平之氣，抑鬱已久。海禁既開，列強之帝國主義，如怒潮驟至，武力的掠奪，與經濟的壓迫，使中國喪失獨立，陷於半殖民地之地位。滿洲政府，既無力以禦外侮，而鈐制家奴之政策，且行之益厲，適足以備媚列強。吾黨之士，追隨本黨總理孫先生之後，知非顛覆滿洲，無由改造中國，乃奮然而起，爲國民前驅，激進不已，以至於辛亥，然後顛覆滿洲之舉，始告厥成。故知革命之目的，非僅僅在於顛覆滿洲而已，乃在於顛覆滿洲以後，得從事於改造中國。依當時之趨向，民族方面，以一民

族之專橫宰制，過渡於諸民族之平等緩合。政治方面由專制制度過渡於民權制度，經濟方面由手工業的生產過渡於資本制度的生產。循是以進，必能使半殖民地的中國變而為獨立的中國，以屹然於世界。

然而當時之實際，乃適不如所期。革命雖號成功，而革命政府所能實際表現者，僅僅為民族解放主義。曾幾何時，已為情勢所迫，不得已而與反革命的專制階級謀妥協。此種妥協，實間接與帝國主義相調和，遂為革命第一次失敗之根源。夫當時代表反革命的專制階級者，實為袁世凱。其所挾持之勢力，初非甚強，而革命黨人乃不能勝之者，則為當時欲竭力避免國內戰爭之延長，且尙未能獲一有組織紀律能了解本身之職任與目的之政黨故也。使當時而有此政黨，則必能抵制袁世凱之陰謀，以取得勝利，而必不致為其所乘。夫袁世凱者，北洋軍閥之首領，時與列強相勾結，一切反革命的專制階級，如武人官

倏盡，皆依附之以求生存，而革命黨人，乃以政權讓渡於彼，其致失敗，又何待言。

袁世凱既死，革命之事業，仍屢遭失敗。其結果使國內軍閥，暴戾恣睢，自爲力①組，而以人民爲魚肉，一切政治上②民權主義之建設，皆無可言。不特此也，軍閥本身，與人民利害相反，不足以自存。故凡爲軍閥者，莫不與列強之帝國主義發生關係。所謂民國政府，已爲軍閥所控制，軍閥卽利用之，結歡於列強，以求自固。而列強亦卽利用之，資以大借款，充其軍費，使中國內亂，糾纏不已，以攫取利權，各占勢力範圍。由此點觀測，可知中國內亂，實③有造於列強，列強在中國利益相衝突，乃假手於軍閥，殺吾民以求逞。不特此也，內亂又足以阻滯中國實業之發展，使國內市場，充斥外貨。坐是之故，中國之實業，卽在中國境內，猶不能與外國資本競爭。其爲禍之酷，不止吾國人政治上之生命，爲之剝奪，卽經濟上之生命，亦爲之剝奪無餘矣。環顧國內，自革命失敗以來，中等階級，瀕經激變，尤

爲困苦。●小企業家，漸趨破產，小手工業者，漸致失業，淪爲游氓，流爲兵匪，農民無力以營本業，至以其土地廉價，售人，生活日以昂，租稅日以重，如此慘狀，觸目皆是，猶得不謂已瀕於絕境乎！

由是言之，自辛亥革命以後，以迄於今，中國之情況，不但無進步可言，且有江河日下之勢。軍閥之專橫，列強之侵蝕，日益加厲，令中國深入半殖民地之泥墾地獄。此全國人民所爲疾首蹙頰，而有識者所以徬徨日夜，急欲全國人民求一生路者也。

然所謂生路者，果如何乎？國內各黨派，以至於個人暨外國人，多有擬議及此者。試簡舉諸種各種擬議，以一評之。隨其當否，而分述於下：

一曰 ●文憲派 此派之擬議，以爲今日中國之大患，在於無法，苟能藉憲法以謀統一，劃分崩離析之局，庶可收拾。曾不思憲法之所以能有效力，全恃民

衆之擁護，假使祇有白紙黑字之憲法，決不能保證民權，俾不受軍閥之摧殘。元
 年以來，嘗有約法矣，然專制餘孽，軍閥官僚，僭竊擅權，無惡不作，此輩一日不去，
 憲法卽一日不生效力，無異廢紙，何補民權？邇者曹錕以非法行賄，尹位北京，
 亦嘗繕所謂憲法，以爲文飾之具矣。而其所爲，乃與憲法若風馬牛不相及。
 故知推行憲法之先決問題，首在民衆之能擁護憲法與否，舍本求末，無有是處。
 不特此也，民衆果無組織，雖有憲法，卽民衆自身，亦不能運用之；縱無軍閥之摧
 殘，其爲具文自若也。故立憲派祇知要求憲法，而絕不顧及將何以擁護憲法，
 何以運用憲法，卽可知其無組織，無方法，無勇氣，以真爲憲法而奮鬥。憲法之成
 立，唯在列強及軍閥之勢力顛覆之後耳。

二曰聯省自治派。此派之擬議，以爲造成中國今日之亂象，由於中央政府
 府權力過重，故當分其權力於各省。各省自治已成，則中央政府權力日削，無所

恃以爲惡也。曾不思今日北京政府之權力，初非法律所賦予，人民所承認，乃由大軍閥攘奪而得之。大軍閥既挾持其暴力，以把持中央政府，復卽利用中央政府，以擴充其暴力。吾人不謀所以毀滅大軍閥之暴力，使不得挾持中央政府以爲惡，乃反欲藉各省小軍閥之力，以謀削滅中央政府之權能，是何爲耶？推其結果，不過分裂中國，使小軍閥各占一省，自謀利益，以與挾持中央政府之大軍閥相安於無事而已。何自治之足云？夫真正的自治，誠爲至當，亦誠適合吾民族之需要與精神。然此等真正的自治，必待中國全體獨立之後，始能有成。中國全體尙未能獲得自由，而欲一部分先能獲得自由，豈可能耶？故知爭回自治之運動，決不能於爭回民族獨立之運動，分道而行。自由之中國以內，始能有自由之省，一省以內，所有經濟問題，政治問題，社會問題，惟有於全國之規模中，始能解決。則各省真正自治之實現，必在全國國民革命勝利之後，亦已顯然，願國人一思。

之也。

三曰和平會議派。國內苦戰爭久矣，和平會議之說，應之而生，提倡而贊和者，中國人有然，外國亦有然。果能循此道而得和平，寧非國人之所望，無如其不可能也。何則？構成中國之戰禍者，實爲互相角立之軍閥，此互相角立之軍閥，各顧其利益，矛盾至於極端，已無調和之可能。即使可能，亦不過各軍閥間之利益，得以調和而已，於民衆之利益，固無與也。此僅軍閥之聯合，尙不得謂爲國家之統一也。民衆果何能於此乎？此等和平會議之結果，必無以異於歐戰議和所得之結果，列強利益相衝突，使歐洲各小國，不得和平統一，中國之不能統一，亦此數國之利益爲之梗也。至於知調和之不可能，而惟冀各派之勢力，保持均衡，使不相衝突，以苟安於一時者，則更爲夢想。何則？蓋事實上，不能禁軍閥中之一派，不對於他派而施以攻擊，且凡屬軍閥，莫不擁有雇傭軍隊，則其結果，不能不

出於爭戰，出於掠奪，蓋掠奪於鄰省，較之掠奪於本省，爲尤易也。

四曰商人政府派。爲此說者，蓋鑒於今日之禍，由軍閥官僚所造成，故欲以資本家起而代之也。雖然，軍閥官僚，所以爲民衆所惡者，以其不能代表民衆也，商人獨能代表民衆利益乎？此當知者一也。軍閥政府，託命於外人，而其惡益著，民衆之惡之亦益深，商人政府，若亦託命於外人，則亦一邱之貉而已。此所當知者二也。故吾人雖不反對商人政府，而吾人之要求，則在於全體平民自己組織政府，以代表全體平民之利益，不限於商界，且其政府，必爲獨立的，不求助於外人，而惟恃全體平民自己之智力。

如上所述，足知各界擬議，雖或出於救國之誠意，然終爲空談。其甚者，則本無誠意，而徒出於惡意的譏評而已。

吾國民黨，則夙以國民革命，實行三民主義，爲中國唯一生路。若綠觀中國

之現狀，益知進行國民革命之不可懈，故再詳國主義，發布政綱，以宣告全國。

二 國民黨之主義

國民黨之主義維何，即孫先生所提倡之三民主義是已。本此主義，以立政綱，吾人以爲救國之道，舍此末由。國民革命之逐步進行，皆當循此原則。此次毅然改組，於組織及紀律，特加之意，即期於使黨員各盡所能，努力奮鬥，以求主義之貫徹。去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孫先生之演說，及此次大會孫先生對於中國現狀及國民黨改組問題之演說，言之綦詳。茲綜合之，對於三民主義，爲鄭重之闡明。蓋必瞭然於主義之真釋，然後對於中國之現狀，而謀救濟之方策，始得有所依據也。

(一) 民族主義 國民黨之民族主義，有兩方面之意義：一則中國民族自

求解放，一則中國境內各民族一律平等。

第一方面 國民黨之民族主義，其目的在使中國民族得自由獨立於世界。辛亥以前，滿洲以一民族宰制於上，而列強之帝國主義，復從而包圍之。故當時民族主義之運動，其作用在脫離滿洲之宰制政策，與列強之瓜分政策。辛亥以後，滿洲之宰制政策，已爲國民運動所摧毀，而列強之帝國主義，則包圍如故，瓜分之說，變爲共管，易言之，武力的掠奪，變爲經濟的壓迫而已。其結果足使中國民族，失其獨立與自由則一也。國內之軍閥，既與帝國主義相勾結，而資產階級亦①耽耽然欲起而分其②饒餘。故中國民族政治上，經濟上，皆日卽於憔悴。國民黨人因不得不繼續努力，以求中國民族之解放。其所恃爲後盾者，實爲多數之民衆，若知識階級，若農夫，若工人，若商人，是已。蓋民族主義，對於任何階級，其意義皆不外免除帝國主義之侵略。其在實業界，苟無民族主義，則列強之經

濟的壓迫，自國生產，永無發展之可能。其在勞動界，苟無民族主義，則依附帝國主義而生存之軍閥及國內外之資本家，足以蝕其生命而有餘。故凡民族解放之鬪爭，對於多數之民衆，其目標皆不外於反帝國主義而已。帝國主義受民族主義運動之打擊而有所削弱，則此多數之民衆，即能因而發展其組織，且從而鞏固之，以備繼續之鬪爭。此則國民黨能於事實上證明之者。吾人欲證實民族主義，實爲健全之反帝國主義，則當努力於贊助國內各種平民階級之組織，以發揚國民之能力，蓋爲國民黨與民衆深切結合之後，中國民族之真正的自由與獨立，始有可望也。

第二方面 辛亥以前，滿洲以一民族宰制於上，具如上述。辛亥以後，滿洲宰制政策，既已摧毀無餘，即在於此。然不幸而中國之政府，乃爲專制餘孽之軍閥所盤據，中國昔日之帝國主義，死灰不免復燃。於是國內諸民族，因以有

隱不安之象，遂使少數民族，疑國民黨之主張，亦非誠意。故今後國民黨爲求民族主義之貫徹，當得國內諸民族之諒解，時時曉示其在中國國民革命運動中之共同利益。今國民黨在宣傳主義之時，正欲積集其勢力，自當隨國內革命勢力之伸張而漸與諸民族爲有組織的聯絡，及講求種種具體的解決民族問題之方法矣。國民黨敢鄭重宣言，承認中國以內各民族之自決權，於反對帝國主義及軍閥之革命，獲得勝利以後，當組織自由統一的一各民族自由聯合的「中華民國」。

(二) 民權主義 國民黨之民權主義，於間接民權之外，復行直接民權。卽爲國民者，不但有選舉權，且兼有創制、複決、罷免、諸權也。民權運動之方式，規定於憲法，以孫先生所創之五權分立爲之原則，卽立、法、司、行、政、考、試、監、察五權分立是已。凡此既以濟代議政治之窮，亦以矯選舉制度之弊。近世各國所

謂民權制度，往往爲資產階級所專有，適成爲壓迫平民之工具。若國民黨之民權主義，則爲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數者所得而私也。於此有當知者，國民黨之民權主義，與所謂「天賦人權」者，殊科，而唯求所以適合於現在中國革命之需要。蓋民國之民權，唯民國之國民乃能享之，必不輕授此權於反對民國之人，使得藉以破壞民國。詳言之，則凡真正反對帝國主義之個人及團體，均得享有一切自由及權利，而凡賣國罔民，以效忠於帝國主義及軍閥者，無論其爲團體或個人，皆不得享有此等自由及權利。

(二) 民生主義 國民黨之民生主義，其最要之原則，不外二者：一曰平均地權，二曰節制資本。蓋釀成經濟組織之不均者，莫大於土地權之爲少數人所操縱，故當由國家規定土地法，土地使用法，土地徵收法，及地價稅法，私人所有土地，由地主估價呈報政府，國家就價徵稅，並於必要時，依報價收買之，此則

平均地權之要旨也。凡本國人及外國人之企業，或有獨占的性質，或規模過大，爲私人之力所不能辦者，如銀行、鐵道、航路之屬，由國家經營管理之，使私有資本制度不能操縱國民之生計，此則節制資本之要旨也。舉此二者，則民生主義之進行，可期得良好之基礎。於此猶有當爲農民告者：中國以農立國，而全國各階級所受痛苦，以農民爲尤甚。國民黨之主張，則以爲農民之缺乏田地，淪爲佃戶者，國家當給以土地，資其耕作，並爲之整頓水利，移殖[◎]荒徼，以均地力；農民之缺乏資本，至於高利借貸，以負債終身者，國家爲之籌設調劑機關，如農民銀行等，供其匱乏，然後農民得享人生應有之樂。又有當爲工人告者：中國工人之生活，絕無保障。國民黨之主張，則以爲工人之失業者，國家當爲之謀救濟之道，尤當爲之制定勞工法，以改良工人之生活。此外如養老之制，養兒之制，矜恤廢疾者之制，普及教育之制，有相輔而行之性質者，皆當努力以求其實現。凡此皆

民生主義所有事也。

中國以內，自北至南，自通商都會以至於窮鄉僻壤，貧乏之農夫，勞苦之工人，所在皆是。因其所處之地位，與所感之痛苦，類皆相同。其要求解放之情，至爲迫切，則其反抗帝國主義之意，亦必至爲強烈。故國民革命之運動，必恃全國農夫工人之參加，然後可以決勝，蓋無可疑者。國民黨於此一方面，當對於農夫工人之運動，以全力助其開展，輔助其經濟組織，使日趨於發達，以期增進國民革命運動之實力。一方面又當對於農夫工人要求參加國民黨，相與爲不斷之努力，以促國民革命運動之進行。蓋國民黨現正從事於反抗帝國主義與軍閥，反抗不利於農夫工人之特殊階級，以謀農夫工人之解放，質言之，卽爲農夫工人而奮鬥也。

中國爲農業的國家，故軍隊多由農民徵集補充而成，乃不爲民利捍衛，又

不助人民抵抗帝國主義，反爲帝國主義所操縱之軍閥，以戕賊人民之利益。國民黨於此，應爲有史以來莫大之矛盾。其所以然之故，在於中國經濟落後，農民困苦，得已而受備於軍閥，以圖幾微之生存。其結果乃至更增貧困益加壓迫，使人民流爲土匪而不顧。欲除此種矛盾，使軍隊中農民真實之利益，與其現在所爭之利益無相妨之弊。國民黨將於一般兵士及下級軍官中，極力宣傳運動，使知真利所在，立成革命的軍隊，爲人民利益而奮鬥。

凡助國民黨奮鬥，以驅除民賊，建設自衛的革命政府之革命黨國民對之，當有特殊待遇。海軍革命軍人，於革命完全成功之後，願意歸農，革命政府，行將給以廣闊地，能自給而瞻家族。

國民黨之三民主義，其真釋具如此。自本黨改組後，以嚴格之規律，均精神，樹立本黨組織之基礎。對於本黨黨員，用各種適當方法，施以教育及訓練，復成

爲能宣傳主義，運動羣衆，組織政治之革命的人才。同時以本黨全力，對於全國國民爲普遍的宣傳，使加入革命運動，取得政權，克服民敵。至於既取得政權樹立政府之時，爲制止國內反革命運動及各國帝國主義壓制吾國民衆勝利之陰謀，甚除實行國民黨主義之一切障礙，更應以黨爲掌握政權之中樞，蓋惟有組織穩固之黨，乃爲革命的民衆之根據，能爲全國人民盡此忠實之義務故耳。

三 國民黨之政綱

吾人於黨綱固悉力以求貫徹，願以道途之遠，工程之鉅，誠未敢謂咄嗟有成。而中國之現狀，危迫已甚，不能不立謀救濟。故吾人所以刻刻不忘者，尤在準備實行政綱，爲第一步之救濟方法。謹列舉具體的要求，作爲政綱，凡中國以內有能認國家利益，高出於一人或一派之利益者，幸相與明辨而公行之。

甲 對外政策

(一) 一切不平等條約，如外人^①租借地、領事裁判權、外人^②管理關稅權，以及外人在中國境內行使一切政治的權力侵害中國主權者，皆當取消，重訂雙方平等、互尊重主權之^③條約。

(二) 凡自願放棄一切特權之國家，及願廢止破壞中國主權之條約者，中國皆將認爲^④最惠國。

(三) 中國與列強所訂其他條約，有損中國之利益者，亦須重新審定，務以不害雙方主權爲原則。

(四) 中國所借外債，當在使中國政治上實業上不受損失之範圍內，保證並償還之。

(五) 庚子賠款當完全盡作教育經費。

(六)中國境內不負責任之政府，如^①賄選竊僭之北京政府，其所借外債，非以增進人民之幸福，乃為維持軍閥之地位，俾得行使賄買，侵吞盜用，此等債款，中國人民不負責償還之責任。

(七)召集各省職業團體（銀行界商會等）社會團體（教育機關等）組織會議，籌備償還外債之方法，以求脫離因困頓於債務而陷於國際的半殖民地之地位。

乙 對內政策

(一)關於中央及地方之權限，采^①均權主義，凡事務有全國一致之性質者，劃歸中央，有因地制宜之性質者，劃歸地方，不偏於^②中央集權制，或^③地方分權制。

(二)各省人民得自定憲法，自舉省長，但省憲不得與國憲相抵觸，省長一方

爲本省自治之監督，一方面受中央指揮以處理國家行政事務。

(三) 確定縣爲自治單位，自治之縣其人民有直接選舉及罷免官吏之權，有直接創制及複決法律之權。

土地之稅收，地價之增益，公地之生產，山林川澤之息，鑛產水力之利，皆爲地方政府之所有，用以經營地方人民之事業，及應育幼養老濟貧救災衛生等各種公共之需要。

各縣之天然富源，及大規模之工商事業，本縣資力不能發展與辦者，國家當加以協助，其所獲純利，國家與地方均之。

各縣對於國家之負擔，當以縣歲入百分之幾，爲國家之收入，其限度不得少於百分之十，不得超過於百分之五十。

(四) 實行 ① 普通選舉制，廢除以資產爲標準之階級選舉。

(五) 釐訂各種考試制度，以救選舉制度之窮。

(六) 確定人民有集會、結社、言論、出版、居住、信仰之完全自由權。

(七) 將現時募兵制度，漸改爲徵兵制度，同時注意改善下級軍官及兵士之經濟狀況，並增進其法律地位，施行軍隊中之農業教育，及職業教育，嚴定軍官之資格，改革任免軍官之方法。

(八) 政府當設法安置土匪游民，使爲社會有益之工作，而其所以達此目的之一法，計可以租界交還中國國民後所得之收入，充此用途，此之所謂租界，乃指設有領事裁判之特別地點，發生「國中有國」之特別現象者而言，此種「國中有國」之現象，當在清除之列，至關於外人在租界內住居及營業者，其權利當由國民政府按照中國與外國特行締結之條約規定之。
(九) 嚴定田賦地稅之法定額，禁止一切額外徵收，如國釐金等，當一切廢絕之。

(十) 清查戶口，整理耕地，覈正糧食之產銷，以謀民食之均足。

(十一) 改良農村組織，增進農人生活。

(十二) 制定勞工法，改良勞動者之生活狀況，保障勞工團體，並扶助其發展。

(十三) 於法律上，經濟上，教育上，社會上，確認男女平等之原則，助進女權之發展。

(十四) 厲行教育普及，以全力發展兒童本位之教育，整理學制系統，增高教育經費，並保障其獨立。

(十五) 由國家規定土地法，土地使用法，土地征收法，及地價稅法，私人所有土地，田地主估價呈報政府，國家就價徵稅，並於必要時，得依報價收買之。

(十六) 企業之有獨占的性質者，及為私人之力所不能辦者，如鐵道航路等，當

由國家經營管理之。

以上所舉細目，皆吾人所認為黨綱之最小平民話，目前救濟中國之第一步方法。

——中國國民黨青年宣言發行——

【作者】

宣言係孫中山先生稿本。（見孫中山）中經大會兩次審查，始經決定。（見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之經過）孫文，字逸仙，號中山，廣東香山縣蓮花村人。精通中文，初業醫，日趨精進，屢獲異域，慨然有革命思想，奔走呼號，乃行西十年如一日，卒成於世。民國十四年三月十二日，以疾卒於北平行轅，年六十有三。著有建國方略，建國大綱，三民主義，及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等，人人奉為圭臬焉。

【題義】

凡結一社，舉一言，發其首次萌芽，此後後改組時，有宣言者，亦猶書與雜誌第一次出版時之必有發刊辭，同一意也。所以明其宗旨，實告於大眾，以期獲得大眾之了解與同情也。我國革命事業，必

船於甲午有與中會宣言，鼎盛於庚子，有同盟會宣言，厥後更演變，於民國十三年一月中山先生召開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於廣州，決定組織，並成一統有政黨與嚴密組織之革命政黨。本宣言即此次大會結晶，所以重示中國之狀態，並與夫本黨內對外一切設施於全國國民，俾能澈底了解本黨宗旨，以冀發奮圖強之信，俾與國共濟。

【注釋】

①革命 革，故也。易「天地革而國時。」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一曰革，去故也。今謂政治，或社會上之大變革，亦曰革命。②輟於甲午以始 輟，音收，始也。有以爲始。一曰一朝發源於天津。一甲午中日戰後，有識之士，咸知非何憂清廷，則建國，不足以救國。於是孫中山先生等創立興中會於檀香山。③盛於庚子 清光緒三十年，孫先生自廣東回，聯絡南派之興華會，謀浙蘇之光復會，組織李前之革命同盟會。如萍蹤之役，廣州之役，均有關連之役，安慶之役，黃花崗之役，革命行將時起，國中。④成於辛亥 辛亥革命實事起，各黨人，羣起響應，前後不遠二十日，已行十餘行省，請退知大勢已去，陸督逃匿，民國遂建，成於庚子。

告成。④看政 君主專制之政，國家之權，由一人以強力施行者。⑤滿洲 國名，本曰滿住，乃文殊之音轉，以佛名爲名。明之中葉，有建州衛酋李滿住者，由朝鮮咸鏡道移居興京，其後清太祖統其部，以滿住爲尊號，是爲滿洲汗。至太宗始以滿洲爲部族之名，旋又用爲國號，世人因東三省爲太祖所經營，遂稱其地爲滿洲焉。民國肇興，五族共和，爲中華版圖奉天吉林黑龍江三行省。厥後改奉天省爲遼寧省。二十年，日人藉詞用兵，佔領東三省全部，立溥儀爲帝，名爲獨立國，實無異於滿洲國也。⑥帝國主義 以進取兼併政策立國也。國力所及，務乘機擴張領土及權力範圍爲目的。⑦經濟壓迫 譚按孫中山先生在民族主義第二講中統括外國施行種種經濟壓迫：一、濫貸之侵入；二、銀行紙票之侵入；三、匯兌折扣；四、存款賤價；五、出入口貨物運費之增加；六、租界與割地之賦稅；七、地價三項；五、特權營業；六、投機事業；及其他種種之剝奪。每年總計我國損失不下十二萬萬元。⑧半殖民地 殖民地，屬國之別名，半殖民地云者，雖無殖民地之名，而有殖民地之實之謂也。⑨側漏 爲辭例之專，以求愛於人也。書：「便辟側媚。」⑩資本制度 卽集合銀錢資本，利用機器製造，經營大規模生產之業之謂也。⑪獨 獨佔也。⑫妥 妥安也。和也。參見前章方言考索所也。⑬袁世凱 項城人，清末爲直隸總督，以繼任得任

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復選爲正式大總統。詎袁氏積禍謀逆，遺欲以天下自恣。民國三年，假民意稱帝，更號洪憲。於是有第三次之革命，一夫夜呼，百應雲從，可知民意之所歸矣。袁氏知事不可爲，羞憤交集，遂於五月六月病死於新華宮。

②北洋軍閥 北洋，指直隸奉天山東各省有外交事務之地而言。其以南沿海沿江各省，以別之曰南洋。有南洋大臣，謂威豐時所設也。爾香伐後世謂巨室曰閥。軍閥，指執軍政權者之首領而言。

③組 庖廚用器，俗謂之刀砧板。

④民權主義 民權，謂天賦於民之自由與獨立等權利也。古來賢哲創此說者不一，至盧梭氏之民約論出，乃大昌明。民權主義，詳中山先生民權主義第一講。

⑤有造 造，成就也。詩：「小子有造。」

⑥小企業家 凡經營之事業，以生產營利爲目的，日本謂之企業。分大小二種：大企業，役使多數之人，而企業家自爲指揮監督者；小企業，則企業家兼任工作者。

⑦泥犁 梵語，地獄也。其義爲無有。請喜樂之類，一切皆無，爲十界中最劣境界。亦作泥黎，或作泥黎迦。

⑧騰 音實，定也。

⑨立憲派 國家，不論君主民主，由獨立之立法機關，制定憲法，規定國權行動，則國家最高行政長官，不得專制獨裁，謂之立憲。立憲派，主張立憲政體之黨派也。

⑩曹錕 直派首領，民十二以賄選得大總統位，中山先生首先起而反對，時曹錕作綠浙江，盧永祥亦不滿意，派舉

勳，遂成直奉二次戰爭。當戰爭最烈之際，直軍第三軍總司令馮玉祥忽班師回京，包圍公府，要求曹錕罷停職令，并懲辦主戰人物，曹不得已從之。馮復組織國民軍，自任總司令兼第一軍司令，職并令曹錕組閣，逼曹下野。直派勢力，日就衰落，曹退居保定私邸以終。

○文飾 掩飾也。南史

「每有惡事，必曲爲文飾。」

○風馬牛

左傳

「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

○洋 風，放也。馬牛，牝牡相誘也。言兩地遠隔，牝牡不能相誘也。今人謂不相涉之事曰風馬牛。

○具文 徒具空文而無其實。

○一邱之貉 貉，音鶴，亦作貉，獸名，似狸。晉人貉子，含輕賤之意。按一邱之貉，意謂甲乙相等耳。

○顯也，明也。

○政綱

爲政大綱。

○恭

極也。荀子

「非恭文理也。」謂非極有文章條理。

○既耽

本作耽耽，垂目下視貌。易「虎視眈眈，其欲逐逐。」

○餽餘 餽，音俊，食之餘也。禮「餽餘不祭。」

○机阻

不安也。書「邦之机阻。」

○憲

法 凡立憲政體，必有憲法，所以規定統治權之所在，及其行動之形式，有最高之效力，非其他法律所能變更。

○精誠預備立憲 有欲定憲法大綱，是爲我國憲法之始。民國有約法，在憲法未制定前，其效力與憲法等。

○立法司法行政考試監察五權 法儒孟德斯鳩創三權分立說，即制定一

部法律，使國民遵奉者，謂之立法權；專在執行法律而維持之，使不受毀損者，謂之司法權；執行法

律而於法律範圍內爲種種之動作。以保持公共安寧。與增進國家幸福者。謂之行政。三種各自獨立。不相侵犯也。世界近世各國多遵行之。孫中山先生於三權之外。復增行監察權。以濟代議政治之窮。考試權。以爲選舉制度之弊。是謂五權憲法制。

③殊科 殊。異也。科。等差也。

④荒徵 徵。音叫。邊徵也。以木欄爲界。荒界也。荒徵。卽荒區邊陲。

⑤本據 法律用語。凡人所經營。必不於限定一個依據之所。然雖有數個依據之所。必有一個依據之所爲主。卽本據也。

⑥咄咄 言時勢。猶云呼喚聞也。

⑦租借地 以地租借與外國。若干年間。任其管理設防。如請奉我國以鐵海衛租於英。廣州灣租於法等是。

⑧領事裁判權 一國人民。不受所在國法律之支配。而受其本國所派領事裁判之權利也。

⑨管理關稅權 英法聯軍之役。英國要求割香港外。并索歸併時清政府無力支償。卽以海關作抵。聽其征稅。後不致空而賠款清償。始知前此國人管理海關。有中飽之病。因將全國海關。悉交外人管理。

⑩條約 國際關係之國家意思表示。卽本國與外國訂約之條文也。羅列條件。相與約定。故曰條約。

⑪最惠國 兩國訂立條約。其國得有我國最優待之利益者曰最惠國。

⑫庚子賠款 清光緒二十六年（公元一九〇〇年）義和團起。八國聯軍陷京師。和議成。賠款四百五十萬兩。史稱庚子賠款。

⑬防匪經費之北京政府 卽指時局

政府。①均權主義。為孫中山先生首創，自然的劃分中央與地方之權限，不復有所屬。②中央集權制。國家政務，一切屬於中央政府，地方官吏，但奉行其命令之制度也，如英國是。③地方分權制。地方政府，於一定範圍內，亦有自由活動之權之制度也，如美國是。④普通選舉制。選舉資格，除年齡及法律上之原因（如癡癲公權有精神病等）外，無其他限制者，謂之普通選舉制。⑤釐金。於水陸要隘，分布卡局，以抽行商貨物之稅，（大致照鹽抽若干釐）曰釐金。此稅法始於清季，民國以來仍之，今已廢止。

習題

- 一 本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宣言，是中華民族奮鬥前進的大經大法，當熟讀深思，發揮其意義，尤重在身體而方行之。遇有心得或疑難等，可寫成筆記（系統的或片段的）隨時報告。

一一八 祭石曼卿文

歐陽修

嗚呼曼卿！生而爲①，死而爲②，其同乎萬物生死，而復歸於無物者，暫聚之形，不與萬物共盡，而卓然其③不朽者，後世之名。此自古聖賢莫不皆然，而著在④簡冊者，昭如日星。

嗚呼曼卿！吾不見子久矣，猶能髣髴子之平生。其⑤軒昂⑥磊落⑦，突兀崢嶸，而埋藏於地下者，意其不化爲朽壤，而爲金玉之精。不然，生長松之千尺，產靈芝而九莖，奈何荒煙野蔓，荆棘縱橫，風棲露下，走⑧燐飛螢，但見牧童樵叟，歌吟而上下，與夫鷲禽駭獸，悲鳴⑨幽咽而⑩嗚咽。今固如此，更千秋而萬歲兮，安知其不穴藏⑪狐貉與⑫蝼蟻。此自古聖賢亦皆然兮，獨不見夫⑬雲蒙乎曠野，與荒城。

嗚呼！憂卿盛衰之理，吾固知其如此。而感念遺音，悲淚俱下，不覺風雨

——

【作者】

見前第二十六篇。

【題義】

曼卿，文忠公至友也。諱延年，上世爲幽州人，幽州入于契丹，其祖自徙，遂以其族居是也。子深，
州之宋城。曼卿狀貌偉然，喜酒自豪。少舉進士不第。其宗朝，稍奉職，遷殿直，改太常寺大祝。出守
金鄉縣，後通判乾寧軍，永靜軍，皆有詔名。充館閣校勘，出遷大理寺丞，通判開州，遷爲殿直。慶曆二
年，年四十八，卒於京師。祭文者，表其哀也。始於曹孟德之祭橋元，其體不一。散文如韓愈祭十二婦
女，韻語如歐陽修祭程相公文，四言六言如韓愈祭柳州李君文，長短句如歐陽修祭石曼卿文。
亦有用以祈禱雨暘者，有用以隱逐邪濇者，有用以饋求福言者，有用以哀悼死亡者，凡家中祭。

辭(大誓)王之作,各樂其極。

【釋義】

①英 才能之稱。②虛 大義也。一陽之精氣曰實,陰之精氣曰虛。③不朽 古人有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言死而見稱於後世也。④簡牘 簡,竹簡也;言未有紙,載文於簡,故謂之簡牘。⑤軒昂 儀度矯然不凡也。⑥磊落 中懷坦白也。⑦奕兀凜凜 形容高貌。⑧脚狀貌倭然,故云。⑨燐 野火,俗謂鬼火。⑩踴躍 行不滯貌。⑪嗶嗶 鳥鳴聲。⑫狐貉 狐似犬而小,貉似狸,皆蠢伏而夜出者。⑬賈誼 賈,鼠屬,體長七八寸,前後兩股間有膜,能飛行樹上,謂之飛鼠。賈,助鼠也,長尺餘,俗稱黃鼠狼是也。⑭踴躍 相逐擊貌。⑮嚙音 新日也。⑯太上 太古之意。⑰由委 謂庶幾亦享受也。

【釋題】

- 一 北宋祭文,在文略中,應得何名?
- 二 北宋祭文,如何作變而成佳處何在?
- 三 歐陽永叔祭石曼卿文,若專從續寫上,奉生能說其理由否?

二十九 祭歐陽文忠公文

王安石

夫事有人力之可致，猶不可期。況乎天理之曰冥漠，又安可得而推。惟公生有聞於當時，死有傳於後世，苟能如此，是矣，而亦又何悲。

如公器質之深厚，智識之高遠，而輔學術之精微，故充於文章，見於議論，豪健俊偉，怪巧瑰琦。其積於中者，浩如江河之停蓄，其發於外者，爛如日星之光輝。其清音幽韻，淒如飄風急雨之驟至，其雄辭閎辨，快如輕車駿馬之奔馳。世之學者，無問乎識與不識，而讀其文，則其人可知。

嗚呼！自公仕宦四十年，上下往復，感世路之崎嶇。雖①屯遘困②躓，竄斥流離，而終不可掩者，以其公議之是非。既壓復起，遂顯於世。果敢之氣，剛正之節，至晚而不衰。

方仁宗皇帝臨朝之末年，願念後事，謂如公者可寄以社稷之安危。及夫發謀決策，從容指顧，立定大計，謂千載而一時。功名成就，不居而去，其出處進退，又庶乎英魄靈氣不隨異物腐敗，而長在乎箕山之側，與頴水之淵。然天下之無賢不肖，且猶爲涕泣而歎歎，而況朝士大夫，平昔游從，又子心之所嚮慕而瞻依。

嗚呼！盛衰興廢之理，自古如此，而臨風想望，不能忘情者，念公之不可復見，而其誰與歸！

汪藻別集

【作者】

見前第二十二卷

【題辭】

文忠公歐陽修。初，介甫嘗問政見不合，以太子少傅致仕。介甫嘗爲在二府間，一曰在天

下則亂天下者也。而祭文又推服如此。沈歸愚謂爲豈由中之言意者。荆公此作，謂居後之文。嗚呼！何 悲人自悲，流露於行墓字間。耶！文則一氣奔馳，如輕車駿馬。有讀祭文如此，可謂別開生面。

【注釋】

① 溟漭 渺茫意。 ② 屯遭 通作迤邐，難行不進貌。 ③ 頤 音致，頤駭也。 ④ 箕山 頤水
山在河南登封縣東南；頤水源出縣東陽乾山。許由隱於頤水之陽，箕山之下。 ⑤ 澗 音肩，水草
交爲澗，謂水岸也。詩：「在水之澗。」

【習題】

- 一 本篇與前篇體製相同，試舉其特證。
- 二 試根據本篇題義，作王安石祭歐陽文忠公文書後一首。

三〇 養生主篇

經

養生也。有①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隨無涯，殆已。②已而爲知者，殆而已矣。爲善無近名，爲惡無近刑。③總奮以爲經，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養親，可以盡年。

●庖丁爲④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觸，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⑤踣，⑥砉然騞然，奏刀⑦騞然，莫不中音；合於⑧桑林之舞，乃中⑨經首之會。

文惠君曰：「嘻，善哉！技蓋至此乎？」

庖丁釋刀對曰：「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始臣之解牛之時，所見無非牛者。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也。方今之時，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官知止而神欲

行，依乎。⑤天理。⑥批大卻。⑦道大察，因其固然。⑧技經肯綮之未嘗，而況。⑨大軾乎！良庖歲更刀，割也。⑩族庖月更刀，折也。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數千牛矣，而刀刃若新發於。⑪。彼節者有間，而刀刃者無厚，以無厚入有間，恢恢乎其於游刃必有餘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發於。⑫。雖然，每至於。⑬，吾見其難爲，怵然爲戒。⑭視爲止，行爲遲。動刀甚微，⑮謀然已解，如土委地。提刀而立，爲之四顧，爲之。⑯躊躇滿志，⑰善刀而藏之。」

文惠君曰：「善哉！吾聞庖丁之言，得養生焉。」

◎公文軒見◎右師而驚曰：「是何人也？惡乎？◎介也？天與，其人與？」

曰：「天也，非人也。天之生是使獨也，人之貌◎有與也，以是知其天也，非人也。澤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飲，◎不斲畜乎樊中。神雖◎王，不善也。」

●老聃死。●秦失弔之，三號而出。

弟子曰：「非夫子之友邪？」曰：「然。」

「然則弔焉若此，可乎？」曰：「然。始也吾以爲其人也，而今非也。向吾入而弔焉，有老者哭之，如哭其子，少者哭之，如哭其母。彼其所以會之，必有不慜言而言，不慜哭而哭者。是遁天倍情，忘其所受，古者謂之遁天之刑。適來，夫子時也；適去，夫子順也；定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古者謂是帝之縣解。指窮於爲薪，火傳也，不知其盡也。」

——莊子——

【僂者】

莊子名周，戰國蒙人。嘗爲漆園吏。其學無所不窺，而歸本於老子之言。著書十餘萬言，大率皆寓言。

也。傳見史記卷六十三。

【題義】

此莊子內篇之篇三篇也。大旨謂人生當聽其自然，如庖丁之解牛，能如是，則安得處順，哀樂不入，可以養生，可以至生。至後世方士一心畏死，導引辟穀，猶自託於老莊，則誕妄不道之尤矣。

【釋義】

① 涯 畔岸也。② 已而為知者殆而已矣 已，止也。事過思留，其殆更甚，殆，窮困也。③ 緣嘗以爲經 緣，順也。嘗，中也。經，常也。王夫之曰：「身後之中，腰曰脊。緣於者，以清微纖妙之氣，循虛而行，自順以適得其中。」④ 庖丁 庖，人名。丁也。⑤ 文惠君 梁惠王也。⑥ 踦 一足也。膝舉則足單，故曰踦，有舉一足以踦也。⑦ 春然嚮然 春，胡麥反，皮骨相離聲。嚮然，謂聲之應和也。⑧ 騞然 騞，音胡反，刀聲物聲。⑨ 桑林 湯藥名。⑩ 經首之會 經者，堯樂，賦池之樂章。會，節也。⑪ 天理 天然之勝理。⑫ 批大卻 批，擊也。大卻，開卻交際之處。⑬ 道大窾 窾，當作款，空也。道，即導字，引也。謂引其骨節空處也。⑭ 技經肯綮之未嘗 技，當作枝，枝脈；經，經脈；枝經，猶言經絡；肯，著骨肉聚，攢結處也。嘗，試也。言枝經肯綮，皆刀所未到。⑮ 大軀 軀，音孤，繫結骨也。

鑿也。○鑿者，以生爲鑿，以死爲鑿，蓋指同死生，忘得失之境界也。○指窮於爲鑿火
博也不知其鑿也。以指朽木爲鑿，辨有窮時，火無盡也。言形雖往而神常存，養生之究竟也。

【釋】

一 論世之文章與世道之關係

二 評世之文章與世道之關係，其世道之關係，在於世道之理否（近人以莊子爲純理哲學）

三一 性無善無不善章

孟 柯

公都子曰：「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或曰：『性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是故文武興，則民好善，幽厲興，則民好暴。』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是故以堯爲君而有象，以瞽瞍爲父而有舜，以紂爲兄之子，且以爲君，而有微子啓，王子比干。』今日：『性善，』然則彼皆非歟？」

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也。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仁義禮智，非由外也。鑽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或相倍德，而無仁者，不能盡其才者也。」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

樂夷，好是。②歸德。』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樂夷也，故君子歸德。』」

【卷九】

見前第九節。

【卷九】

孟子滕文公篇曰：「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可見性善論爲孟子哲學的中心。而告子論公都子章，備引當時論性的幾家學說，經孟子辯而闡之，徐徐舉出其平生所主張的性善之說，仔細看來，此章可稱孟子說性善的總論。公都子，孟子弟子。

【卷九】

①性無善無不善。告子以爲人性在變化，本無善無不善也。此亦「生之爲性，食色性也。」之意。無善無不善者，即無所謂善無所謂不善，而不可以善名，亦不可以不善名也。所重在「無」字。

性無善無不善

與得任而爲善爲不善，祇是後來增加，並非喪失本真。①性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卽孔子所
謂「性相近，習相遠也。」之意。其善與不善，非其性之本善與本不善，皆習爲之。所重在兩「爲」
字，以見性之不定。上兩「可以」字，全是無定意。下兩「則」字，卽轉移之速，示其爲之兩可處。按
周人虛願所主張與此近似，不知此第一或曰，果卽彼之說否？②有性善有性不善。或人以爲
人各有性，善惡不可化移也。卽孔子「智愚不移」之意。所重在兩「有」字，主性之一定言。下三
「有」字與上兩「有」字相呼應。按上三條皆根據近人史本直說。③性善。陳澧東塾讀書記
卷三曰：「孟子所謂性善者，謂人人之性皆有善也，非謂人人之性皆純乎善也。」余亦謂孟子
言性善，是相對而非絕對，是很有限制的。其言性善，僅限人類，如犬之性牛之性，便不善矣。而人性
道不純善，不過其中卻含有善的種子。純善的獨有人的本質，各按本質加以擴充，至最大限度，便
是聖人。④乃者。東塾讀書記曰：「乃者，因其說而轉之之詞。如象之性，既惡矣，乃若見舜而
是，則其性可以爲善。可見象之性，仍有善也，是乃孟子之所謂性善也。」⑤情。宋朱熹孟子
集注曰：「情，性之動也。」下文惻隱、羞惡、辭讓，是非，皆情也。翟灝孟子考異引四書辨疑曰：「下文
二「才」字與此情字上下相應，情乃才字之誤。」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卷上，第十篇第二章曰：「孟

子用情字與才字同義。告子篇「牛山之木」一章中云：「人見其濯濯也，以爲未嘗有才焉。此豈山之性也哉！」又云：「人見其禽獸也，而以爲未嘗有才焉。此豈人之情也哉！」可以爲證。《論語》變發已存稿卷二曰：「情者，事之實也。大學：『無情者』鄭注云：『情，猶實也。』是也。才者，事之初也。說文：『才爲草木之初』是也。『貴其才之才，卽端之意；卽不善之人，按之實際，亦豈無上述之四端？不過不能擴而充之，或且壓抑而喪失之，然此『非才之罪』也。①鑠，香朔。爾雅釋詁云：『鑠，美也。』②耳矣。王引之經傳釋詞：『耳矣者，而已矣也。』③倍蓰，倍，一倍也。蓰，五倍也。④而無算者，而，猶與也。算，數也。⑤詩，詩經，大雅，丞民篇，第一章。⑥燕，詩作丞，衆也。⑦物，專也。⑧則，法也。⑨秉夷，秉，執也。夷，詩作彝，常也。謂執守常道也。⑩懿德，美德也。

一 在孟子時代，論性的學說已有幾種？

二 「情」與「才」二字折中解釋如何？

三 試述孟子性善說的幾種根據。

性無善無不善章

三三 詠史詩八首

左思

羽冠弄柔翰，卓犖觀羣書。著論準過秦，作賦擬子虛。邊城苦鳴鏑，羽檄飛京都。雖非甲冑士，疇昔覽穰苴。長嘯激清風，志若無東吳。錯刀貴一割，夢想鬱封疆。左眄澄江湖，右盼定羌胡。功成不受爵，長揖歸田廬。

鬱鬱澗園松，離離山上苗。以彼徑寸莖，蔭此百尺條。世胄躋高位，英俊沈下僚。地勢使之然，由來非一朝。金張藉舊業，七葉珥漢貂。馮公豈不偉，白首不見招。

吾希段干木，偃息藩魏君。吾慕魯仲連，談笑卻秦軍。當世貴不羈，遭難能解紛。功成不受賞，高節卓不羣。臨組不肯練，對珪不肯分。連璽耀前庭，比之猶浮雲。

濟濟京城內，赫赫王侯居。冠蓋蔭，匹徒朱輪竟長衢。朝集金張館，莫宿
許史廬。南鄰擊鐘磬，北里吹笙竽。寂寂揚子宅，門無卿相輿。寥寥空宇中，所講
在玄虛。言論準宣尼，辭賦擬相如。悠悠百世後，英名擅八區。

皓天舒白日，靈景耀神州。列宅紫宮裏，飛宇若雲浮。峨峨高門內，鸛鶴皆
王侯。自非攀龍客，何爲歛來遊。被褐出閭闔，高步追許由。振衣千仞岡，
濯足萬里流。

荆軻飲燕市，酒酣氣益震。哀歌和漸離，謂若傍無人。雖無壯士節，與世
亦殊倫。高眇邈四海，豪右何足陳。貴者雖自貴，視之若埃塵。賤者雖自賤，重之若
千鈞。

主父宦不達，骨肉還相薄。買臣因采樵，伉儷不安宅。陳平無產業，歸
來鬻負郭。長卿遠成都，壁立何寥廓。四賢豈不偉，遺烈光篇籍。當其未遇

時，憂在填溝壑。英雄有屯，屯由來自古昔。何世無奇才，遺之在草澤。

習習籠中鳥，舉翮觸四隅。落落窮巷士，抱影守空廬。出門無通路，枳棘塞中塗。計策棄不收，塊若枯池魚。外望無寸祿，內顧無斗儲。親戚還相蔑，朋友日夜疎。
●蘇秦北遊說，●李斯西上書。俛仰生榮華，咄嗟復凋枯。●飲河期滿腹，貴足不願餘。●巢林棲一枝，可爲達士模。

——文——

【作者】

左思，字太冲，晉臨淄人。徵爲祕書郎。齊王問命爲記室，辭疾不就。思博學，善陰陽之術。嘗作齊魯賦，一年乃成。復賦三都，構思十年。及賦成，爲張華所稱賞，於是豪富之家，競相傳寫，洛陽爲之紙貴。其賦史詩尤爲後人所稱，劉勰文心雕龍才略篇云：「左思奇才，業經覃思，盡銳於三都，拔萃於賦，無遺力矣。」按左思傳見晉書卷九十二文苑傳。

【題義】

詩之體與事。通於詠史詩。或專歌一事一人。或泛詠史事。歷代多有之。後世之作。雖體裁異。其
史事以自抒懷抱。可謂無幾。

【漢書】

○漢書 賈誼作漢書論三節。 ○子虛 司馬相如作子虛賦。 ○鳴鑼 漢書曰：「鳴鑼乃警

爲鳴鑼。警勸騎射。」 晉書曰：「鑼鑼也。如今鳴鑼也。」 ○羽檄 於檄文上插雞羽。欲其急行如

飛。卽羽書也。史記：「以羽檄徵天下兵。」 ○穰苴 春秋齊景公時人。善兵法。著兵書。名曰穰苴

法。實讀謂讀其書也。 ○東吳 孫吳也。時猶未滅。 ○世胄 世家仕宦之子孫也。 ○世族

漢宣帝時。金日磾。張安世。貴寵極盛。氏族繁衍。後人遂以金張稱貴族。 ○七葉深茂 七葉

七世也。自漢武帝以至平帝也。金日磾七葉內侍。漢內侍官皆貂尾金帶。故曰貂蟬。每插也。 ○白

公。卽馮唐。漢文帝時人。白首屈於郎署。 ○段干木 戰國時齊人。與卜子夏。田子方皆爲魏文

侯師。文侯過其門。必式。 ○偃息藩魏君 偃息。偃傲不起也。藩。游也。魏君。指文侯。言段干木雖

偃息不仕。其黨道自重。實爲魏之屏蔽。 ○魯仲連 戰國齊人。高才不仕。嘗與平原君解紛。終於

隨，秦圍趙急，隨使辛垣衍請帝，秦仲連說不許，秦軍為卻，後田單言於齊王，欲營之，遂逃於海上。

① 綵 音屑，同「縹」字，縹也。② 四術 東西南北四道也。③ 許史 兩姓，皆漢之外戚，漢高祖時

並貴顯用事。漢書：「孝宣許皇后，元帝母。元帝封外祖父廣漢為平恩侯。」又曰：「史丹，漢高祖時

母也。兄恭，宣帝立，恭已死，封恭長子高為樂陵侯。」④ 揚雄也 雄字子雲，漢成帝時人，

於詞賦，好古樂道，不慕榮利，獨以文章名世，所著有太玄、法言、方言等書。⑤ 宣尼 孔子也。漢

帝追尊孔子為宣尼公，故稱宣尼。⑥ 相如 漢書：「先是時，蜀有司馬相如，作賦甚弘麗溫雅，雖

心壯之，每作賦，常擬以為式。」⑦ 八區 八方也。⑧ 神州 中國也。史記：「中國名曰赤縣，

州。」⑨ 攀龍 謂從英主立功名也。後漢書：「耿純為光武曰，天下士大夫捐親戚，棄土壤，從大

王於矢石之間者，因望攀龍麟，附鳳翼，以成其所志耳。」⑩ 歛 許物切，忽也。⑪ 閭閻 天門

也，喻帝郡。⑫ 許由 上古高士，堯以天下讓之，不受，隱於箕山。⑬ 荆軻 戰國時刺客，衛人，為

燕太子丹獻樊於期頭及督亢地圖於秦，以匕首搗秦王，不中，為秦所殺。⑭ 飲燕市 何至燕，愛

燕之狗屠及善擊筑者高漸離。阿嗜酒，日與狗屠及高漸離飲於燕市，酒酣，高漸離擊筑，荆軻和而

歌，相樂也，已而相泣，旁者無入者。⑮ 主父 漢主父偃也。偃結髮游學四十餘年，身不嘗進，親不

以爲子，昆弟不敗。後因衛將軍屯武庫，拜郎中大夫。見史記。◎賈臣 朱賈臣，會稽人。

家貧，好讀書，常賣薪自給，妻羞之，求去。賈臣曰：「我年五十當富貴，今已四十九，汝苦日久，待我貴。」

嘗報汝。一妻不聽，竟去。後爲會稽太守。見漢書。◎陸平 漢陽武人，少家貧，好讀書，有田三十畝，

獨與伯兄居。伯嘗耕田，縱平使遊學。後佐高帝爲丞相，封曲逆侯。見漢書。◎鬻 猶隱也。◎負

郭 背城郭而居也。平家負郭，鬻卷以爲門。◎長卿以下二句 長卿，司馬相如字也。史記

曰：「卓文君奔司馬相如，相與馳歸成都，房徒園壁立。」按此言相如家中，但有四壁，無一物也。寧

廓，空也。後相如因狗監，揚得意，見漢武帝，拜爲郎。◎夷蓮 昔尊尊，困苦不過也。◎蘇秦 戰

國洛陽人，師事鬼谷子，出遊數年，大困而歸，乃刺股讀書，學復進，後往說燕趙，佩六國相印，爲從游

長。◎李斯 戰國上蔡人，西說秦王，拜爲客卿，後秦王下逐客令，斯亦在逐中，乃上書諫逐客，秦

王遂逐客令，逐斯官。◎飲河 一偃鼻飲河，不過滿腹。一語見莊子。◎巢林 一鷦鷯巢林，不

適一枝。一亦見莊子，言當知足也。



- 一 歐史詩八首，意義各別，試用簡語爲作提示。
- 二 八詩選，明之，直如一詩，蘓柳子傳，永州八記之實爲一記也。試研究說明之。
- 三 歐陽文第一章爲散文。

樂志論

傅長統

使居有良田廣宅，背山臨流，溝池環而竹木周布，場圃築前，果園樹後，舟車足以代步涉之難，使令足以息四體之役。養親有兼珍之膳，妻孥無苦身之勞。良朋萃止，則陳酒肴以娛之；嘉時吉日，則烹羔豚以奉之。

躡躡畦疇，遊戲平林，濯清水，追涼風，釣遊鯉，弋高鴻。○飄於舞雩之下，詠歸高堂之上。

安和園房，思老氏之玄虛，呼吸精和，求○至人之彷彿。與逸者數子，論道講書，俯仰○二儀，譜錄人物。彈○南風之雅操，發清商之妙曲。

逍遙一世之上，睥睨天地之間，不受當時之責，永保性命之壽。如是則可以

【作者】

仲長統，字公理，後漢山陽高平人。生於靈帝光和二年（公元一七九年）少好學，性極倜儻，不矜小節，且語默無常，人多稱爲狂生。尚書令荀彧舉爲尚書郎，後參曹操軍事，卒於魏安二十四年（公元二一九年）。

【釋義】

後漢書仲長統傳曰：「每論說古今，及時俗行事，恆發憤歎息，因著論，名曰昌言。案此文卽載昌言，實爲時代之反響。古來才士，無不志在用世，何況公理，迨世不可用，乃退藏作求田問舍之舉，以樂其志，所謂「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與怠廢自甘者不同也。文辭已成駢儷，開出魏晉作風。」

【注釋】

① 隕於舞雩之下，詠歸高堂之上。舞雩，祭天禱雨之處。論語：「風乎舞雩，咏而歸。」按風歌也。歸，

禮為饋饗言歌頌食於高堂之上。與古文給語合。①至人 猶言聖人。莊子「至人無己。」

②商飢 指天地。③南風 尸子「春舞五絃之琴，以歌南風。」

習題

- 一 讀去給所言諸處，不疾不徐，引人入勝，試依次說明之。
- 二 說明樂府詩為時代反響的意義。

五言 前後出塞

杜甫

前出塞九首錄四

○出門日已遠，不受徒旅欺。骨肉恩豈斷，男兒死無時。走馬脫鞵頭，手中挑青絲。麾下萬仞岡，俯身試拳戣。

○磨刀鳴水，水赤刀傷手。欲輕腸斷聲，心緒亂已久。丈夫誓許國，憤惋復何有。功名圖麒麟，戰骨當遠朽。

○挽弓當挽強，用箭須用長。射人先射馬，擒賊先擒王。殺人亦有限，列國自有疆。苟能制侵陵，豈在多殺傷。

○單于寇我邊，百里風塵昏。雄劍四五動，彼軍爲我奔。虜其名王歸，擊頸還繫門。濟身備行列，一勝安足論。

後出塞五首錄二

④男兒生世間，及壯當封侯。戰伐有功業，焉能守舊丘？召集趨門，軍動不可留。千金買馬鞍，百金裝刀頭。圖皇送我行，親戚擁道周。斑白居上列，酒酣進庶羞。少年別有贈，含笑看吳鉤。

⑤朝進東門營，暮上河陽橋。落日照大旗，馬鳴風蕭蕭。平沙列萬幕，部伍各見招。中天懸明月，令嚴夜寂寥。悲筋數聲動，壯士慘不驕。借問大將誰，恐是霍嫖

作

杜詩，字子美，唐襄陽人。天寶末，獻三大靈寢，授京兆府兵曹參軍。祿山亂，肅宗卽位靈武，甫自京師西謁，行在，拜左拾遺，出爲華州司功參軍。安祿山流落劍南，嚴武表爲參軍，工部員外郎。武卒，遊東

蜀往依高麗。隨旋卒，自是數遭寇亂，以舟爲居。來陽令迎歸暑中，一夕而卒。孫嗣業自來陽迎柩歸葬於隱師縣首陽山之麓。甫生當亂離之際，喪年潦倒，凡所遭際，一一形於篇什，故有「詩史」之稱。有邊江都集，傳在唐書二百一。

【附錄】

出塞，陸澄歌曲名。晉書樂志：「出塞入塞曲，李延年造。」晉書曰：「劉琨嘗遊獵鳩墜，賈胡百數欲奪之，琨無懼色，錐箛而吹之，爲胡入塞之聲，以勸其遊卒之思，於是胡皆垂泣而去。」被函京雜記：「戚夫人善歌出塞、入塞、望歸之曲。」則漢高帝時已有之矣。仇光、蘇杜少陵集詳注曰：「漢書：『漢書（共九首）云：是交河，張出塞去赴蒲門，明是兩路出兵，考唐之交河，在伊川西北百里，昔是天寶開，張傳輸征吐蕃事，詩亦嘗作於此時，非追作也。』鮑飲止曰：『天寶十四載三月壬午，張由及、奚、契丹戰於橫水，敗之，故有後出塞五首，爲出兵赴臨陽也。』胡夏容曰：『前後出塞詩題，不言古師而言出塞，師出無名，爲國諱也，可爲詩家命題之法。』此爲五言古詩體，其源始於西漢武李陵之屬答，國是在洋於歐，汗漫於香，至，唐而古，唐初承前代

之聲，陳子昂起而振之。過貞觀之橫流，決開元之正派。李杜王孟，相繼而起。元和以下，遑寧復息。他如扶風歌、五君詠、夏日歌等篇，雖云五言，實爲雜體。

【三】

① 出門日已遠全章 此爲九首之二，敘在邊時輕生自奮之語。上四意決，下截氣猛，軍伍習熟，不受欺於徒侶矣；生死無時，不限計及骨肉矣；旣奮而挑起青絲，下圍而學試拳旅；言時時蹈危地也。

② 磨刀鳴咽水全章 此爲九首之三，中道傷心，而爲自解之詞。水聲觸耳，不覺心亂而手傷，二句乃中上語，後作意外之想，以自寬也。鳴咽，狀隴水之聲。蔡琰胡笳曲：「夜聞隴水兮聲嗚咽。」鮑參蘭名。蘇武傳：「甘露三年，上思股肱之美，因大將軍霍去病等一十八人像於麒麟閣。」③ 挽弓當挽強全章 此爲九首之六，爲當時黷武而蘇也。張綬注：「章意只在擒王一句，上三句皆引與語，下四句中明不必濫殺之故。」④ 單于寇我壘全章 此爲九首之八，見其有敵愾之勇，上四句言隨隨制勝，下欲掃殘邊氛，卽擒王意也。⑤ 男兒生世間全章 此爲後出龜五首之第一章，記應募之事。上八句，從軍者喜於立功，下六句，送別者壯其行色。關門，一統志：「古關門，在今順」

天府蜀州。即今北平德勝門西北，亦曰土城關。吳鉤，吳越春秋：「闔閭命於國中作金鉤，令曰：能爲善鉤者賞百金，有人殺其二子，以血覆金，成二鉤獻之。王曰：何以異於衆鉤？鉤師呼一子名吳鴻，扈稽，我在此，王不知汝之神也。」聲絕於口，兩鉤俱飛着父之胸，吳王大驚，賞之百金。」因朝遼東門營至章。此爲五首之二，記在途之事。上六句，薄暮景事；下六句，夜中情景；上言軍容之整肅，下言軍令之森嚴。河陽，古孟津，後亦曰富平津，跨河有浮橋，即杜預所建。震，劉姚，漢霍去病，初爲劉姚校尉，後爲驃騎大將軍。剽姚，勁疾之貌。



- 一 試用簡語批評杜甫送出塞行各章的風格。
- 二 習作下列詩題： 1. 中國少年行， 2. 壯士行， 3. 投筆書生。

操吳戈兮被犀甲，○車錯轂兮短兵接。旌蔽日兮敵若雲，矢交墜兮士爭先。
○凌余陣兮○躐余行，左騁殪兮○右刃傷。○霾兩輪兮繫四馬，授玉袍兮擊鳴
鼓。天時○憖兮○威靈怒，○嚴殺盡兮秦原盛。以上篇職

出不入兮往不反，平原忽兮路超遠。帶長劍兮挾秦弓，首身離兮心不○懲。
誠旣勇兮又以武，終剛強兮不可凌。身旣死兮神以靈，子魂魄兮爲鬼雄。以上通死

—— 楚 國 ——

屈原

是日，殺國楚人，名平，別處，仕楚爲三閭大夫，懷王重其才，斬尚禮而疏之，乃作離騷。王廣
懷王時，楚信諂諛，屈原於江南，原作漁父辭，以見志，於五月五日自沉汨羅江而死。

【國魂】

國魂，謂死於國事者。按此歌乃祀神之樂歌，由鬼以上諸篇各祀一神，獨此國魂篇性質不同，疑本為獨立詩歌，後人不察，誤入此歌之羣耳。張學文曰：「以忠死，故比國魂。」則屈原自泥之作也。

【國魂】

○車傷 言或車相迫而致受傷也。○凌 犯也。○隨 隨也。○右刃傷 言其右臂馬被刃傷也。○同 同也。○愆 怨也，言天不佑己也。○厥靈 謂鬼神也。○嚴殺 猶言嚴殺而後也。○修 創艾也。猶言死而無悔也。

【國魂】

一 國魂，謂祀神樂歌，而此篇則指為哀祭之作，意義何在？
二 試釋此作為祭體文。

粵以①戊辰之年，②癸亥之月，③大盜移國，金陵瓦解。余乃竄身④荒谷，公
私塗炭，⑤華陽奔命，有去無歸。中興道絕，窮於⑥甲戌三日。⑦哭於鄒亭，三年囚
於別館。⑧天道屬星，物極不反。⑨世變之祖，悲身世，無處求生。⑩袁安之每念干
室，自然流涕。

昔①恒君山之志事，②杜元凱之平生，並有著善，咸能自斂。③潘岳之文彩，
始通家風；④陸機之偉氣，先陳世德。信年始⑤二毛，卽逢喪亂，貌是流離，至於墓
齒。⑥靡歌遂別，志不自勝；⑦隱者相逢，泣將何及。⑧畏南山之雨，忽踐秦庭；⑨讓
東海之濤，遂覆園果。⑩下亭漂泊，⑪高橋羈放。⑫楚歌非取樂之方，⑬魯酒無忘
憂之用。追爲此賦，聊以記言。不無危苦之辭，惟以悲哀爲主。

日暮途遠，人閒何世。將軍一去，大樹飄零。壯士不還，寒風蕭瑟。荆璧
隨柱，受連城而見欺。載書橫階，捧珠梁而不定。鍾儀君子，入就南冠之囚。
季孫行人，留守西河之館。申包胥之頓地，碎之以首。蔡威公之淚盡，加之
血。釣臺移柳，非玉關之可望。華亭鶴唳，豈河橋之可聞。

孫策以天下爲三分，衆纔一旅，項籍用江東之子弟，人惟八千。遂乃分裂山
河，宰割天下。豈有百萬義師，一朝捲甲。芟夷斬伐，如草木焉。江淮無涯岸之
阻，亭壁無藩籬之固。頭會箕歛者，合從締交。鋤耨棘矜者，因利乘便。將非
江表王氣，終於三百年乎？是知并吞六合，不免軼道之災。混一車書，無數平陽
之禍。嗚呼！山岳崩頽，旣履危亡之運。春秋迭代，必有去故之悲。天意人事，可以懷
懣傷心者矣。

流復舟楫路窮，星漢非乘槎可。上風飄道阻，蓬萊無可到之期。窮者欲達其

言勞者須歌其事。○陸士衡聞阮瞻學，是所甘心。○張平子見而隨之，固其宜矣。

——廣子出錄——

【作者】

庾信，字子山，南北朝南齊時人。文章典麗，聲名時稱徐廣。梁元帝時，以右衛將軍使西魏，後留。值明帝武叡並好文學，皆思禮之。累遷驃騎大將軍，國府僚同三司。世宗廢開府，信位雖尊顯，常作鄉關之思，因為哀江南賦以寄意。其辭文富，集六朝之大成，開三唐之各派，於世所傾倒。蓋北遷以後，諸作波瀾老成，不僅以綺麗爲工也。

【題詞】

宋玉招魂結句曰：「魂兮歸來哀江南。」此哀楚國之興亂也。庾信生當梁室之亡，身世尚於宋玉愛本意，取其詞，作哀江南賦，以述悲懷。今錄其賦序，體爲律賦，文工麗無匹。至江南二字，則統稱長江上下游以南，當日梁室所治之地，自建康至於江陵皆是。

【注釋】

①戊辰 梁武帝太清二年。 ②建亥 十月也。 ③大盜 指侯景。景反，襲譙州以至建業。 ④蕞谷 地名。漢魏屬，隴秦江陵。左傳：「莫敢遠於蕞谷。」 ⑤華陽二句 梁元帝承聖三年，信自江陵出使西魏，是年冬，魏隋江陵，信還，留北不歸。華陽指今陝西雒南縣。信使周所必經之地。 ⑥甲戌 承聖三年。 ⑦吳郡亭 羅憲守永安，聞劉禪降晉，乃率所部臨於都亭，哭三日。 ⑧天道二句 歲星十二年一周。物極則反，元帝江陵敗後，竟不能復，故曰不反。 ⑨傳愛 後漢漢陽太守。賊王國韓遂圍漢陽，城中兵少食盡，甚子勸令棄城還鄉，愛曰：「世亂不能養浩然之志，食祿又欲避其難乎？吾行何之，必死於此。」 ⑩袁安二句 後漢袁安為司徒，以天子幼弱，外戚擅權，每朝會進見及與公卿言國家大事，未嘗不喑咽流涕。 ⑪桓君山 後漢桓譚著新論二十九篇，有自序，今佚。 ⑫杜元凱 晉杜預著春秋經傳集解。 ⑬潘岳 晉潘岳著家風詩。 ⑭陸機 晉陸機有風藻通鑑二賦。 ⑮二毛 兩白有二色。左傳：「不擒二毛。」 ⑯燕歌 王褒作燕歌，妙造塞北苦寒之言，元帝多諸文士和之，而最為凄切，及元帝出師，方驗焉。 ⑰楚老 王莽遣使

微與勝不食而死。楚老弱之哭甚哀。子山世居楚地，故多引楚事，自慚身事二姓也。①南由：

句。列女傳：「南由有玄豹，養兩七日而不下食者，欲以澤其毛，而成文章，故藏而遠之。」言其歸

身於國，如玄豹之遠害也。陳應，指陳。申包胥乞師秦庭故事。言將乞師於魏，以復江陵也。②魏

東海二句。孟子：「伯夷避紂，居東海之濱。」此言魏國，已身又仕於周，不能如夷、齊之餓死，而

周山，而竟終周粟，自愧無節義也。③下亭。後漢書：「孔嵩之京師，道宿下亭，盜竊其馬。」④鼻

橋。後漢書郡國志：「閭門內有鼻橋，即漢鼻伯通所居之地，梁鴻賃舂之所。」⑤楚歌。漢感

夫人涕泣，高祖曰：「吾為君楚歌。」戚夫人歎戲流涕。⑥魯酒。楚主酒吏求酒於趙，趙勿與。吏

乃以趙厚酒易魯薄酒，楚遠圍趙邯鄲。⑦將軍二句。漢馮異號大樹將軍，此言已率文武千餘

人營於朱營，及已退，為侯景所獲。⑧壯士二句。荆軻赴秦，至易水，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

壯士一去兮不復還。」⑨荆璧二句。言聘於魏，不能如蔣相如之不見欺於秦，而完璧以歸，隨

也。⑩戰書二句。言不能如毛遂脅楚王以定從也。珠璣以燈牛耳，盟時用之。⑪鍾饒二句

楚鍾饒困於南，拒文以其冠脅冠曰：「楚囚，君子也。」重為之禮而歸之。子山本楚人，故以自況。

⑫季孫二句。言已出沒於魏秦間，如魯季孫之被留於晉，函河之館也。⑬申包胥二句。楚申

包胥乞師，七日不飲食，哀公爲之賦無衣，遂出師。○蔡成公二句 說苑：「蔡成公闚門而

泣，三日三夜，哀公面縛之以血，曰：吾國且亡。」言使魏之後，江陵遭兵革，無處求救也。○釣台二

句 陶侃爲武昌，深詣釣種樹，又嘗遣軍於釣台，子山嘗爲鄂州別駕，論水戰事，爲梁武帝所賞，

以陶侃爲上，及出國使，不返，又以莊超自沈，言莊超駐西域，雖年邁，遼遠，已乃不能如超之

生入玉門關，爲可悲也。○亭亭二句 晉陸機嘗共遊華亭十餘年，及機兵敗於河橋，爲盧

所虜，誅，臨刑，歎曰：「欲聞華亭鶴唳，可復得乎？」○百萬二句 侯景反，梁巨如王質，駐魏

隨，兵甚衆，魏歸百萬，皆散走。○委夷二句 侯景戒諸將曰：「破柵平城，當盡殺之。」故諸將

畏勝，專以委勤爲事。○會會會會 謂青稅也。漢書：「家家入頭魚出錢，以錢效之。」○劔

練券 經，券，田器也。敵，戮之。券，誓，請，多，挺之犯。言平民用田器爲軍器，舉起謀叛也。見賈誼過

秦論上篇。○江表二句 魏志：「東晉有天子氣。」其後自吳孫氏至東晉宋齊梁，以

迄梁敬帝，凡一百一十二年。○三三三三 漢書：「三三三三。」

而之，發於江陵，江陵之流於海，二臣之流於江。○士節七 國書：「入格，能作三都賦，

而在水冲作之，無事天等，之在江陵。」○五子句 在江陵，無事天等，之在江陵之改更。

造紙、平字、節、張、論

四、

- 一 按歐文方法，有對假，用真，錄字，音韻等，試用庚信哀江甫或存為資料，作研究報告。
- 二 試作滾清湯一首，文隨不拘。

文體論

(无題)

文體之繁，參讀三義：一曰體裁，如詩、辭、賦、體等是；二曰體式，如律、駢、體、散體等是；三曰體性，如稱體、雅體、綺體等是。三者俱稱文體，流俗不察，遂復專名與公名之分。茲篇明析義界，以詔初學。

一 體裁

體裁之分，大抵古代繁碎，而近代簡括。古代分體，始於文選三十七體及文心雕龍二十一體，以為代表，製表如下：

支	選	三	十	七	體	文	心	雕	龍	二	十	一	體	劉師培說
(三)賦						(一)賦								
(三)詩(110)辭						(1)詩								
(三)詩(樂府)						(三)樂府								

(一)賦(二)序(互見論下)	(四)賦
(二)頌(三)贊	(五)頌贊
(三)哀策(二八)祭文	(六)祝盟
(二九)箴(三〇)銘	(七)銘箴
(三一)誄(三三)碑文(三四)墓誌	(八)誄碑
(三二)哀(互見祝下)(三七)弔文	(九)哀弔
(四)七(二八)對問(二九)證論(二八)連珠	(一〇)雜文
	(一一)諧議
	(一二)史傳
	(一三)諸子
(三)史略(二)史述贊(互見) 論下(三)論(二)上書	(一四)論說

支

(五)詞(七)用(七)令(八)數(九)文	(一五)韻策
(一七)數	(一六)數形
(二四)符命	(一七)詩碑
(一〇)表(一一)上管 <small>五五</small>	(一八)章表
(一一)書(一二)書	(一九)奏啓
(一四)書(一五)書(一七)書 <small>五五</small>	(二〇)檄書
(二五)符券	(二一)書記

等

(附註) 文章之類，六朝以後，備以文章區分，體裁各異，附錄於國先生書。

國文類之十七種，皆古已有之，如「文」等，亦有就事命德者，例如「符命」「爵」等，亦皆古已有之。所謂「文」者，古之可文，今之可讀，(維文)謂文選別為難體，亦

(9) 雜記	典志	領記	載
		匯之	

論即以辨選分體言之，其詞賦一體，能括盡蕭選騷賦、七對問、設論、連珠、符命、七體，前疏後密，顯然可見。茲就辨選各體名號，附以會鈔及其他各家之說，擇述如左：

(1) 論辨體 衆論有二義：其一，論，倫也，蓋有排比之義；其二，論，議也，則有論斷之義。二者義本相成，蓋先排比事實，列舉無遺，而後施以論斷，定其次第，於論理甚顯也。辨者，判別也，主于別是非，明異同，若別黑白。此辨之本義也。曾氏謂：凡諸子因篇曰訓，曰覽，古文家曰論，曰辨，曰說，曰解，曰原，皆屬此體。辨選又以伯夷列入此體，姚永漢謂其名異實同，且未用韻，與諸家之類不同，故也。

(2) 序跋體 王兆芳云：「敘，通序，次第也，緒，通緒也，述也，述書篇之意，或古或今，或人或己，而次厥端緒也。」漢古人敘序，今經書末，蓋全書撰畢，歸納數語，令讀者瞭然也。後世以序居前，為介紹詞之用，或以編末者為終序，亦謂之序尾，或謂之書後，而通常恆約稱為跋。曾氏舉禮記之冠義

皆爲此體之原。又謂：凡序、跋、引、題、讀、傳、注、箋、疏、說、解，皆屬此體。今奎現代通行之導言、卷首語、前後跋，亦並此體之異稱。

(3) 奏議體 王兆芳云：「奏者，上達也，上書奏進，古敷奏以言之變也。講君語也，謀也，謀專之語也。」
潘氏謂：凡書（指上書），疏、議、奏、表、劄子、封事、彈章、牋、對策，皆屬此體。蘇永樸謂：檄以後有狀，宋以後又有劄子，近世有題本，有奏本，有附片，名異體同。

(4) 書說體 劉勰云：「書者，舒也。舒布其言，陳之簡牘。」又云：「說之樞要，必使時利而義貞，進有美於成務，退無阻於榮身，自非譎敵，則惟忠與信，披肝膽以獻主，飛文敏以濟辭，此說之本也。」
潘氏謂：凡書、啓、移、牘、簡、刀筆、帖，皆屬此體。案此體與奏議體性質甚似，惟奏議爲以下對上之體，此則爲平行之文，故名稱有別。魏肅云：「戰國說士說其時主，當委質爲臣，則入之奏議，其已去國或說異國之君，則入此類。」意甚分明。

(5) 贈序體 案古代贈人以言，實爲後世贈序之權輿。宋世蘇明允之父名序，故蘇氏諱序，或曰引，或曰序，皆此體也。近人頗議此體名稱之不當立，謂贈序之有詩歌者，則贈序爲詩歌之附屬，亦不能另建名稱，而贈序之無詩歌者，但以敘述立意，其實與書說同體，不必別立一名也。

文家修造宮室，有記遊覽山水有記，以及記器物記蹟事皆是。案曾鈔於雜記類外，又列以敘記體及興志體。其言曰：「敘記所以記事者，經如書之武城金縢廟命，左傳記大戰，記會盟，及全經書需事之書，通經法左傳，亦記事之書也。後世古文如平淮西碑等，然不多見。興志所以記感興者，經如周禮儀禮全書，禮記之王制，月令，明堂位，孟子之北宮，鐘鼎，皆是。史記之八書，漢書之十志，及三禮，皆興章之書也。後世古文如趙公救苗記是。然不多見。」案曾氏所列三體，以今語釋之，則雜記爲記事文，以記述靜態爲主，偏於空間的。凡事物之狀態，性質，效用等，皆此體之所專也。敘記爲敘事文，以記敘動態爲主，偏於時間的。凡事物之動作及變化等，皆此體所有專也。興志則表解之類，本不足與於文事，曾氏殆過求詳備耳。

(10) 廣名遺 詞釋云：「廣者，廣以攻疾防患，喻破石也。銘者，名也。觀器必也正名，器用貴乎盛德。」曾鈔則以爲銘統雜詞賦體。

(11) 頌贊體 詞釋云：「頌者，容也，所以美盛德而述形容也。贊者，闡言以明事，嗟歎以助辭也。」曾鈔則以頌贊亦統雜詞賦體。

(12) 詞類體 王冕芳云：「辭者，本字作詞，言內而言外也，詞也。詞類曰：『令撰善言，相續屬也。』湯

曰：「聖人之情見乎辭。」凡文皆有詞，其韻文無主名者，專曰詞，主于言語詞績，宣意述情，源出
越人離別相去辭，（見吳越春秋）流有楚辭，晉夏侯湛征遺辭，梁江淹雜詞，及漢風、秋風、文選、列辭。○劉勰云：「賦者，鋪采摛文，體物寫志也。」案詞賦二稱，後世已混言不別，考楚人
如屈宋諸人，均擅辭令，又其文雜楚聲，音韻清切，故王逸集稱爲楚辭，而漢書藝文志則逕稱
屈宋諸人之作曰賦，又稱其作賦以風，有側隱古詩之義焉。然則稱以賦者，蓋溯源而言，又頗符
體勢繁張之旨。目以詞者，蓋從實而言，則兼有辭令聲韻之意。言非一端，義各有當也。曾氏謂賦、
辭、騷、七，設論、符命、頌、贊、箴、銘、歌等，並屬此體。然以魏、晉設辭無事實爲辭賦之義按之，似頌、贊、箴、
銘等體，仍宜別出。

(13) 哀祭體 ○劉勰云：「哀者，依也。悲實依心，故曰哀也。哀辭大體，情主於痛傷，而辭窮乎愛惜，必使
情往會悲，文亦引泣，乃其貴耳。」又云：「禮之祭祀，專止告饗，而中代祭文，兼贖言行，祭而兼贖，
蓋引神而作也。凡祈禱之式，必誠以敬，祭奠之禮，宜恭且哀。班固之祀濂山，荀爽之誠敬也，潘岳
之祭庾婦，奠祭之恭哀也，舉彙而求，昭然可鑒矣。」晉氏謂祭文、弔文、哀辭、誌、告祭、祝文、願文、招
魂等，皆屬此體。

二 體式

文章體式，有駢體，有散體，又有駢散不分體。中國歷代文人，主駢體者，必斥散體；主散體者，亦必斥駢體。而持調和論者，則主駢散不分。大抵入主出奴，是丹非素，毫無定論。茲則深求各體根據之所在，爲比較客觀之探討，論次如左：

(1) 駢體 駢體成立之理，可分三點述之。一曰求文章與對象相稱。劉勰云：「造化賦形，支體必雙。」蓋宇宙間種種牝牡雌雄男女現象，莫非相偶。即山水之位置，天地之名稱，亦莫不具有對待之意義，故發之於文，自然成對。二曰求單音字之妥協。吾國文字，一字一音，若一句之中，字數畸零，則散而不整，諷誦維艱。故必求句字之勻稱，以謀結構之穩健。三曰由於聯想作用。今人范文瀾云：「原屬辭之起，出於人心之能聯想。既思雲從龍，類及風從虎。既思西伯幽而演易，類及周且顯而制禮。正反聯想，取類相從，記憶既熟，諷誦易熟，此所以多用麗語也。」然則駢體之文，以原則言之，確極合理，未可執其流弊，竟主廢用也。

(2) 散體 行文之道，有以回互激射之法施之者，是爲散體。包世臣曰：「整換繁複者，回互之專類。」

逆集散者，散射之事。鑿鑿者，爲其立說之不足聳聽也，故整之使高。爲其抒議之未能折服也，故換之使滿。高則其苦也酸，滿則其發也決。得之則蹈厲風發，失之則樸檝遠落。繁複者，與鑿拔相需而成，爾爲用尤廣。比之詩人，則長言歌歎之流也。文家之所以極情盡趣，茂豫發越也。顧逆之於文，如奇正之於攻守也，文勢之振，在於用逆；文氣之厚，在於用順。集散者，或以振綱領，或以開紐，或奇特形於比附，或指歸示於牽連，或錯出以表全神，或補遺以完風裁。是故集則有勢有事，散則有縱有橫。此論散體各種表現法，大抵皆以奇變之伎術，增文勢之壯盛。避一切板滯凝重之弊，而表極靈軼蕩之趣。故散體運用之多變，固駢體爲甚。蓋駢易整，散易變，各有成立之理也。

(3) 駢散不分體。不分駢散體者，謂篇中得兼有駢體散體也。蓋文純以駢行，則未免失之於流，純以駢行，又未免失之於板，補救流板之病，調劑駢散之法，宜莫如兼用互資者矣。劉勰云：「碌碌屬辭，則昏眩耳目，迭用奇偶，節以藻佩，乃其貴耳。」然則運用自然，不拘駢散，本交錯象文之旨，以消兩家之畛紉，或亦一道也。

二 體性

體性之稱，即指文章風格。古者稱體氣或風氣或風趣者，皆體性一名之異稱也。劉勰文心雕龍特體性篇，析論八體。而日本遍照金剛文鏡秘府論又括爲六體，言簡意該，體述如下：

(1) 博雅體 博雅者，模範經誥，褒述功業，而以頌論爲其標。蓋頌明功業，論陳名理，體貴於弘，故事宜博，理歸於正，故言必雅也。

(2) 清典體 清典者，敷情宣節，義明言正，而以銘贊居其極。蓋銘頌器物，贊述功績，皆限以四言，分有定準，言不流遁，故聲必清，體不詭雜，故辭必典也。

(3) 綺靡體 綺靡者，文章交映，光彩旁發，而以詩賦表其華。蓋詩兼聲色，賦兼物象，故言資綺靡，而文極華靡。

(4) 宏壯體 宏壯者，恢張闡發，縱氣揚聲，而以詔檄表其鬱。蓋詔陳王命，檄發軍容，宏則可以及遠，壯則可以威物。

(5) 要約體 要約者，指專述心，微而能顯，而以表啓擅其能。蓋表以陳事，啓以述心，皆施之尊重，須

加肅敬，故言在於要，而理歸於約。

(6) 切至體。切至者，言唯折中，情必曲盡，而以爲誅得其實。蓋箴陳戒約，誅述哀憐，故義管感，言重切至也。

以上於各種體性，釋其函義，並徵以體裁與體性之關係，各有適用，不能相強。苟易其說，以綺靡施之頌，或銘辭，或以切至要約施之詔檄，則於體大乖，不可不察也。然亦有可以互通者，如要約切至，未嘗不可施諸論贊；宏壯清典，未嘗不可施諸詩賦。是亦所謂言非一端可盡也。茲就各體，略舉數例，以資印證。

(1) 博雅例。如唐尚典引，潘勗對魏公九錫文；

(2) 清典例。如張衡對魏，袁宏對劉，范曄後漢光武紀贊；

(3) 綺麗例。如魏謝文帝對楊柳，廣信春賦；

(4) 宏壯例。如曹簡白馬篇，陳琳爲袁紹檄孫；

(5) 要約例。如賈誼秦論，李密陳情表；

(6) 切至例。如漢饒歌上邪曲，潘岳馬游春賦。

本篇重要取資各書，略錄如左：

誼家心古文詞通義

鄭石碧文選所載文體（北大講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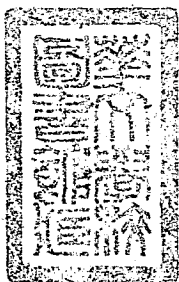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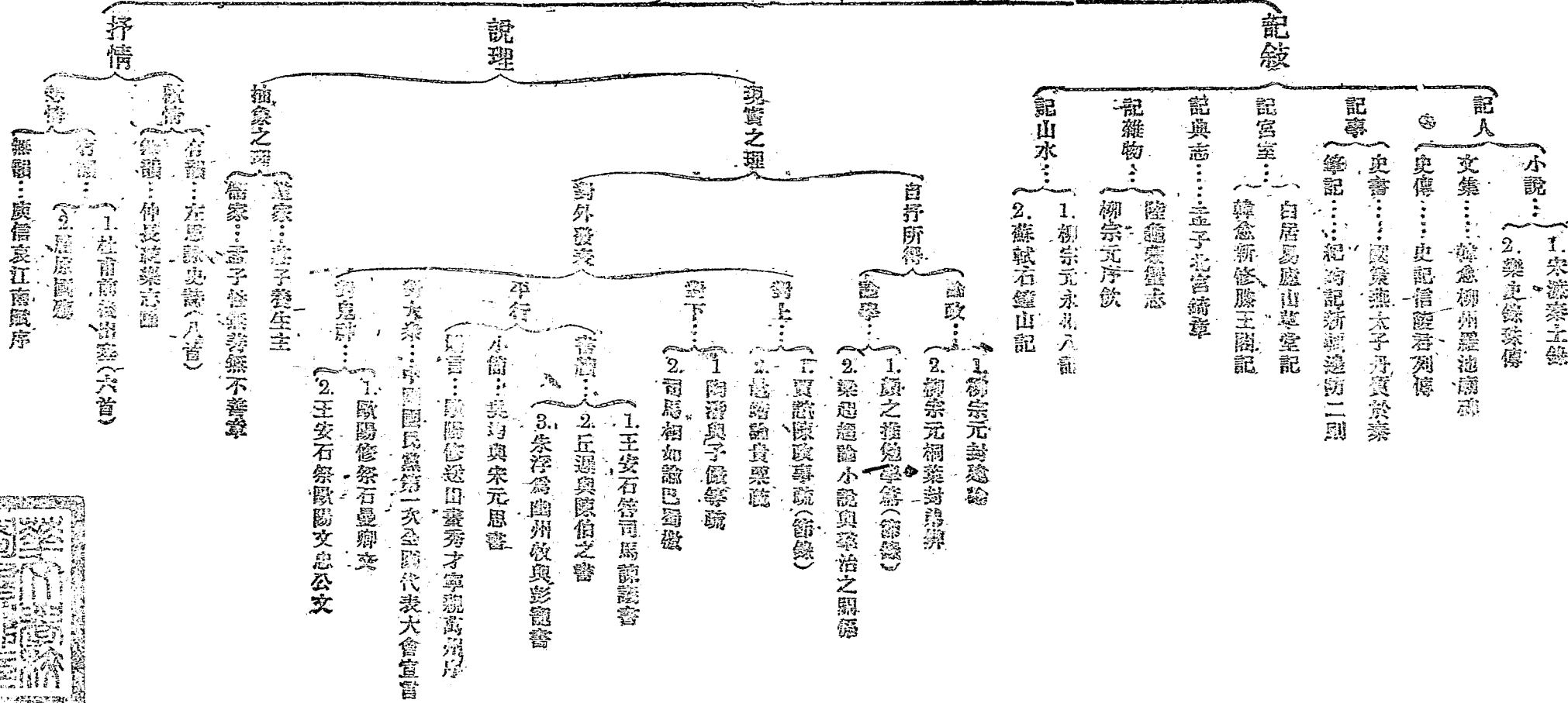
許文雨國文修辭學（暨大講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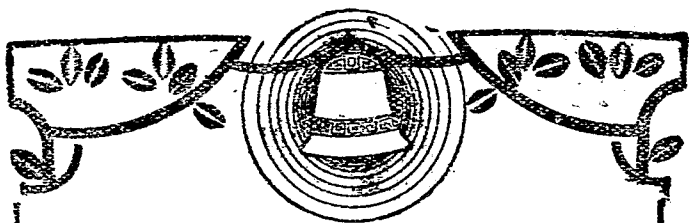
日本瀧照金剛文鏡秘府論（古鈔本）

日本島村瀧太郎美辭學

文體表解及其篇例

文體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九月滬一版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十一月平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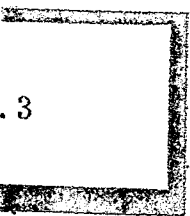
高中國文

第二冊 定價國幣壹元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發	印	發	選	校	主
行	刷	行	注	訂	編
所	所	人	者	者	者
正	正	吳	許	葉	汪
中	中			葉	葉
書	書	秉	夢	湖	懋
局	局	常	因	中	祖
				儉	儉

(161)



1.00